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



罗章龙 编著



目 录

重版序言	(1)
序	(5)
第一章 京汉工人的狂飙运动	(10)
第二章 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20)
第三章 如火如荼的京汉路各站鏖战情形	(29)
长辛店 郑州 江岸 其他各站	
第四章 惨杀以后	(56)
第五章 六路及京沪武汉工团援助纪略	(65)
正太路 津浦路 道清路 京奉路 京绥路 粤汉路	
武汉方面 上海方面	
第六章 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88)
女高师西南各校联合大会会议情形 北大东北各校	
联合大会会议之情形	
第七章 献媚军阀的北政府及奸商	(103)
第八章 全国一致不平鸣	(111)
第九章 国会方面的调解	(173)
第十章 结论	(181)

死伤表.....	(189)
第三共产国际拥护中国铁路工人宣言.....	(195)
后序.....	(197)
回忆“二七”大罢工.....	罗章龙(202)

重 版 序 言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是记载当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的书，也是一个重要的革命历史文献。

“二七”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一次跃登世界革命舞台的伟大的斗争。这里，首先让我们回忆一下《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的撰写经过。

先是一九二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我综合京汉全路各站报告，写成《二七大屠杀经过》一文，于同月二十七日在《向导》二十期上刊出。但此文限于篇幅，未能将事变因果和过程完全记载下来。旋接中央来信，嘱编一书，详纪始末，于是乃动手编写。

在“二七”后的二、三个星期，曾由长辛店支部和北京大学支部组织力量，到“二七”罢工沿线，收集资料和照片。一九二三年三月初开始整理，起初因为材料太多，后乃加以精简，着手写定，至三月下旬乃告完成。

开始动笔时在北京高师宿舍，后因环境复杂，敌人眼线很多，工作未便，乃在沙滩附近骑河楼临时找了一间小房子继续写作，由李梅羹助理缮校诸事。当时天寒无炉火，二人用芦花败絮裹腿，盘坐在土炕上，呵冻挥毫，日夜不辍，边写边印。

书成后，由我用文虎笔名写了自序，高尚德用笔名君宇写了一篇后序。

当时，市面上找不到印刷的地方，后经北大印刷厂工人党小组想办法，由他们全包下来。

由于印刷工人不多，而且都是业余的劳动，人手不齐，于是我们两个支部的同志们都帮助排字、拚版，摇车、印刷和装订。所以这本书完全是党团员同志们自己亲自劳动印刷出来的，对我们支部也是一次锻炼，使我们学会了从组稿到排字、拚版、印刷的全部工序。

全书的排印和封面设计悉由刘伯青同志负责。他是四川人，北大学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兼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秘书，北方区委宣传部工作人员。封面因陈旧不清，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重新设计。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于一九二三年三月

底在北京初版，印五千册，后改由广州复印多次，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分区发行。前后共印十五次，发行量十五万册，畅销南北，远及日本、南洋各地，影响深远！

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季刊（一九二三年六月出版）对于《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刊出下列一段文字：

“二月七日，京汉铁路工人的惨杀事件不仅为中国劳动运动史上一件大事，而且是民权运动史上一件大事。发踪指示的不仅为直系军阀吴佩孚，而且有外国侵略者。他们意图遏制中国劳动界的新兴势力！”

“此书记载详明，分析精到，一字一句，可歌可泣，凡留心中国新兴势力发展的人，皆不可不人手一篇。”

伟大的“二七”革命运动，距今已历五十八年，在此悠长岁月中，由于年堙代远，革命史迹沈霾昏垫。《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从三十年代起已被列为禁书，十年动乱期间禁止流通。打倒“四人帮”后，海宇重光，拨乱反正，这一革命文献始得与读者重获见面。

在重版过程中，蒙河南人民出版社大力支

持，并深受有关部门热忱赞助，中国革命博物馆和长辛店机车厂在提供资料文献诸方面予以种种便利，谨此致谢！

又此次重印，原书内容悉未改动，本书原名为《京汉工人流血记》，为了名实一致，现改为《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原书在各章后面附有革命导师语录、诗歌，为节约篇幅，此次重版未排进去。由于时间匆促，未及细校，书中错误与不当之处所在多有，敬希读者指正！

罗章龙（文虎） 一九八一年春节

“二七”罢工五十八周年纪念日，于北京，时年八十五岁。

序

这次京汉路二万多工人因争开会的自由举行总同盟罢工，大招军阀的嫉忌，致演出二月七日的大惨剧，凡是稍具常识的人没有一个不说是民国成立以来极重大的事变；凡有血气的人也没有一个不愤懑填膺的。但是社会上知道此事底细的人却是很少，因为：第一，在罢工期内万恶的北政府禁止此项消息的传播；第二，洋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资本家走狗所办的报纸及通讯社等，故意登载些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的新闻，冀以扰乱社会的视听；此外更有一派糊涂可笑的记者，疑心此事是为所谓政争内幕的一幕，恐为他人作宣传，不愿意忠实的登载。——因此，社会一般人士竟不能对于社会这样严重的事变，得到一种正确明瞭的印象。我们对于前二项原因，自然是认为当然的；对于后项的“记者”也只有怜悯他们无知识；倒是“二七”大牺牲的事实，本社同人至今不能向社会作个忠实的报告，这是我们日夜不安的。

本社同人于役劳动运动，前后三年，本想将

这回事变的详细情形，乘此机会，尽情的说出来，但是后来因为各地详细报告尚未寄到，而又限于时间和经济，不能尽量编入，才决定先行出这个小册子。所以论到这本小册子所介绍的材料，未必便能满读者的意，但是那些被军阀与帝国主义摧残和蹂躏的资料，吾人天天处处耳闻目见，不啻千万，何待陈述？所以我们愿读者记取的倒是应该注意这些材料所代表的真意义和价值，这又是我们引以自恕的。

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事实，决不是偶然发生的。这回二月七日的事，可说并不是发于京汉路的二万余工人，他不是兆于二月一日郑州禁止开会，更不是单为着京汉总工会所提出的几个简单条件——我们如果稍加思索，便能知道二七事变，至少也包含了下列的几个蕴义：

中国自辛亥运动以来，政象纷变，元恶巨憝。迭为起伏，遂形成现在割据的封建政治。封建政治的基础是建筑在黑暗的暴力上面，他们盘据疆土，瓜分政权，霸占铁路（现在北方铁路已是曹锟，吴佩孚的家产，关外的铁路是张作霖的私有物），他的表现是与任何进步的思想相反对的，代表这个态度便是荒谬的北洋正统观念！他们反对约法，

反对民主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反对一切的民众进步的思想。无论那一个贼目当政，都是取同样的态度。今京汉路工人的团体既是民众觉悟的组织，京汉工人所争的既是约法的自由，这均是他们暗黑暴力的劲敌，北洋正统迷梦的仇雠，所以我们知道就使没有二月一日的事，他们也是要图谋倾陷的，因为他们卧榻之侧决不容有觉悟的群众的团体和活动。从这一点看来，二七事变是国民直接与军阀抗争，是封建暴力与光明的势力抗争，是被支配者与支配者抗争。

然而，同时我们又知道，这种封建式军阀的存在和兴盛，是全仗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扶植的。除去现在的苏俄而外，无论英法日美……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资本帝国主义的政府。他们的基础建设在资本主义制度上面，他们的表现便是经济侵略政策，他们利用中国有卖国丧权的政府，做他们忠实的走狗。利用中国常在内争之中，而不能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以便销售他们的洋货，榨取中国的财源。他们为种种自利起见；于是一面供给军阀枪械子弹，高利借款供给军阀饷源，间接的来压迫中国民族；一面又管理税源，开设银行，发行纸币，安设驻防军警兵舰直接的来压

迫中国人民。在这种设施之下，他们几乎无时无刻不伙同他们所豢养的军阀政府，来妨碍民众的觉悟，禁止民众的团结；其所取的态度和方法是比较国内军阀更狠毒的。所以这次京汉工人的举动发生，东交民巷的公使团——即北京政府的太上政府——便严厉的训诫北庭要他严厉处置。由此，我们便可以知道二七事变是中国的劳动者与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抗争的表现，是中国民众受外国酷虐侵略后的一种反映。京汉流血的工人便是开始进攻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先锋。

我们断定工人们的运动反对国内的军阀是直接的形式，反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政府是联带的结果。他们进攻的失望，虽然这般的沉痛，但是他们运动的意义却是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明白无比的一一所以二七惨变实在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上阶级斗争的一段。大家必须在这个沉痛记载上去体认阶级斗争的真意义。

最后，如果我们相信中国将永远沉沦，世界人类将必归毁灭，现在就不必多说。要是我们尚有一点为中国民族求自拔，为世界人类谋拯救的意念，我们便应当不迟疑的实行内与封建式的军阀外与资本式的帝国主义作战，我们便应当谋中

国民族的革命和世界民族的革命。但是这般伟大的事业，在中国究属那一个阶级负担，自来有许多学者教授们是很怀疑的。他们的意思：中国劳动者的能力和意识远在西欧诸国劳动者之下，决不能担这般重大的干系，所以，近年来有许多革命的青年投身劳动运动，他们见着总以为是愚公移山的笨举动；此外有班堕落的人们满存着传统的鄙夷劳动者的成见，那就更不消说了。自二七事变以来，却表示了中国劳动者的伟大能干和魄力，证明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的革命——甚至于世界革命的责任。这不能不说是惨淡无光的旧社会中得到了一度新的兴奋。从此中国全体劳动者的脑筋里也加了一种新鲜的印象，将自然而然的向革命的趋向进行了。

至于革命的青年们对于这次惨变，本当无所用其留恋，也无所用其悲哀，更无所谓失望，霎时起灭的报仇雪恨的浪漫心情尤不是真正革命者唯一的态度。我们唯知道以后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责任，是永远在无产阶级的仔肩上，大家只有前仆后继的在此革命长流中涌进，最后的成功，终归于最后努力的人！

一九二三年三月序于北京骑河楼旅次

第一章 京汉工人的狂飙运动

年来中国的劳动运动，风起云蒸，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就中尤以铁路工人有长足的进步。这里面原因虽多，但举其最重要的，不过下列两项：第一，中外国民受中国官僚军阀奸商的多层压迫，闹得鸡犬不宁，民生凋弊，劳动界直接感受的痛苦更深且大，自然容易觉悟，起而团结谋自身的捍卫。第二，年来文化运动打破数千年桎梏人性的枷锁，一般进步的青年目击腐败的社会无法挽救，以暴易暴的旧式革命，更不能建设理想中的国家，知非彻底改造不可，而彻底改造的方法，舍唤醒劳动群众，引导他们到革命的战线掌握政权不可，故有许多少年都颇牺牲一切，努力他们理想中的事业，劳动界得此厚援，其势更张，组织也就较为容易了。这样简单的情境本来也是很平常的，旷观先进各国社会运动，莫不如此，虽其间进展程度，成功先后各有不同，但据唯物史观的观察，他们努力的最后，毕竟是会一致的。所以我们必须

首先懂得这简单的观念，才能明白这次京汉流血的意义——换一句话说才能读这一本小册子。京汉路工会运动由北而南，兆端于民国十年一月一日，这正是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成立的第一日。时该校在北京政府严密监视之下，以教育劳动者入手，兼营组织的运动，中经无数艰苦，度了许多的难关，一一与军阀官僚战，与路局战，与旧社会抗争，甚至与同阶级的通敌者抗争，直到十年下期才成立工人俱乐部，从此本路各站先后成立，十一年四月九日即在长辛店俱乐部发起全路总工会的筹备会，声容甚壮，计到代表十四站团体，一连会议三日，才将全路分团作一次的划一整饬，确定了京汉路总工会的雏形。八月十一日复召集代表在郑州作第二次的会议，更将内容重新决定，同月二十四日，复由辛店发起全路总同盟罢工，作第一次经济的奋斗，全路一致响应，支持二日，卒能屈服路局，承认九条件，此番罢工胜利结果，不消说自然是给了全国工人无限的兴奋，数千年麻痹自卑的劳动者到此昂扬自负起来了，总工会也就无形中得了一种权威了。

〔附录〕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罢工后全体工人宣言：

全国工友、兄弟、父老、姊妹们！我们二十四日的宣言，想你们一定看见了。自从那一个宣言发出后，我们就全体罢工，罢工的消息传出，迭经与路局会商，均无结果。於是他们又派军队到长辛店。他们要借兵队胁服我们，我们虽是手无寸铁，不过因为此次罢工并不是为长辛店一个地方，我们所争的利益是普遍於全路的，所以我们不敢多所畏缩，不敢不振起精神，来对付这武装的压迫者！经过这一番顽强抵抗的结果，居然使路局承认了我们所提出的几项要求。关于第一条，承认将郭福祥开革，余人查实撤革。第二条，承认俱乐部可以荐人。第三条，承认第一段从九月起，第二段从十月起，第三段从十一月起工人每日加薪一毛。第四条，短牌换长牌，承认从九月起，凡过二年者一律改为长牌。第五条，承认司机工薪凡递晋至最高工薪即为头等工资。第六条，承认凡直奉战争开车升火工人已催机务处开单候奖。第七条，承认北京、琉璃河、高碑店

等处飭工务处盖立官房，以便开车工人休息。第八条，承认长辛店酌筑休息官房。第九条，工人因公受伤者，在患病期间不得扣薪；并承认罢工期内不扣薪。对于路局此种答复，我们自然不认为十二分的满意。但是自从我们宣布罢工之后，最善假借的失意政客先生和最善挑拨的无聊新闻记者，把我们最清白极简单的改善待遇的经济罢工，牵引到政潮混水中，硬要说我们罢工是因为哪一个交通总长，是反对哪一个铁路当局，我们恐怕夜长梦多，以我们几千人的罢工作他们政治阴谋的工具。所以适可而止。不过此次罢工结果虽不能十分满意。但仍与吾人以未来的兴奋，我们现在姑让一步，而宣告上工。我们自二十六日起正式开工。

最后声明一句，我们由这次罢工所得的利益，均是我们亲爱的同业们万众一心得来的。郑州以北截至二十五止全体同情罢工，这是我们极应感谢的。同时我们也得出许多的教训：第一，一定要有反抗武力的决心；第二，要谨防政客的扒手。中国的劳动运动正在起始，资本家、军阀派的压迫大部仍是存在，我们将来的奋斗长着呢！全国工友，赶快武装起来，我们要联合的加入战

团，冲他们的第二道战线。兄弟、父老、姊妹们！军阀、资本家的压制并不是只加诸劳动者的身上。你们还要俯首的忍受吗？我们很希望你们加入我们的队伍中，组织起联合的战线来，以炮陷他们的中坚！工友们、兄弟、父老、姊妹！时间到了。光明就在我们的奋斗中！起！起！我们要急起继续不断的前进。

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

但是自军阀方面看来，京汉全路已是直系军阀的私产，工人的进步，便是他们的隐患，他们的骄奢淫逸繁华靡费的生活，均是建筑在千千万万劳动群众的血泪和骷髅冢上。今见劳动者觉悟起来，自然是使他们寝不安席的。起初他们还预存蒙昧劳动者的成见，戴上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意在欺骗劳工，去拥戴他们，所以创设劳工局咧，赞成劳动立法咧，均不断的出自那班军阀官僚的臭口中，无奈这些奸谋，均被劳动的阶级观念所烛破，对于他们只有冷嘲热骂，並沒有给他们以丝毫的好感，军阀官僚们至此遂更加嫉妒劳动者了。于是他们千方百计安排无限狠毒的机关和陷阱，存心要将这二万余有组织的劳动者一网打尽，暗幕中指挥最力的人便是吴佩孚、曹錕、

赵继贤、萧耀南等为之代表。

本年一月五日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会议复在郑州开会，尔时全路纪律均已一致。即该地前此有一部分稍持异议的百数十工人所组织的传习所亦悉数加入总工会，将原有团体名称取消，至是京汉总工会统一之局完全告成，总工会宪法亦于此际草定，遂决定二月一日正式举行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此际在工人方面发扬蹈励，人人以建设模范工会，为全国劳动界的表率自任，而军阀方面的猛烈进攻，亦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附录〕

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

第一章宗旨：第一条，本会定名为京汉铁路工会。第二条，本会的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的争端；（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关系。第三条，本会地址设郑州，于长辛店，江岸，设总工会办事处，总工会及其办事处的地址，

得由执行委员会随时议决迁移之。第二章会员：
第四条，凡京汉铁路工人，不分司机、升火、机匠、学徒、小工等名目；不分车务、工务、机务等职务；也不分老少、地域、国籍的差别；只要赞成本会宗旨，遵守章程，缴纳会费、服从本会及所在地分会命令者，皆得为本会会员。第五条，凡京汉铁路的下级员司，欲加入本会者，须得两个工人会员的介绍及所在地分会执行委员会通过。第六条，凡真实热心赞助本会的人，在某站分会执行委员会的通过或经总工会执行委员会的直接认可，均得为本会名誉会员。第七条，本会会员之权利如下：（一）会员对于本会有发言权、表决权、选举和被选举权；（二）由本会谋得一切利益，本会会员均有享受之权；（三）会员得享本会一切教育机关（如学校，演讲，书籍报纸等），经济机关（如消费合作社等），娱乐机关（如音乐戏剧等）所规定之应有权利；（四）本会会员有享受本会的补助权。第八条，本会会员之义务如下：（一）有必须遵守本会章程、规约及各种议决之义务；（二）有尽力拥护本会，为本会尽忠服务之义务；（三）有受执行委员会之委托，办理本会各种事务之义务；（四）有缴纳会费及捐助本

会的义务。第九条，名誉会员与会员有同等义务，但只有发言权。第三章组织：第十条，每站或数站联合有工人五十人者举代表一人，每增五十人者加举代表一人，组织全路代表大会，每年由本会执行委员会定期召集开会一次，遇特别事件发生，得由执行委员会召集临时代表大会。第十一条，每次代表大会，举定十五人组织执行委员会，每四个月由委员会召集开会一次并得开临时会。第十二条，由执行委员会互举正委员长一人，副委员长二人，任期一年，但随时得由执行委员会改选之。第十三条，由执行委员会派定干事若干人，组织干事局，设总干事一人，其余干事分作秘书、调查、庶务、教育、交际、等科办事。第十四条，凡人数满一百人的车站，须组织分会，名曰京汉铁路总工会某站分会。凡人数不满一百人者，举出代表，加入临近的车站的分会，设立执行委员会。其组织法，由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另行审定之。第四章职权：第十五条，本会代表大会，为本会最高机关，审议本会预算及决算案及一切重大进行事件。第十六条，在两代表大会之间，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其职权如下：（一）决定预算案；（二）执行大会议决事件；（三）决定代表大会未决定

一切的问题；（四）征收会费；（五）议决对外交涉事件；（六）帮助全国铁路工人和全国工人组织工会。第十七条，正副委员长常住总工会所在地，代表本会，总理本会经济及一切事务，执行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议决案。第十八条，干事局受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命令，办理一切事务。第十九条，各分会执行委员会执行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和执行委员长的命令，办理本会所在地一切事件。第五章规约：第二十条，凡执行全路罢工事，必须执行委员会的议决，全体会员过半数通过，才能举行。第二十一条，下级机关须服从上级机关的命令，如不服从时，得令其改组。第二十二条，某分会反对委员长时，由执行委员会判决之；反对执行委员会时，由代表大会判决之。第二十三条，各分会彼此不得相争，如遇争端，由本会执行委员会或委员长解决之。第二十四条，本会会员必须遵守的规约如下：

- （一）不得违反本会章程及各种议决案；
- （二）不得分出地域、界限、职者等次及其各种规则；
- （三）不得顾全个人私利，违及公共利益；
- （四）不得有破坏本会和碍会员的言行；
- （五）不得迟缴或不缴会费；
- （六）不得彼此互

相争斗，排斥倾轧；（七）不得无故退会。第六章经费：第二十五条，本会会员每人每月须缴纳半工工资，特别捐临时定规。第二十六条，全体会员每月所缴会费，各分会每月用百分之四十，总工会用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四十五，存作本会基本金。第二十七条，本会基本金非因罢工或特别重大事件，经执行委员会的通过，不得支用。第二十八条，本会经费由执行委员会征收，正副委员长共同保管之。第七章附则：第二十九条，本会会议细则，执行委员细则，干事局细则，及各分会组织大纲均另定之。第三十条，本会章程经代表大会过半数人之通过，得修改之。第三十一条，本会章程经各站分会通过，执行委员会宣布，自宣布之日起才能实行。

京汉铁路总会筹备处

第二章 二月一日军阀进攻

自总工会成立会露布以后，赵继贤以保系嫡派的资格，冯沅以京汉路南段段长兼两湖巡阅使署副官的资格，遂日夜奔走于曹吴之门，以制造空气，谋覆工会。于是乖巧奸诈的吴佩孚遂利用机会，以赵冯等报告为根据，下令靳云鹗，使其严禁开会，並云必要时得以武力解决。靳又指使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执行一切，于是军阀借刀杀人之计划便决定了。兹将吴致靳云鹗电照录如下：

郑州靳总司令鉴：顷接京汉路赵局长径（二十五日）电云，据报二月一日，本路全体工人，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路与会者甚多，以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谬绝伦！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蚩蚩愚氓，必将误蹈法网，而不自知。瞻顾前途，杞忧无极！务祈麾下迅飭预为防范，确切监视。本路幸甚，地方幸甚。即希预为防范，设法制止为盼。

吴佩孚艳

仇人嫉视工会，工人未尝不知，且身处虎口，固军阀掌中物。但还不知对方欲摧残这样的急迫，所以大会筹备皆取公开，以为如此或不致酿成巨大误会。岂知至一月二十八日，而意外的消息到了！黄殿辰首先来会声明禁止开会，始而取出赵继贤致吴佩孚的电报，继又取出靳云鹗、张福来给他的命令，猜他底意思，好似讨好于工人，显得此事主动者大有人在，但其心也太险恶，相持者几三日夜，工人愤激非常。至三十日，忽得吴佩孚致总工会电，召代表赴洛计议，工人于愤激之余，遂派代表杨德甫，凌楚藩，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五同志即日赴洛与吴交涉。

代表既到洛阳，当日（三十日）便往西宫。吴辞不见，约以当晚用电话谈，至晚，用电话约定次早八时谈话，次早得见该署副官长徐某及其政务科长白坚武，由他们转述吴意，只是一味敷衍恐吓。代表方面坚持主见，陈述实情，最后才由吴佩孚亲见。现在把那时谈话大要，记在下面：吴佩孚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你们想，什么事我不帮助你们？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岂能开会？你们不开会不行么？你们改期不行么？你们改地方不行么？其实会个餐

亦可开会，在屋子里亦可开会。我是宣言保护你们的！岂能和你们为难？这是你们局长来的报告，我已经允许了他，我已经下了命令，要制止开会；我是军官，岂有收回成命的道理？我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咧。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亦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要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工人代表与他据理力争，吴佩孚总是“顾左右而言他”，明以告之，使其无备。激之使进，而假手爪牙以尽歼之，其手段真不愧为一大奸雄！约接谈三时余，不得要领而散，以后伏尸流血大惨剧，遂伏于吴佩孚这次微笑里面！

先是，各地及各铁路工团先数日接到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的请柬，无不兴高采烈，争欲前往庆祝，至三十一日晚止，计到者有汉冶萍总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花厂工会、人力车夫工会、香烟厂工会、扬子机器厂工会、武汉轮驳工会、粤汉铁路总工会、徐家棚粤汉铁路分工会、武昌机器工会、机器缝纫工会、郑直豫蛋厂总工会、湖北蛋厂工会、西式皮鞋工会、洗衣工会、武汉电话工会、武汉调剂工会及建筑工会筹备处等，共三十余团体，代表百三十余人。尚有北京、武汉及各地男女

学生及新闻界三十余人。

各路代表到者，计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路，共约六十余人。本路分会——长辛店、琉璃河、高碑店、保定、正定、顺德、彰德、新乡、黄河、郑州、许州、郾城、驻马店、信阳州、广水、江岸各分会代表到者计六十五人。

赴洛代表于三十一号晚返郑，立即在会所召集全路代表会议，报告吴佩孚态度后，全体大愤，对于一面高唱“保护劳工”，一面尽力压迫，言不顾行，绝无信义的吴佩孚，都说无注意的必要，因为我们乃本于约法而开会，当即决议，无论如何，决于次日仍在郑州普乐园剧场开会。

二月一号清晨，郑州全埠紧急戒严，军警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几若大敌即在目前，郑州京汉工人全体及各处代表，无不笑他们小题大做，又无不恨他们妄以武力干涉人民自由，都说必须开会，不可为武力所屈。各代表当在五洲大旅馆整队出发，以军乐前导，所送礼物（如牌匾对联等）次之。各代表手执各团体名义的红旗，顺序而行。一方郑州工友全体由会所出发迎接，至距会不远处，被军警包围，举

枪威吓，阻止前进。全体大愤，先推代表再三理论，终不允许，全体鹄立街心约二小时，愤激不已，乃奋勇拚死冲开阵线，拥入会场，首由主席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及此次视强权无理压迫的可恨，遂即郑重宣布京汉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大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是时全场四周，已尽被武装军警包围，群情至此，更加激昂，奏乐欢呼，声震屋瓦。既而黄殿辰至，出言百般恐吓，群众照常开会，延至下午四时，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这天（二月一日）下午，代表所驻各旅馆，便有兵来监守，不许偶语，总工会在万年春菜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开售，各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等，也尽被毁弃道旁，不许馈送，总工会会所被重兵占驻。且禁止工人出入，室内一切文件什物，尽被捣毁。问何以如此强暴，都说：“是奉大帅命令……”，当晚郑州会所即被封闭。

晚间，各处代表全体集议，以吴佩孚违背约法，摧残工会，並派兵围困旅馆，不准来宾自由出入及互相谈话，勒令酒店歇业，不准来宾集宴，来宾出街，则以武装军警追随；实在皆待工

人如囚犯。似此情形，惟有迅速引去，以免其他人民同受无端惊怖。於是全体决议从速离开郑州。武汉方面代表，当晚仍搭原车南下，其他各路代表概搭次日早车北上。各代表临行时，无不愤恨军阀官僚朋比为奸，此后工人地位危险万分，都说：“京汉铁路总工会能否健全，实全国工人共同问题，我们应讨论帮同京汉总工会争回人格及自由——此乃我们今后的重要使命！……”

成立会既遭这样的摧残了，全路各分会代表会议在十分忍无可忍之下，当即通过一决议，其大意云：“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於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路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同时为事实上的便利起见，总工会决移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行，於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决无退后的。”

並即日正式发布宣言，其文如下：

“全国工友们！各界同胞们！我们京汉铁路的工人，本着国家约法上所赋与的自由，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宗旨，组织工会，一年多以来的努力，成立了全路十六个分会。我们的总工会筹备了半年多的工夫，耗费我们许多的精力，时间和血汗的金钱，惨淡经营，才得到组织完备，定二

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期前邀请各业工团代表及各界人士参与盛典。届期来宾到会者数百人，一切设备完全，准备开会。

唉！意外的悲剧发生了！黑暗的势力横来了！万恶的军阀爪牙，郑州军警长官用武力横加压迫，禁止开会，封闭会场，阻止我们和来宾在街上行走，所有各地工团所赠送的匾额对联，均遭毁弃道旁。我们神圣最高机关——京汉铁路总工会已经被军警占据了，会场中文件什物，均被抄查捣毁。各工团代表及来宾均被监视，言动不得自由，并勒令出境。酒席也被禁止了，满街军警林立，旅馆都有兵士驻扎。一时狂风惨雾，郑州全市陷於黑暗之境。工友们！同胞们！你们想想：这种横暴无理之来，怎么不教我们愤激痛恨呵！这种事，凡是有血性有人心的谁也不能忍受啊！

我们考察这件事发生的原因，实由本路局长赵继贤、南段段长冯沅丧心病狂，捏造谣言，伙同军阀吴佩孚，命令郑州军警当局所致。工友们呀！被压迫的同胞呀！你们要看清楚，压迫我们的剥夺我们的自由的，解散我们的工会的，侮辱我们的人格的人格的，是误国殃民的军阀和他们的奸险的爪牙呀！我们要认清楚我们的仇人，我们不能忍受

这种欺侮和宰割呀！我们要紧紧的团结，反抗我们的仇人，向我的仇人进攻呀！反抗呀！进攻呀！我们是没有一点恐惧的、因为仇人——军阀、财阀和其走狗的势力都在我们被压迫无产阶级手里。被穷苦压迫而去求生的警士和兵士，都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兄弟朋友。他们明白了，他们决不会帮助仇人压迫我们。我们无产阶级有最大的权力，我们劳苦群众的团结就是我们最大的权力，我们还有最精良最坚强的武器。我们现在为反抗我们的仇人——万恶的军阀，为保障我们的人格，为争回我们的自由，我们要向前进攻了！工友们！同胞们！我们郑重的宣言：‘从本月四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的条件，决不上工！’我们要求的最低限度的条件是：

（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沅；要求吴靳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

（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六千元；

（三）所有当日在郑被军警扣留之一切牌额、礼物要求郑州地方长官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郑州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

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

（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

（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下略）

同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亦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工团奋斗电云：“全国各工团均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日可施之于京汉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为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工永沉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厉，类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冬”

于是轰轰烈烈争自由的京汉罢工，风靡、草偃，遂蔓延及于全国了。

第三章 如火如荼的京汉路 各站鏖战情形

总同盟罢工案既决，四号早各分会先于各车站张贴敬告旅客的传单，略谓工人因生计及上司之压迫起而组织工会，原属正当之事，今路局及军阀，竟横加干涉，是不啻禁止工会之发展。工会乃工人第二生命，无论如何，不能令其稍受妨害，虽牺牲生命亦必拥护之。深盼旅客诸君谅解吾人争自由之本旨云云；继复持公函致厂长，交代工作器具，然后依序出场，宣告罢郑，肃然无哗。郑州九时起，江岸十时起，长辛店十一时起，不数小时，全路一致停工。至十二时，所有全路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止。工人一切行动，完全听总工会命令，不得单独接洽，妥协或调和。每个工人在罢工期内，不得自由行动；凡有要事，证明必得他出时，须向工会领取“放行”执照，纠察团始能准其通行，不然则必扣留。此外尚有纠察团

及调查队之组织：纠察团在罢工期间，专负一切维持治安秩序之责；调查队用以刺探消息，间有向四周放哨及彻夜巡逻的责任。全体会众则用十人组成一组，推组长一人，负该组十人的责任，如此，可于数分钟内，召集数千人的大会。

部署既定，前后与路局相持经过三日之久，秩序极其严整，直到二月七日军阀的大惨杀就发生了。今为记载便利起见，将长辛店，郑州，江岸，诸大站经过情形分志于后：

长辛店

辛店赴郑代表回来后，便召集一委员会，报告总会被蹂躏情形，及总会的决议案后，即开始准备一切罢工手续，越日复召集一全体会员大会于娘娘宫，到者三千余人，工会委员报告情形毕，群众热潮如狂，呼声动天地，均愿为自由而战。大会既散，罢工便随之开始。同时复发表一电，其文如次：

万急，北京大总统、国务总理、交通总长、参众两院、保定曹巡阅使、洛阳吴巡阅使、各师、旅长、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各邦人士钧鉴：敝分工会接本总工会急电，定于本月四日十二时全路一致罢工，此次罢工原因，完全是为着争自由争人格，敝分工会深恐奸人从中蛊惑，杯弓蛇影，淆乱是非，

故将此次罢工原因涕泣详陈之：本路工人因生活困难，员司压迫，即起组织工会，先后成立，本路共组成工会十六所，乃设总工会于郑州，二月一日即京汉铁路总工会之成立日也。原定是日开成立会，约请各地工团代表及各行政机关人员和各界名流硕士与会，借此联络感情，指教我们的缺点，此会之正大光明，谅早邀各界人士洞悉。乃本路赵继贤局长，江岸分局长洪运，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连电曹、吴两使，诬称工团为不法团体及许多不近人情之语，吴使即电黄殿辰有据某某电称，当相机制止，万勿激生争端。黄殿辰接电后，乃擅作威福，逞其恶性，即严行禁止开会。一月三十一号各地代表齐集郑州，馈送许多礼物，二月一号总工会即派代表迎接来宾，及所赠之扁额对联。其秩序为音队在前，次为代表，次为扁额，次为本地工友，由郑州之第一宾馆迎至总工会，秩序井然，并无喧哗杂错行动。乃黄殿辰召集许多军警，上刺刀，实子弹，阻止工人行走，并派军警数营包围工会。即会场、旅馆亦使兵卒占据，严行监视各代表行动，饭馆茶铺，不许工人吃喝，工团所送之扁额，尽被兵士捣破。黄殿辰并声言：“我在郑州一日，即一日不许工人开会，所

有打破之扁额也不许工人搬至工会之内，你们有能力即行全路罢工，使我黄殿辰屈服，我一步磕一头，将扁额亲送至工会，现在呢？你们快些滚蛋”，唉！民国约法上说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工人亦为人民之一分子，何以我工人无之。语云：‘不自由毋宁死’，我们要争我们的自由，争我们的人格，我们只要与侵犯我们自由的人宣战，直接侵犯我们自由的人黄殿辰、赵继贤、洪运三人而已，我们自不能与他甘休的。我们一切行动均听总工会指挥，请各界人士，伸张公理，为我们苦工人谋自由幸福，我京汉全体工人是感激不尽的了！谨此宣言，诸希谅解。

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

（按此电未直评吴曹，尚欲为之留些余地。又后来黎元洪发一献媚军阀的命令内说，此次罢工未经呈报云云，不知文电具在，岂是一手可以掩尽天下耳目？）

罢工日正午，适有自保开来一列车，行抵辛店，即由工会命令停驶，是夜复有一自汉北来通车，至辛店亦行停驶，工人待遇旅客，极有敬礼：男子则为代雇车马，妇女则延至工人家住宿，次日派人护送至京。故社会上一般人士，对于

工人均怀一种好感。

五日早晨，路局赵继贤已奉吴、曹两军阀密令，令他严厉处置，但同时北京总局茶役亦举行同情罢工，总局更是死寂的了。是日赵即发一布告，里面说的均是恐吓的话，并限工人十二小时内恢复工作，嗣见工人不以为意，又派三宣慰员诱工会谈判，大意说先行开工，再论条件，经工会严辞拒绝，无结果而去。此时吴佩孚又来一电，说他有五百工兵，可以担任恢复交通，令赵放手办事，接着下午一时起先后有军队多起开来辛店，均系全副武装，由员司开车运来的。计有游缉队张国庆一营，保定十四混成旅时全盛所部二营，琉璃河第六连。军队到时，分布各要隘列营，全体工人遂亦前往示威并向他们散发传单，一时兵士均为之感动。传单录下：

“兵士们！警察们！我等都是苦同胞们呵！你们为的是家里要饭吃要衣服穿，才出来当兵或当警察，我们也是为着家里的人要饭吃要衣穿才出来卖力气，寻工做。你们是月中关饷，我们是月中开支，唉！讲起你们的饷有二三月四五月或六七月没有关的，岂不是跟我们一样的苦吗？我们罢工是跟你们告老或解甲归田一样，因为我们不

愿干了，是不犯国法的；你们这次来此，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感谢你们！但是外面的风传，实在是不好听，都说你们是来压迫我们的，我们不相信，因为我们同是苦同胞，应该互相联合互助，不应该残害。俗语说得好：‘强不欺弱，众不暴寡’。你们手里有枪有刀，有子弹，你们是强者，我们是弱者，你们若来残害我们，恐怕于心不忍吧？亲爱的军警们呵！我们愿和你们结成很好的朋友。兵、警、工同是苦同胞，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你们不愿意，定要来残害我们，我们只拚着一条穷命，将来历史上留个好纪念。就是有强力，有枪刀的军警，残害手无寸铁的苦工人，好听么？我们知道你们来到这里的军警，全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不疑心并且知道你们一定不会残害我们的。京汉铁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启。”

军队六营将长辛店包围定了，于是禁止工人在路上往来，偶语，开会，每数十步设岗放哨，並有许多密探出没工会附近，调查工会中主要人物的住址。娘娘宫也不准工人前往集会了。但是奸猾的赵继贤此时态度竟变和缓了些，曾数次派人向工会代表接洽，意在调查工会的主要领袖，安排摆布他的最狠毒的阴谋。

六日晨工会调查队报告，军队行动极可疑虑，并闻涿州方面尚有大军来到，一时全市空气益臻紧张。工人见辛店形势已如此严重，均知此番必致演一出大悲剧，但为自由而死，死亦何憾！故工人态度仍不稍变。六日，工会复发表第二次宣言以杜谣传，宣言说：

“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我们京汉全路已罢工两天了，此次罢工原因，本分工会二月四日所发出通电，已说得很明白，南方各地，想必由江岸总工会，发布详细的宣言，务使各方面的人们，明白个中真象，乃北京的报馆，还有一二家登载些不十分的确的消息，现在再把我们为什么罢工及罢工后所取的态度简明的说出，并希望亲爱的同胞们给我们以充分的同情和援助。

我们此次罢工，是因为京汉总局长赵继贤，江岸的分局长洪运，运动野蛮的郑州警务局长黄殿辰，以武力禁止我们二月一号在郑州所开的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捣碎各工团送我们的匾额对联等礼物，驱逐各地代表出境，封闭郑州工会，还要胡说：“我黄殿辰在郑州一天，就一天不许工人开会，如果你们有本事，就实行全路罢工”。我们认为这件事是赵冯黄三人合伙以强力来侵犯我

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也就是这三人无端蔑视我们的人格的表现。所以当时聚集各地代表在郑州开了秘密会议，议决总会移江岸，再命令全路一致罢工，以争回我们应享的集会结社自由权和人格，并保持我们的第二生命——工会。二月三日晚上，江岸总工会的密电到了，京汉全线一致于四日停工，停工之后，我们本全路一致的精神，各分会什么条件都不提起，专听江岸总工会的命令，总工会叫我们怎样办，我们就怎样办，在罢工事件未解决以前，除了听总工会的指挥，别的什么全不知道，这是我们至死不变的信条，我们希望这次宣言能使全国同胞都十分明白我们是受着怎样的压迫，而不得不出此最后手段，并希望他们的同情和援助。谨此宣言。

京汉路辛店分工会启·二月六日

是日赵继贤已下一道命令，严拿工会委员及其他职员，约五十余人。十二时五十分由塘沽船厂运来新工百二十六名，由十四混成旅副官韩振青，京汉局代表印刷所长孟彬湘带同军队保护，运往辛店、保定、郑州等站。一方面将从前被工会除名的工贼充当工头，另挑选兵士五百名随同练习。并宣称罢工工人如不早日上工，当一律

解散，押解回籍，並追缴从前所有薪饷或拘留家属云云。工人置之不理。嗣又有京兆尹委员，宛平县汤知事等人到工会声称愿做调人，语多胁诱，工人答以此次条件均由总工会作主，分会无权谈判，如愿谈判请转达路局向总工会交涉，总会如有开工命令，分会自当遵办。汤见事不借遂去，其实汤此番出头另有用意，盖欲窥探工会实情而为一网打尽之计。下午复由涿州开来兵二营，掌车及转运手等均由沿路各小站站站长充任。此项军队系时全盛所部，全副武装抵辛，严阵以待。是晚十一时许该队即下紧急命令分途严拿工会要人。此时工会职员及领袖均在工人家属中住，故大队抵工会时一无所获，惟将工会存款什物全数抢去，並欲放火烧屋，幸经某甲哀求得免。随后即按户搜索工人家属，计捕去史文彬，陈励茂，武把，洪尹福，及工会学校教员吴汝铭等十一人。时值严冬天气，又在深夜，兵士连搜带抢，杂以拷打，全市经此一番骚动，凄惨已极，工人妇孺，哭声震天。此十一人复被剥去全身衣履，赤身送往旅部。该旅长一见，不容分说，喝令痛打一顿，加上镣铐，捆缚地上，只待天明，即解保定请赏。此时工人愤极，哀呼痛号之声，

漫彻天地。是时天已黎明，该旅部门前已簇有三四千人，中有“要求释放被捕工人”大旗一面，並有小旗若干，一致高呼：“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的自由”。该旅长见群众声势浩大，即下令冲锋，於是全副武装大队兵士，自内冲出，向工人猛烈攻击，一时弹如雨下，刀剑飞扬，並继以马队践踏，可怜数千人中，中弹受创者纷纷倒地，结果死者四名，重伤三十余人（越日死去不少），拿获者三十余名，轻伤及逃亡者无数。兵士更乘机大肆抢掠，任意杀人，居民纷纷闭门，全市秩序荡然无存。辛店工会於是遂不得不谋他徙，所捕十一人亦於是日解送保定去了。

今将辛店工会及书记部报告此次情形两电录下：

汉口京汉铁路总工会、各商会、各教育会、各学生会、各报馆公鉴：本路工人因军警强迫制止在郑州开全路成立大会，一律罢工抵制，要求回复自由。官厅方面不但置之不理，而且派来大批军队，如临大敌。突于六号深夜捕去工会职员十一人，七日晨又有大队开枪，打死工人十余人，居民数人，工人及居民受伤者无数，工会封闭，已迁北京办事。军警似此横暴，不独身受之

工人悲愤难堪，谅各界同胞，亦不能目睹军阀如此横行，人民如此被难，坐视不救。特此电陈，敬候明教。

京汉路总工会长辛店分会叩阳

万急！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均鉴：顷据长辛店工会报告，昨日深夜，京汉局长赵继贤，率同曹锟所派军队，捕去辛店分会职员十一人，解送保定。又于今日上午十时，派同大队兵士，压迫工人上工不遂，继以惨杀，当场击毙工人及市民十数名，伤创及失踪者无数，军阀肆虐，至此已极！我工界诸友如不及早奋起，以与此残民之军阀作最后之奋斗，恐死亡无日矣！贵会接电后，祈即起示威，以实力援助，时机已迫，万勿自弃责任。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叩阳

赵见工人死伤甚众，自以为得计，一面要求保定将十一人枪毙，一面捏造电报说工人以手枪与兵士冲突，致遭伤亡。其伎俩与萧耀南、冯玉如出一辙，此时辛店工人，则由兵士强迫拉入工厂作工，否则就地正法，因此丧命的，竟至不可胜数，被伤的工人，赵复不准出境，不准就医，故大半死亡，工人入厂后，不准两人谈话，不准请假，否则亦处重刑，此外则乘机安插私党，将列

名工会办事者全体除名。并向其家属追缴薪资。骚扰万状。彼复自编卫队，其私人亦人人佩带手枪，寻仇报怨，了无虚日。因为到了这个时候，军阀既霸占铁路为私产，赵亦便以军阀家奴走狗自任，所以竟有此豪奴悍仆的行径了。但赵此种手段，究不能征服工人的心，一连数日，工人纷纷亡命，还是不能恢复交通，工厂秩序，极形紊乱，只苦了长辛店市民日日在重围之下，兵马往来不绝，沿户捕人受不堪的骚扰罢了。

郑 州

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即郑州遵总工会命令举行罢工之时，照例发一宣言向外界明白解释。又每一工人手中执有一种传单，其文如下：

“工友们！我们因受种种压迫摧残，逼得无法，出于全路一律停止工作，这是我们最痛心的事！我们要万众一心，坚持到底，要谨守秩序，静听总会解决，至要至要，切嘱切嘱。”

观此知此次罢工精神至为一贯。是日下午，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召郑州分会委员长高彬、姜海士、刘文松、三人至司令部，靳见面大骂，出语鄙恶，无复有人类理性，高等置不与办，将总会所发罢工通告与彼看，彼看毕，谓“你们是

听总工命令的，你们无权，不同你们说罢。”三人遂退出，五日无事，至晚上，一巡官至高彬、姜海士家，言师长请彼等至第十四师俱乐部讲话，二人至彼，郑县巡警局长黄殿辰亦在彼处，命将二人拘留，加上脚镣手铐，如同大盗一般。刘文松闻讯，谓分会事，三人共同负责，现在二人受苦，彼一人决不躲逃，以图苟且，即时驰至该俱乐部，请与二人一同受苦。工人闻讯，大愤军警之滥用职权，又感刘文松之意气，敌忾之心，更为坚决。六日早又捕去二人，一名王宗培，一名钱能贵。王在家扫地，被便衣警察捕去，谓其时常出入，不是好人；钱从前因其子与警察小有嫌怨，警署含恨，故借此报复，二人亦均上镣铐，钱双手被麻绳紧缚，两腕尽肿。是日上午五人同被驱至车站，意在借以示众，威胁工人，工人不惟不惧，反加愤激。是日下午，警署雇人鸣锣，招呼工人上工，工人置之不理。七日，姜王二人放出，姜被逼执一白布旗沿门劝告工人上工，工人均不理，王被押至北段劝告上工，后闻王自顺德站脱身至京，向国会请愿去了。是日上午高刘钱三人均押在工会内，十四师以二十五元买许多点心款待之，又命副官林宝第（曾作工，其父其子均作

工，彼以此资格时与工人接洽)。劝三人发命令上工，三人不为动。八日黄殿辰要挟县商会会长，召集无赖三四十人在普乐戏园开国民大会，会场内外，以重兵把守，一切事由黄一人独自主持，有传单一千张，旗帜四百面，开会后，雇一班乡下乞丐，执旗游街，散发传单，其传单大意如下：首谓此次京汉罢工是无理取闹，次列促工人反省六条：（一）限工人十二时内上工，否则断绝其供给，如有私自供给工人及其家属者，以通乱党论；（二）工人如不上工，房东勒令退租，如有私留工人及其家属居住者，房屋充公；（三）愿上工者至车站领护照；（四）驱逐工人出境，由军警帮助执行；（五）工人如被土匪强劫，军警不予保护；（六）陇海工人未罢工，军警特加保护。十二时之勒限已过，商人仍不断绝工人之供给，房东亦不勒令工人退租，如是这一场假造国民大会之活剧，遂完全证实，工人只有一笑置之。九日，前为赵继贤所收买组织传习所破坏工会被工会攻击降级之司机唐廷玺夤缘复职，其子亦由升火升司机，彼复召集其党羽，投降军阀，破坏罢工，威吓利诱一班不大明白之工人，如是领护照上工者有一百余人，其余工人，

得汉口七日惨杀之讯，见大势已去，不得已忍气吞声的上工，以释放高刘钱三人为条件，是日尚有两事足记者：（一）副厂首万玉林见工人上工，遂问工人说：“你们不是说听总会的命令才上工吗？现在为什么上工呢？”话为传习所中人所闻，报告于十四师，万遂被十四师捕去。（二）司机彭占元不愿上工，请求销差，被十四师捕去打二百军棍，工匠马定清不愿上工，请求销差，被京汉巡警段长胡剥皮掌责，鼻破流血，並被捕去。后高刘钱三人幸经放出，万彭马三人事，还不知如何发落？

郑州此次虽无死亡工人，但因此次罢工失业者前后凡三百余人，军阀派兵作工，日益增加，现已增至八百余人，所有前在工会职员无一能在郑居住，大半亡命各处，力图恢复去了。

江 岸

总罢工的第二日（二月五日），萧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至江岸，先使该地警官某，以强硬态度，要挟工会交出杨德甫、朱兰田、张濂光、罗海臣、林祥谦五人，工会答以“如有对于曹吴及交通部正当负责人来，总工会当然有全权代表与之正式接洽，否则，恕不能接待。”延至午刻，忽探报

厂内已被大批军队占领，大智门车站已开始卖票，张参谋长在工人家，拘去开车二人，用军警压迫，即行开车。分会委员会闻此，即派纠察团进探，一时集于厂门者约二千人，冲破军警防线，将该二工友抢回。当日上午，军警忽拘去纠察团工友三人，工会特派代表张濂光、项飞龙、罗海臣等四人，请军警释放无故被拘的三人，虽军警方面百般威吓，谓须枪毙斩首等语，他们毫不为动，军警无法，始将三人释放。这是敌人方面用破坏不成，继之以威吓的失败。

先是武汉各工团代表自郑州归来后，各以此次所身历的压迫与不自由，当众发表，有痛哭者，有愤骂者，其奋发激昂的态度，实可动天地而泣鬼神。所以全体议决，愿以死力与京汉铁路工人一致进行。遂于大罢工的第三日，由各工团各派代表数十百人，各持旗帜来江岸慰问，即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当时合江岸工友到者约万余人。首由京汉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长杨德甫同志报告招待慰问代表的盛意，并申述此次大罢工之意义及希望。继由各工团代表及真报馆记者数十人演说，无不激昂慷慨。最后由京汉总工会秘书李震瀛同志代表总工会向众致辞，略谓：“我们

此次大罢工，为我国劳动阶级命运之一大关键，我们不是争工资争时间，我们是争自由争人权。我们是自由和中国人民利益的保卫者。工友们，要晓得我们京汉工人的责任如何重大，麻木不仁的社会早就需要我们的赤血来濡染了！工友们！在打倒军阀的火线上，应该我们去作先锋！只有前进呵！勿退却呵！一时听众中有人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呵！”者凡三，群众和之，声如雷动。群众乘兹愤怒之余，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二小时许，沿途加入三千余人。所过商民多高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此种情形实为仅见。又哪知当时即有督军代表与洋资本家在租界正大开会，准备做从未经见之大屠杀呵！

二月七日，距罢工开始，已四昼夜。惟萧耀南方面屡次使其参谋长张厚生用网罗主要人物计，作种种诱骗，均被工会防绝，并提出调停谈判之先决条件十一条，率以对等负责之会议为标准。同时又闻冯运渡江哀求萧以武力压迫罢工。萧吴间的电报日必数起。至七号下午二时，有一警官来会，说：“奉萧督军命令，特来请求贵总

工会派全权代表开会谈判，如得允许，张参谋长即刻可来贵会晤谈，並拟穿便衣来，以示诚意；条件六条，均可完全承认；惟请先将全权代表名单开示。”当时由总工会全权代表李震瀛、张濂光二人接见，在军警包围中，因窥见来人态度猝变缓和，颇有非诚意的破绽，始终未以真姓名见告。后彼方又改方法应付，约总工会全权代表于当日五时半在会所相候，参谋长准亲自来会，遂匆匆别去。至五点二十分顷，代表等正欲赴会中相候，中途忽闻枪声大作，于是流血惨剧开幕！盖他们乃用诱敌之计，以为时期已到，重要人物定皆在此，遂由该参谋长戎装指挥，率领全副武装兵士二营急驰而至，先将会所包围，开枪还击，计放枪在五排以外。当时有工友数百人在工会门前守候消息，躲避不及，又都赤手空拳，无从抵卫，当被乱枪和马刀击死者有曾玉良等三十二人，残伤者二百余人。在工会前枪杀之后，兵士乃分途搜捕，有一家又被杀男女三口，分会长之弟亦被惨杀，总会委员长之侄则被斩去其腿。于乱杀之倾，军队又大肆抢劫，计福建街一夜连劫三次，工人家所有细小都被一扫净光，当时情形之惨暴，恐江水汉河亦当为之呜咽

不流！

当江岸分会被杀掠的时候，有工友六十人悉被捕去，该分会正执行委员长林祥谦同志亦在内，被缚于车站电杆上，迫其下上工命令，林君严厉拒绝说：“此事乃全路三万人生死存亡所系，我分会非得总工会命令不能开工，头可断，工不可开！”如是问答者三次，张厚生即喝令兵士在数十被捕工友面前，将其“梟首示众”，悬首车站。如是至死不屈，从容就义，纲纪谨严，非真为劳动者利益而奋斗者，怎能如此！萧耀南通电，谓林取出手枪格斗而死的，这全然是军阀造谣欺骗国人的话，劳动者若有武器，岂能任他们如此杀戮？又何以军队方面亦无一人死伤？这是不待智者而辩的。兹将汉口某外报一段纪实的记载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布“二七”经过情形的急电汇录如次，该报说：

林君（按即林祥谦）被捕后，也捆在江岸车站与先捆在电杆上受毒打的工友们一起，此时张厚生召集警察分所长，车站站长，段长于车站内，并亲自提灯于七八十人中找出林君，回顾吴段长曰：“此人是否工会会长？”吴答言：“是”。张乃立命刽子手割去绳索，迫令林君下“上工”命令，

林君不允，张乃命刽子手先砍一刀，然后再问道：“上不上工”？

林君抗声回答：“不上！”

张又命砍一刀，怒声喝道：“到底下不下命令上工？”

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令的！但今天既是这样，我们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

张复命砍一刀，此时鲜血溅地，林君遂晕，移时醒来，张狞笑道：“现在怎样？”

林君切齿骂道：“现在还有什么话可说！可怜一个好好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般混帐忘八蛋的军阀走狗手里！”

张等听了大怒，未待林君话完，立命枭首示众，一个轰轰烈烈的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君就此慷慨成仁了！

林君死后，他的父亲妻室同至车站收殓，张厚生不许，且加威吓，彼乃归家拿斧一把，再至车站，对张说道：“如不许收尸，定以老命拚了！”张始不敢阻拦，天已夜半，工人家属始敢渐将受伤工人抬至车站医院，该院又不尽为医治，厂长且宣言医药费不为工人负责，故伤重者多即时殒命，轻者亦成残废，统计先后被害的：斩首者

一人，当场枪毙者三十二人，重伤抬至医院毙命者四人，残废者三人，轻伤者无数，小贩二人，拾粪乡人某甲并遭殃及，皆中弹而亡。（下略）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紧急电说：

各报馆转各工团、各商会、各农会、各省省议会、各学生联合会、各团体暨各界同胞公鉴：京汉铁路工人于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乃民贼吴佩孚派遣军警任意将我工人之集会行路、言论、居住饮食种种自由，摧残殆尽。我京汉路工友三万余人为争生存，争人格，争约法上之自由，出于万不得已，乃有罢工之举。万恶军阀，不自省悟，不知忏悔，犹复电令萧耀南以武力压迫工人，萧狗竟于七日下午五时开拔全副武装之兵士千余名至江岸登陆，假约代表谈判，乃代表尚未出席，兵士立即包围工会开枪轰击，工人手无寸铁，任其屠杀，计刀杀四人，枪杀三十四人，中弹受伤命至垂危者，更不计数。事后反诬工人欲毁铁道，抢夺兵士枪枝，并以手枪射击军官种种罪名；又捏造事实谓有匪徒从中扰乱；又谓开枪格斗，当场互有伤亡；并谓夺获手枪多枝。此种骗赖诬妄之文告，不过淆乱人民之听闻，掩饰自己之罪过耳。殊不知当日之事，有目共睹，此种加罪之辞，其将

谁欺？此万恶之吴贼、萧狗对于京汉铁路江岸工友残杀之实情也。昨今两日，迭接电告，谓京汉路长辛店之工友，亦被枪杀数百人；郑州百余人；其余如驻马店、广水等处，均各数十人。似此横蛮残酷，其肉尚足食乎？（下略）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叩

江岸惨杀发生后，武汉劳动群众莫不义愤填膺，常用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发出总罢工命令，为京汉工人的后援。计自八日起宣布罢工的工团有粤汉路工，但不久即被军士挟制，强迫恢复工作；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后亦为军警围迫上工；有丹水池工人，宣布停工一日，以追悼江岸遇难工友；有扬子机器厂工人，后该工会被军警封闭，延至最后亦不得已而恢复工作。他如武汉电话工人，不许外出，遂不得逞。至此，潜在势力遂暂告蜷伏，但不稳状态，仍迭起不止。工团联合会一方面仍檄告该会所属各工人秘密组织以与军阀对抗，檄文哀感沉痛，大足显无产阶级革命的热忱。因此，人人知道湖北全省工友是要始终与军阀共命的了。檄云：

“亲爱的工友们！连日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怎样对付我们，想必大家都已知道了。大队军警

枪杀三十四个江岸工友，在长辛店、郑州、广水、驻马店、信阳州等处亦遭同样的惨劫。（死伤人数，尚待确实调查）。将京汉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四工友梟首示众！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京汉江岸分会，香烟厂工会等八处会所。用军队捆绑江岸工友、粤汉工友及汉阳钢铁厂工友上工。通电诬陷我们工人为匪徒。封闭真报及检查各报馆、各印刷局，无端逮捕本会法律顾问施洋先生，我们工友被杀者二百余人，被捕去一百余人，中外官厅同时戒严，军警密布断绝交通，如临大敌。这都是他们最近的德政呵！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从此明白了，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与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仇人！如果他们还存在，我们是永远被他们残杀的。我们从此更明白了，我们只向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要求或请愿是等于与虎谋皮！唯一的方法：只有用我们的力量打倒他们呀！京汉总工会成立大会受这样的摧残，京汉工人起而罢工要求，是不得已的举动，是必要采取的手段，我们湖北全省工友本阶级休戚相关之谊起而罢工援助，也是必要采取的手段，只可惜我们的实力还不够，我们的组织还不严密，所以使我们全体工友受偌大痛苦。我们的

敌人既用这样大的压力对付我们，我们全体工友为保全元气以图报复起见，只好暂时忍痛上工。本联合会深知日昨各业工友因受敌人袭击痛哭流涕者不知凡几！切齿痛恨者不知凡几！愤不欲生者不知凡几！但本联合会极希望我亲爱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人此时惟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等之仇誓死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惟知其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入厂工作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我们的全省工团联合会，及所属各工会虽多被封禁，但是我们的心还没有死，本联合会的领袖及我各工会的领袖依然无恙，现在正在计划进行一切，我们已经派出代表到各处运动，要求全国各工团援助我们，而且这次运动是争集会结社自由之运动，不独是劳动阶级应该做的，也是各界应该都出死力做的，所以我们也要求各界援助我们，我们应立即鼓起勇气，继续大奋斗呀！我们亲爱的工友，从此还更应服从本联合会的命令，拥护本联合会，因为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残杀我们工友，本联合会便是出死力拥护我工友的。

所有没有被封禁的各分会仍然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如果军阀官僚再来封闭我们的工会，资本家再来破坏我们的工会，或开除各工友的领袖，各工会会员还要一样的和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奋斗呀！所有已被封的各工会仍然要秘密组织起来，团结一致，选派代表到本联合会来，是为至要。然有已被封而不能秘密组织的，应该由有勇气的工友不管多少人（即使三四个人）暗中组织一个秘密的小团体，服从本联合会的命令。

亲爱的工友们！军阀官僚资本家杀死我们这么多的弟兄，我们能够忘记么？封闭我们这么多的工会，我们能够忘记么？我们都是有血性的人，要是我们工友有一个人存在，我们这次不共戴天之仇是必报的！自由是必要争得的！仇人是必要打倒的！我们仍然团结便是报仇争得自由打倒敌人的不二法门！亲爱的工友，如果我们纪念我们的死者，如果我们纪念这次耻辱，我们如何能够灰心呢？我们如何能够不团结呢？我们如何能够不服从工团联合会的命令呢？

我们只要自己能够振作不因以灰心，仍然结为一体，准有一天万恶的敌人，是会被我们打倒的。因为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终归占极少数，如

果我们百折不回团结起来，我们便能操得最后的胜利了！亲爱的工友们，我们从此互相誓约，我们宁可死，但是仇人是必要打倒的，自由是必要争得的，团结是更要拥护的呀！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二月十日

此时萧耀南坐卧不安，张惶万状，武汉空气，非常恐怖，萧遂开一特别会议，决议宣布特别戒严，戒严令凡九条：

- （一）武汉三镇，应派军队全荷武装，执大令，轮流梭巡，如遇有碍治安之事，得随时干与；
- （二）凡通街要道，每晚应派武装军警，联络梭巡；
- （三）在此特别戒严期中，禁止人民自由开会；（四）关于妨碍治安之传单文字图画，得随时收禁；（五）关于拍发邮电，凡有关治安者，得随时扣留；
- （六）在此特别戒严期中，晚十二点钟，无点灯者，不准通行；（七）武汉夜渡，以十一点钟为限；（八）各旅馆不准收居无妥保者；（九）在此特别戒严期中，各工厂之工人，不准集合会议。

此令一下，武汉市面，异常萧条，形势益趋严重，各租界召集义勇队防守，一时人心惶惶，若大祸之将至，但是这也不过是他们故意玩的把戏，萧耀南的意思，便是要借这个特别戒严的机

会，屠戮他心目中的仇敌。后来通令缉捕工团领袖及有关者如杨德甫、陈天等共十七人。

先是律师施洋因曾为工联合会法律顾问，萧耀南恨之入骨，於七日即将其逮捕，押之督军署。施为武汉劳动界领袖，年来尽力於劳动运动，毁家瘁身，毫无所惜。至使萧遂以运动罢工名义，於二月十五日上午七时戕之於武昌。萧既害施，复驱逐其夫人及幼子出境，其残暴无复人理，真禽兽之不若了。

其他各站

辛店、郑州、江岸既同遭惨祸，各小站分会，其备受蹂躏，自不待说。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则被曹锟捕去，处以极横蛮之站笼，五百余工会会员捕拿逃亡殆尽，工会财产被抄。高碑店工会干事二人及正定委员长康景星同日被捕，几遭枪毙，现已囚在保定陆军执法处。彰德工会办事人，亦先后入狱，否则逃亡在外，不能回去。信阳执行委员胡传道，因军警强迫开车，不允，竟被断去一臂，犹不屈，至今生死未卜。此外，新乡电报生赵密，亦与郑州五工友被捕往保定严刑拷打。偃城南北诸站受祸略同，惜尚未详细调查，不能备说。

第四章 惨杀以后

辛店和江岸大惨杀均在二月七日，所以这天是我们劳动界最悲痛的纪念日，我们简称它作“二七惨变”。“二七惨变”发生后，京汉工人战线便被军阀冲破。军阀的瓜牙便在腥风血雨中，大唱其战胜同胞的凯旋歌了。总工会当日曾发表一宣言：声明此次惨变的经过和责任，并指示工人们今后应有的态度，内容极关重要，记载於后：

“亲爱的工友们！我们全路工友被枪杀的竟有百余人，我们的总工会及各分工会均被封禁，我们的工友被杀伤的更不知多少。我们工友都被兵士捆绑上工，事到如今，我们工友当然不能不忍痛上工了。我们这次开成立会，原来事先得了吴佩孚的允许的，但是他后来居然大施压力，压迫我们。赵继贤，冯运二人或给我们代表以免票，或用专车送我们代表去开会，同时却运动曹吴屠杀我们。他们这样压迫我们，我们还再三让步，派代表向吴佩孚求情，勿停止开会。不料他的爪

牙黄殿辰等，竟占据我们的总会，驱逐我们的代表，我们到这步田地，忍无可忍，才罢工要求。不料吴佩孚一面打电报给我们说好话，并派代表谎言和我们议和，一面却用大队兵士包围江岸总会办事处，开枪袭击，意欲杀尽总会代表，遂致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等被捕，未加审问，毫无罪名，竟与其他四工友同遭斩首。故以江岸一处而论，杀人竟至三十七人之多，重伤者数十人，断手断脚残废者数十人。同时同日曹锟也派了他的爪牙在长辛店捕去工会会员十一人，枪毙工人十余人，伤者无算！事后他们自知此种万恶行为，必为全国人民所深恶痛绝。尤复诬蔑我工人为匪徒，捏造我工友先枪击军官，冀掩尽天下人耳目。唉！曹锟、吴佩孚、萧耀南、杜锡均等用心之险毒，诚非人类可比呀！

我京汉工友都是有血性的男子汉大丈夫，能够让军阀随便杀死我们的兄弟么？我们两年来血汗造成的工会，能够随便让他们封闭么？我们真正就是这样上工了么？我们决不要灰心，决不要怕死，这口气是必定要争的，杀我们弟兄的仇是必定要报的。曹锟、吴佩孚、萧耀南等军阀，都是杀我们弟兄的凶犯，我们从此总是要安下决心打倒军阀的。亲爱的工友们！我们总工会的委员长，

秘书等还没有尽被仇人杀死，所以我们的总工会还存在，我们工友还要服从总工会的命令，维护总工会，总工会现在正在计划和进行一切复仇的办法呢！我们各站的会所，虽然被封了，但是我们工友还要团结一致，秘密组织，以图再举。现在在全国各工团及各界都起来援助我们，我们自己更应紧紧团结，并秘密举出代表与总工会接洽。

工友们！我们这次的耻辱，是永远不能忘记的，我们许多弟兄被杀害，更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我们大家都要下决心誓必报仇雪恨，誓必恢复工会，誓必打倒军阀。我们如果能下决心，如果团结一致，我们一方才可以对得住死者，一方才可以打倒我们的仇人，夺回我们的自由呀！

此时工会领袖死亡被捕之外，在南段的则东走上海，设立京汉工会办事处。在北段的则北赴京津，并向津浦各路活动（参看第五章津浦响应情形）。麇集北京者当曾召集一六路联合会议，秘密进行一切，兹将该会议当日通电录下，亦足见工人虽遭惨杀，尚有如虹的气焰是永远不能消磨的！电云：

全国各工团、各学校、各报馆并转各界同胞公鉴：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国无纪纲，此区区自

由，遂亦被强梁劫持。工人等见举国梦梦，莫知所届，故不惜赤手空拳以与此残民以逞之军阀作战。连日以来，长辛店之役，保定之役，汉口之役，郑州之役，信阳之役，我工人肝脑涂地，前仆后继，为自由而死，亦已大白于天下矣。在工人以饥饿之躯，既蒙兵队之摧残，复受奸商之封锁，死生祸福，早置度外，惟自由未得虽万死不足以馁其志，此则须为我父老兄弟痛切陈之者，现我们已决定仍遵前议进行，昔人有云：“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愿我同胞，其互勉之。

津浦、京奉、正太、京汉、道清、粤汉六路
驻京代表联合会议叩元

同时各代表等复向国会陈诉此次事变的经过真象，虽在黎元洪高压之下，尚能不稍畏怯，冷酷的北京市民至此亦不能不受感动了。上国会书云：

“为请愿事，查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处罚，载在约法，决不容妄加侵犯，工人亦人民一分子，当然享有此等权利。以事实而言，两三年来，我国工人，到处成立工会，任南方一带，官厅皆承认之为法定团体。而助其发达，同一国家之下，待遇胡可两歧，是按之国法，证之实例，我工人之应

享有集会结社等自由权，丝毫不容疑者也。乃近因京汉铁路工人拟于本年二月一日，在郑州开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竟致横遭当局百般摧残，以武力压迫，欲根本剥夺工人之自由。于二月一日，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率警捣毁工人牌匾等物，占据工会房屋，命令饭铺不得卖与工人等食物，命令旅馆不容留工人等住宿，勒令工人及来宾等，忍饿出境。京汉工人以受此种蛮横，惨苦相逼，愤不欲生，仍出于不得已之罢工行动，而车务段长何开成、警务段长胡鸿章等，又乘机为虐，骗捕工会职员王宗培等五人，加以手镣脚铐之非刑，吓以不上工即立予枪毙。强迫发电。捏造谣言，强迫工人打手印，负使工人上工之责，种种惨无人道之举，不可胜言，事后调查，始知此次祸端，完全为京汉局长赵继贤所激发。盖工人等于筹备开会之前，曾经禀明赵局长，而得其许可者计有数端：（一）改放一月二十八日之假期于二月一日；（二）自北段来郑州者，请由赵局长发给免票数十张，自南段来郑州者，请由局长冯沅许挂头二等车一辆，是工人等非秘密私行集会可知，不料赵局长一面准许各工团代表集于郑州，一面电告吴巡阅副使，谓工人等未经地方官厅许可

集会，竟明目张胆，聚众招摇，不特影响所及，隐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将来群起效尤，愈演愈烈，务祈麾下，迅伤预为防范，切实监视等语。是赵局长对我吴副使之措词，似不知其有发免票挂车辆之事者，工人等尚在梦中为赵局长一人所播弄，致演罢工数日，杀人数百之惨剧。不知赵局长究是何居心，人或谓京汉路局舞弊太多，恐为工人所发觉，是否属实，则非工人等所忍言。罢工后，工人等请来调和，亦是据理求平，苟当局稍有顾念国家交通，尊重人民权利之意，则应立允工人之要求恢复工作，早已无事。乃路局立意与工人为敌，竟于各站调兵遣将，一若以屠尽我工人为快心者，致南北同有枪杀工人之惨剧发生。曾于六日深夜捕我长辛店职员十一人，赤身提送保定，至今生死未卜。据闻已经枪毙二人，次日以重兵迫工友上工，竟敢开枪轰击，工人赤手空拳，躲避不及，被击死者五人，受伤者六十余人，现在长辛店为重兵包围，出入不能自由，死者不得葬，伤者不得医，生者不得购食，光天化日之下，竟演战场地狱之行。同时武汉工人，亦被萧耀南派兵枪杀三十八人，伤及二百余人，种种横暴惨酷，言之骇人听闻，血气

之伦，莫不愤慨。津浦铁路工人，亦纯为此不平，而决行罢工援助，各省工界，亦群情激昂，不愿工作。工人等为自由为国法，不得不作困兽之斗，非敢妄动，致罹法纪，苟得其平，工人等又谁不愿和平哉。工人等不善笔墨，语无伦次，意多不尽，即上所陈，亦可见民权之被蹂躏已尽。工人之冤枉，殆达极点矣。诸君关心民瘼，于此空前之惨剧，必已注意察悉。此事非但京汉津浦两路工人之关系，乃系我工界全体之关系，乃民权被蹂躏之关系，乃国法被破坏之关系。长此进演，民难为民，国将不国矣。我国会有保障国家大法之责，议员系人民之代表，务请诸君对于此毁法残民之当局，请政府与以相当之制裁，为此被蹂躏之数万工人，求一安全之途径，工人等所请愿之件，谨列于下：

一、集会结社之自由，载在约法，工会设立，政府再不得非法干涉。

二、政府应从速释放非法逮捕之京汉路各总分会一切职员及工人。

三、请政府立即撤退长辛店等处监围工人之军队警察。

四、请政府严惩赵继贤、冯运、黄殿辰、何开

成、胡鸿章及在郑州、长辛店、武汉、肇事之军警。

五、请政府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

六、请政府从速运粮赈济京汉全路工人，并不得禁止长辛店工人及其家属自由购买粮食。

七、要求政府赔偿汉口工团联合会被警察焚毁房屋之损失，及各处被军警抢掠捣毁物品之损失。

上列七条，皆工人等不得已之请求，愿我议员诸君，速为议决，咨达政府照行、则我工人等自当感激无穷，安心作工。倘政府不自觉悟，而仍继续压迫，则人非木石，谁肯坐毙，虽牺牲全工界之生命，以争人格自由，亦所不惜矣。悲愤哀惨，竭诚请愿，万望国会政府，勿使工人失望，工人幸甚，国家幸甚。伏乞鉴核公决施行。谨呈众议院。请愿者王宗培、姚佐棠等四十八人，介绍议员吴昆等。

过了几天，京汉铁路总工会驻沪办事处组织就绪，遂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会衔发表下列宣言。以后进展的形势，这里也就暂不多记了。

京汉铁路总工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驻沪办事处宣言：

军阀吴佩孚、萧耀南禁止京汉工人集会结社，

乃是军阀剥夺一切人民自由的先声；他们惨杀京汉工人，乃是惨杀他处工人的先声。所以“二七”事件，（即曹吴萧屠杀京汉工人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都很明白，这不仅是京汉工人的事体，乃是全国工人的事体；不仅是全国工人的事体，乃是全国各界同胞的事体。可是，在吴萧高压之下的鄂豫直，此时已然没有我们公开活动的机会了！我们后死者，要为全国同胞争生存与自由，要联合全国同胞来完成打倒军阀的任务；更须找一个较妥的地方来策划进行，因此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特在沪上设了一个办事处。它的任务是：（一）宣布军阀压迫惨杀工人的真相；（二）联合各界同胞向军阀下总攻击，各界同胞诸君！各地工友诸君！乱亟矣！民惫矣！

“军阀不死，大乱不止”。尚望齐仗正气，共殄妖氛，工人幸甚，各界同胞幸甚。谨此宣言，毋任迫激。

第五章 六路及京沪武汉 工团援助纪略

先是二月一日在郑州开大会时，粤汉、正太、道清、津浦、京奉、京绥各铁路工团具有代表到会观光，嗣因成立大会被军阀武力解散，莫不一致愤恨，都觉得亟应与军阀抗争。后京汉同盟罢工案决定，彼等遂十分表示赞助，愿各回本路准备赴援，直到二月七日江岸、长辛店同时发生惨剧，此时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便发出一通告於全国工人云：“亲爱的工友们！杨以德流了我们唐山工友的血还没有干，现在曹锟的兵，吴佩孚、萧耀南的兵，又来流我们京汉工友的血了。我们眼看亲爱的工友们，在京汉路，被他们派来的兵打得死的死，伤的伤，有的已经装在棺材里，有的还躺在地下，地下一片血迹，地上一片哭声，是死者父母妻子的哭声！可怜打死工友们的枪支子弹，也都是别的工友们造的。可怜别的工友们在

兵工厂里制造枪支子弹的时候，以为是用这枪支子弹去抵抗那欺压我们的外国兵队，那想到给军阀用来打死自己的工友、本国的同胞，这是何等悲惨可痛的事！工友们要知道，军阀残害人民也不自今日始，试数以前的事：（一）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连年打仗，最大的若直皖战争，若直奉战争，我们工人、农民被他们强迫送到战线上作工，打死的受苦的，计算起来该有多少？（二）湖南赵恒惕为了想强占公有的纱厂，杀了工友代表黄爱和庞人铨的头；（三）湖北督军萧耀南纵容军警打伤粤汉工友数十人；（四）天津警察厅长曹锟的走狗杨以德，带三千保安队杀伤开滦矿工三十余人，封闭唐山职工会、矿务局工会和启新洋灰公司工会；（五）津浦铁路南段段长张电仰承军阀意旨，勾结路局破坏工会；（六）第三师下级军官受陇海路局运动，用武力逼迫洛阳工会秘书游天洋出境被害而死；（七）上海护军使何丰林纵令警察压迫丝厂女工及浦东纱厂的工人，仰承租界意旨，无故监禁帮忙邮差罢工的李启汉，现在还未释放。凡此种种事实，详细说起来，十日十夜也说不尽。像此次长辛店的大惨杀，江岸大惨杀，更是目不忍睹，耳不忍闻的事了。我们何以受

这等的压迫，受人不能受的压迫？乃是因为国家的政权掌握在军阀手里，他们有的是军阀、警察、兵工厂、监狱，所以能够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我们工人们除了两只手两条腿能做苦工以外，什么也没有，所以才受他们这样的任意蹂躏，任意压迫，这就是国家的政权为军阀们独占了，我们没有一点政权的缘故。现在因为军阀们逼的人民无路可走了，就是向来很冷静的很和平的商界、学界也都不忍坐视军阀们天天拿着枪向国民逼钱。天天跑着向外国借款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仗，杀劳苦百姓，卖国，将使国家破产而灭亡，人民做外国奴隶，也都要起来干涉政治了！也都要起来裁兵了！也都要起来打倒军阀！我们工人受军阀政治的压迫，比商界学界更甚，应该赶快化除地方的意见，化除行业的意见，把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那时候军阀倒了，人民有了政权，真正共和国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的，那敢作威作福的压迫人民们？亲爱的工友们！我们若不起来干预政治，我们若不能在政治上得着相当的地位，我们的身家性命，没有一天能

免了军阀拿政治来摧残的危险。全国工友们联合起来呵！想保全我们的工会，想改良我们的生活，都非大家联合起来干预政治打倒军阀不可呵！

通告既出，於是远近各路纷纷应援，至是争自由的运动进一步扩大为打倒军阀的运动了！虽其间援助的进行各有差异，终因万恶的北政府伙同军阀肆力高压，未竟其志。计前后实行罢工者，有粤汉，正太，津浦，道清四路，余如京奉、京绥未发而罢，北京电业工人及上海各工团亦有罢工之决议，今将各处行情简单略述於后！

正太路

(一)罢工前之情形： 二月四日，上午十二时，京汉全路车辆，概行停止开驶，正太工人在厂作工，原没有听闻京汉路车头呜呜的声音了，下工时，纷纷往京汉路调查，始知该路已实行罢工，旋接阅正定分会罢工宣言，並知他们所要求当局者三条条件，完全是因军警压迫，起争工人自由，故出此争自由的罢工。下午一时，於是开了一个紧急执行委员会议，讨论援助京汉方法和手段，讨论结果：(1)立时发出通电，以作声援；(2)准备实力援助，实行罢工；(3)派纠察队往京汉路正定分会石家庄分部，夜间帮同守望；(4)下午六时，召集

全体大会。议决后，各各仍入厂工作。

是晚大会到者千余人，公推石某为主席，报告开大会理由，及援助京汉办法，会员登台演说，略谓：“此次京汉罢工，纯为争工人自由，此不但京汉一路问题，实我们工界全体的问题，亦我们被压迫者的苦同胞的大问题，这次若京汉失败，我们正太还能安静吗？况且正太与京汉二路，唇齿相依，关系密切；又是同一阶级的人，休戚相关，他们为人格而争，为自由而战，已舍身入了前线，我们既非木石，岂忍坐视？须认定这次的事情是我们切身的问题，我们当以全力援助，如京汉路三日内无解决，即实行罢工。”说至此处，全场异常愤激，一致赞成罢工，但须听从总工会的命令，当时掌声如雷，激昂呼喊之声，震动全市。继又一人演说：“我们援助京汉办法，当然以罢工为手段，但事在危急，不宜稍缓；金钱援助，还在其次，况京汉不通车，款项无从汇寄，既经议决罢工，首先一著，即联络本路车房工友；再次罢工，不得因军队要求而开车，免受愚弄，自召压迫。”次相继演说者甚多，言词非常愤激，全场无不感动。是晚大会议决各案，完全由总工会执行，听从总工会指挥。散会后，旋

派纠察队四十名，帮同京汉路守望，如此者三晚。

（二）罢工之准备情形：当京汉路罢工的三日，仍未解决，前所发声援通电，北政府置若罔闻，总工会才知北政府并无诚意解决京汉工潮；又看看时机不好，恐有意外发生，非取一致行动，不足以厚实力。於是遂根据四日之大会议决案，下全路动员令，於七日上午十二时起全路罢工。动员令既已发下，罢工种种手续，即分途进行：（1）自发出劝告全路火车房工友加入工会传单以后，计已加入工会者，共百有余人，其未加入者亦派代表到工会，声明愿取一致行动，唯总工会命令是听，於是正太同盟罢工，遂无问题；（2）纠察队均用红布为记，共百八十人，派四十名往太原分会，维持秩序，四十名帮同京汉守望，其余巡查均往工会内；（3）派代表到路局，声明翌日罢工，並说明理由。局长闻之，无可如何，且言止系义举，实属正大。但须要求两条条件：A、一切机器须留神；B、电灯、水管仍须照常使用。代表等以为既已罢工，即未便承认，后又再三要求，以为罢工纯为援助他人，此点务须通融。代表等遂答应照办；（4）电询京汉总工会，条件已经解决没有？自去电后，老没

回电，消息无从探知。六日晚，即得一假电谓：

“正太总工会鉴：此间事，已完全解决，请勿念。承电询，实感谢！江岸总工会。”阅电后甚奇。既解决，为何不通车？况该会先有密码，此系假电无疑，当然不能受骗，只好置之不理，因此才知电报已不灵通了；（5）印刷罢工宣言，以便分散各界，使大家明瞭罢工援助京汉真相；（6）各厂门均派人轮流守望，无论何人，不准出入，但有总工会出入证者，不在此限；（7）派代表慰问京汉路罢工工友，当由正定分会委员长接谈，希望援助之意，代表等谓此乃我们工界生死关头，彼此是同一阶级的人，当然要患难相助，並谓已议决明日罢工援助贵路，望须更努力奋斗。是晚将各种事务准备完毕，翌日早十二时即发动。

（三）罢工时之纪律：罢工时最怕的，莫过秩序扰乱，所以议决纪律数条如下：（1）无论何人，必须听从总工会命令；（2）无总工会命令，不准私自上工；（3）罢工时，各工友一律坐守家中，不得在外娱乐；（4）每日须到工会两次，点名不到者，即行处罚；（5）总工会委派何人职务时，会员不得推辞；（6）讲演团团

员，须驻工会内，以便随时分发讲演；（7）如有军队压迫时，须全体出来示威。

（四）罢工后之第一日：七日早十二点，全路客货车一律停止开驶，工人仍入工厂交代机件，即鱼贯退出，各自回家。厂门即轮班派人把守。旋将罢工宣言，散布全市，市民阅后，多为感动，並谓工界真有互助精神。后纠察队数十名，至京汉路慰问一切，又派代表二人，往正太路沿途散发罢工宣言。是日因无车头，所以太原分会纠察队四十名，并未成行。此为罢工之第一日情形。

（五）罢工后之第二日：正太罢工之第二日，即京汉罢工之第五日。因各处消息不通，电报不灵，噩耗飞来，谣言丛生，有说郑州、长辛店等处，已枪毙数十余工人的，有说京汉工潮已被武力解决全路已通车的。彼时适有一趟车，全系装载军人由南而北，未到石家庄时，即被拦阻开行。工人闻知此事，更为愤慨。以为我们是争自由和人格而罢工，何其光明正大，如用武力压迫，誓死不上工。宗旨既定，不怕强力。会中即由讲演团宣讲，所讲题目：“为强权与公理”“裁兵废督”。登台讲演者，均抱无限热忱，全场听者，更为感动。不多时，京汉路果由保定开

至石家庄一辆军车，计有一旅人之多，闻特来压迫正太工人，此时正太工人，不为之动，坚决如前，各在家中未出。此为罢工之第二日情形。

（六）罢工后之第三日：本日京汉路虽然开车，全为军人来往，且该路各项工人，并未工作，如此不能谓为解决。而正太路既援助京汉，当然不能上工，於是下午三时，即召集全体大会，到者千余人。当时大会议决，非接到京汉总工会开工电报决不上工，我们决不能屈服於武力之下，一致赞成坚持到底。散会后，即有旅团营连排长，及警察局长、署长、路局弹压、商会长等，共来二十余人，并带武装军警六七十人，直往工会，观者以为有意外发生。此时工会人数未散，全体均在会内，军队一来，即将纠察队把守会门，凡会员不准星散，若有武力压迫，死则均死。军队既来，看工人有如此团结精神，亦未有若何举动，彼此均作示威模样。到底工人不怕，当时由会中执行委员全体接见。彼等发言，要求工人即时上工。工人当答以京汉工潮未解决以前，决不上工。后经彼等再三要求，工人方面，态度非常坚决，始终没有承认。彼等不得要领，遂辞而归。是晚七时，京汉路正定分会，忽派来代表

三人，谓系奉委员长命令而来，京汉工潮已被武力压迫上工，请贵会明日开工，免遭意外。始犹不以为信，旋派代表二人，往正定分会，问知详细，回会报告，确系上工，经执行委员讨论，我们此次罢工，并未提出条件，完全援助京汉，今该路既已上工，且派代表通知，我们也可以上工，议决於十日全体开工，即电告太原、阳泉各分会至十日全体开工。此为罢工之第三日情形。

（七）上工之第一日：自得到京汉路开工消息，始肯上工，不料上工之后，无理警局，忽然将工会旗帜、匾额概行掠去，并将工会封闭，与之交涉，不容理论，还要夺取工人徽章，工人睹此愤恨已极，后经一致拒绝，徽章幸未取去。

（八）上工后的压迫：工人自上工后，工会被封，同时路局及头目又大施行其压迫手段，前火车房工友加入工会之百余人，均被车房总管，无理阻止上工，并私自开除数十人，全路工会执行委员，亦概被路局开除。石家庄工人，看路局无理至此，施行这种恶毒手段对待工人，将来痛苦何能忍受？况这次罢工，不但理由正大，而且经路局许可，如今无理开除执行委员，不如全体自请开除，另谋生计，免受毒害。于是全体工

人，抱定决心，请愿于路局，路局无法，遂允复职，惟阳泉方面尚开除四十余人，石家庄开除了六人，现在流亡四出，日谋恢复，进行不懈。然正太工人，经此次教训，益知团体的势力，比诸武力和压迫实强百倍，现工会虽被封闭，团体精神尤能一致。可知正太工人已有十分觉悟和不可侮的气慨了。

津浦路

此次京汉路开总工会成立大会时，津浦方面曾派代表前往庆祝，意欲借此机会去参考京汉工友的团结及其精神。孰料被军阀横加干涉，致京汉不能集会，该代表即忿忿回至本路，遂赴沧州，德州，泰安，天津各重要地点报告京汉工友被军阀无理压迫之情形，于是津浦全路工友无一不切齿痛恨军阀之横暴，莫不想群起而攻之！但那时京汉尚未发动，当不便有何表示。及至京汉罢工后三天（七日），该路工友乃知当局措置乖方，不可理喻；遂由总会及济南分会方面派人纷纷赴各站秘密通告，以备用实力援助京汉。那时他们虽未知京汉工友所要求之条件为何如，但都谓“吾们只知本同阶级之互助精神，京汉工友之成败，即为吾们之成败。”所以一切动静均以总会

之命是听。其一种见义勇为之精神实是令人钦佩！次日（八日）即由总会致电交通部表示态度，其电文云：

交通总长、次长均鉴：京汉工友之要求条件，请圆满照准，如不速解决，则津浦全路同人总会暨十三分会将与京汉取一致行动。

津浦全路工人叩庚（八日）

此电发出后，一切布置更加努力。惟因有某项困难问题尚未解决，不能率尔发动。至次日（九日）又发一快电致各军政官署，痛斥当局，言词甚为愤激，且其文甚长；兹述其大意如下：

“（衔略）窃工人因生活维艰，而当局又专施压制，于工人几无容身之地。是以为自卫起见，乃有组织工会之举。现时京汉成立工会，而该路局长竟擅行利用军威，封闭会场，砸碎匾额，是夺民权，不予以法律上之自由。工人等闻之不胜愤慨，盖因唇亡齿寒之故也。夫工人成立工会，既不背约法，又系正当行为。无端而局长挟势，警察擅威，驱土匪之兵，禁法许之会。诚可谓滥用职权，虐及无罪，为法律所不容，共和之蠹贼矣。我国既号民国，宜重民权。工为四民之一，亦国民之一份子，岂得以上欺下，自以为

有局长之势，恣情肆虐，藐视工人不如蝼蚁。蹂躏民权，置约法于不顾。如此行为，摇动各路，不惟工人等发不平之鸣，实犯人民之众怒。谨陈下情，恳速予调停。倘若不然，各路工人将起为后援……”

此外，尚有致交通部呈文一则，大意无甚差异。那时该路工友，尚未知京汉工友被军阀惨杀之详情及虚实。殆至该日下午，适有长辛店之代表到济南，在该处略加报告惨剧情形后，遂由济南之工友送至泰安总会报告一切。於是该路工友益加愤恨，除对该代表深加安慰外，一方面遂即秘密约定于十三日上午五时，举行全路一致罢工，以援助京汉工友。而南段浦镇方面乃即时先行发动，提出八条件，首列援助京汉一条。于是北上之火车遂不能开行到站。轮渡亦同时罢工，欲行北上之旅客亦只得在浦镇方面叫天，大起恐慌，甚形焦急！无不痛骂军阀之暴虐，致惹起偌大风潮。惟后因总会鉴于中北两段尚未举行，恐不能奏效：且该处工友亦在军阀重重压迫之下，京汉惨剧已生，齐燮元已准备大屠杀，于是遂致电浦镇工友，请其暂缓。其电文为：

“（衔略）总会正筹极高办法，祈兄等暂守

和平。……”

于是南段工友遂宣告暂行复职。但此时外间已盛传津浦将行停车，济南市面上尤形恐慌！盖火车一行停驶，则沿途之土匪遂得乘机而进济南了。此时交通部和津浦铁路管理局方面，乃运用其威恩並施之手段，一方面发下许多的传单和训令，言词均系威吓。一方面乃用几道通告，说要给工人一律增加工资。並且又在沿路各大小站增设了许多护路警察，意欲预备与手无寸铁之工人对抗。但工人方面均洞悉个中诡计，痛恨当局和军阀之意愈坚！

及至十一日下午，该路总会忽接到田中玉一电，召该会长赴济南商酌工潮事。于是该会长遂于翌日（十二日）上午到济，约同该分会会长及其他各重要职员共六人，逢赴督署见田，而田又因他事未得接见。待至下午五时，始由田亲自接见。当时田即用威吓之言词谓：“日前吴使（佩孚）与交长均有电来此，嘱余监视汝（指该会长）之行动。所以汝等切勿妄为。关于京汉工潮当局自有办法……”该总会会长乃慨然谓：“我等之被监视与否，无关紧要。不过全路工友未必好监视！……”田又谓：“汝等只宜殷勤服务，旁事

正可不必多管，不必随别人去胡闹！”该会长谓：“京汉工友是逼不得已而出此的，为自由而争的，并非胡闹！当局如肯用诚意去解决，立即撤退京汉全路之军队，并且允许京汉工友之要求，那我们当不愿多事。不过据现状看来，我们应该要实行同阶级之互助了。……”两方互相辩驳二小时之久，田乃谓：“当去电交部酌情和平办理”。该会长等遂兴辞而出。后经各重要职员决议二项办法：（一）派人赴京汉方面调查确实情形；（二）罢工之举，暂行缓期。而翌日则强迫京汉通车之消息传到，津浦路遂只得暂为容忍矣。惟该路工友对于此次二七事变痛恨军阀实深，现虽忍耐，但为争工人权利计，预料如将来实行全国一致之大规模运动日，该路工友更当争先告奋勇的。

道清路

该路自来受英国福中公司的压迫极大，此次郑州二月一日大会，该会代表五人列席庆贺，并叹息陈词叙述他们道清工友的苦境，实超出其他各处工友之上，因为他们受英国洋资本家的种种虐待，是外间素来不知道的。当大会被军阀解散后，该路代表痛恨尤甚，没有听到京汉罢工消息

之先，他们就有人先回本路预备罢工手续，好像他们预先知道了一样，所以二月四日京汉罢工时，道清路也就同日同时举行同情罢工了。

他们因为组织很好的缘故，罢工后英国资本家简直没有办法奈何他们，他们在罢工中还向洋资本家领取一月双支，占据了矿局人员的办公住所，徵发车箱均受工会的命令。对于福中公司是隐若敌国的样子。

这样的形势维持了九天，直到京汉路遭大屠杀之后，二月九日英国资本家才敢以二千元贿赂该地驻防杜营长用武力压迫工会，于是工会也被封了，工会领袖王惟俭等四人也被捕去了，虽然没有开枪轰击，但工会财产什物是尽其所有的被外国人及该营兵士抢去。

王等四人被捕后，工人犹奋斗不已，直到二月十一日以后，这几百粮尽援绝的工友才被迫恢复工作。他们虽被迫上工，但是始终将被捕四人交涉释放了，才陆续上工。不过王惟俭被释后，旋又遭工贼乾宝贤的陷害，依旧将他捕去，现在尚未释放，工友仍在从事营救。

统计道清全路工友不到千人，他们此次罢工居然维持到九日之久，后京汉五日才恢复工作，

这不能不佩服他们团结的伟大的精神，俗语有句话“虽败犹荣”这正可以持赠他们了。至於事后洋资本家的压迫自然是应有的文章；除工会所受损失，王惟俭还在狱外，如黄业兴、李培学、谷云岭（均系前次被捕的）、秦梦虎等均因此被开除，但工人心坎中的工会，资本家是永远封闭不了的，所以道清工友始终没有颓丧的气色。

京奉路

京奉工人自闻二月一日京汉总工会被摧残决议罢工后，即由总会发一通电，表明该路工人的态度。电云：“北京晨报馆、上海申报转全国商学诸界同胞鉴：年来军阀专政，官僚弄权，国是日非，陷吾同胞於绝境。近闻京汉工友因欲解放政治上经济上之压迫，已於四号开始发动，一致与黑暗势力奋斗。我等深表同情，深望商学各界予以充分援助，以后我等並愿为实力之后援，以达阶级互助之素愿”等语。此电发出后，京汉形势转趋危殆，彼等即决定同情罢工援助，但因一时经费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满拟稍等数日，支领双薪后再行发动，不料他们的计划，被路局看出，遂请杨以德等派大队兵士特别监视工人，工人首领行动不能自由一步，又迟数日则阴历年关已到，

京汉事亦渐就平息，彼等壮伟的举动，始终未得与社会相见。但是他们对于二七事变是很痛心的，他们曾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一次决议善后的六条件：（一）惩办击毙工人之主使；（二）恢复京汉工会此后不得干涉工人集会结社；（三）此后军警无故不得逮捕工人；（四）此后各路军人不准送派习学司机；（五）休息病假不准扣薪；过二十年者並须酌酬养老费；（六）各路工人无故不准革退。据说全体宣誓必须达到目的才止。並闻该路工团曾决定为二七被难诸先烈开会追悼，以志哀感並借以唤醒工界的同情心云。

京绥路

当京绥所派赴郑州代表，尚未回至本路，京汉工潮尚未得闻悉确实消息时，吴佩孚便已去电该路之谭镇守使并张树元都统谓：若有工潮发生，务以武力解决。谭某奉电后，即派员暗中调查动静，并至工会与各职员演说，谓：“现在京汉已经罢工了，吴将军已决议非用武力解决不可。现已来电与我，使我视查你们的行动，我的性情，大约你们也听见说过，对于你们今日的举动，是极端不表赞成的，幸而你们的工会，成立不是一日，素日的行为，尚不至越出范围，所以我对于

你们暂不加以杀戮，现今京汉既然罢工，和你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你们也要应和它，那么我看见你们那一站先罢工，我必要将他们尽砍下头来，做你们这些激烈而不识事体的份子的一个榜样。”此时工人听了真是怒不可遏，便想即刻有所举动；但因为被张勳破，遂遣其副官马某每日去会中监视行动，不准开会，亦不准工人自由说话，禁止谈论京汉的一切事体。同时曹锟又来一电于该路总局，使沿线各站，增加军警，凡支会干事部均派重兵包围，本路工人，行动丝毫不能自由。此时工人心中愤恨军阀的一种印象，愈刻愈深了，均愤然说：“京汉的此次罢工，实是我们争自由的先锋队，他们尚在奋勇争斗中，而胜负未决之期内，军警竟敢如临大敌的监视我们，若他们失败，则我们所受的痛苦，更不知到什么程度。我们既是和京汉同一阶级的劳工，我们只有实力援助之一途……”

二月三日，京绥代表，始回至本路，便在秘密地方召集全路代表大会。当由代表报告京汉工友被军阀压迫，无可忍耐而出于罢工的情形，各代表无不扼腕愤恨，欲与京汉以实力的援助。结果：遂决议发出二电与曹吴二军阀，请迅速与以

圆满解决，不然，即本互助之精神，罢工援助京汉。再一面召集全路代表会议，作实力援助的准备，一面发出宣言作声势的呼应，其词如下：

“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并非妨害政治公安，及违法之行为。现在政界农商及军人学生均可集会结社自由，工人开会，竟被军人干涉，以武力对待解决，因之伤亡多数工人，演成惨祸，殊不公平！应请政府惩治激成罢工之祸首黄殿辰等，并早筹善法调解。如何抚慰工人补救之法，即请提出具体议案，以示国人，否则无有办法，各路工人将一致援助。”

七日各支会代表已到齐，遂于深夜十二时后，在一工友家中将罢工手续议定，并派出二代表去京汉慰问；又遣人劝告京奉工友，约定速罢工援助京汉，京绥定当同时举行，以厚实力。代表出发后，则京汉工友，已经被万恶军阀，武力压迫上工，并于二月七日演出大惨杀，工会同时均被封闭，于是该路同情举动，便不得已停止了。但他们对于“二七”的事件是永远不会忘的。

粤汉路

此外粤汉路亦自八日起举行罢工，但随后即被兵士强迫开工，徐家棚工会亦被封（十七日），

财产尽为萧耀南抢去。这都是殉自由的先锋，可惜现在还没有调查出他们的详细情形。

武汉方面

至于武汉方面计自八日起宣布罢工的工团有：汉阳钢铁厂工人，汉冶萍轮驳工人，不幸均遭失败，而后开除工人二千二百二十四人，封闭工会，蹂躏他们所办的工人子弟学校，（三月七日）有丹水池工人，扬子机器工人，结果均遭同样的恶运。又如武汉的电灯、电话、自来水工人、北京的电业工人均以在准备中即遭压迫！开除者有人，逮捕者有人，种种惨状，不可胜记！

上海方面

更就上海方面说，自“二七”噩耗传来，无论那一界的人，没有一个不咬牙切齿痛恨军阀的残暴的。更有各地许多被军阀缉捕的工界男女志士联翩逃至海上，益予一般人士以深刻的印象，故二月中旬上海总罢工的消息遍传海内各报纸，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几使军阀破胆！后来虽因种种关系，未能演成事实，然军阀官僚及一般资产阶级于此所受的教训亦不少了。兹将此事起迄的情形简约叙之如下：

上海各工团自聆京汉代表详细报告后，比即

纷纷召集会议。上海劳动组合书记分部亦从中为之规划，迺时紧急待办的即（一）联合该地有实力的工团（只挂招牌而空无一物的工会不在内）组成一足堪战斗的工联合会；（二）由各会募集恤金救济各处被害及失业的工人；（三）宣布吴佩孚、曹錕、萧耀南、赵继贤一流人的罪恶，此说既定，并谋与商学界结合进行继续为争自由反抗军阀的运动。

酝酿复酝酿，事经数日，大罢工之形势遂日趋严重，就中主张最激而最有力的工团则为海员工会，因为海员掌握南方内外交通的全权，影响所及自然是更重大的。于是二月二十日，上海护军使何丰林便宣布特别戒严令，各种集会结社概行禁止，即商会、学生会亦不准开会。旅馆车站明有军警，暗有密探，往来逻辑如临大敌。各工厂铁路俱被武力包围不准自由出入，各工团重要人员监视尤其严酷，稍一可疑，即行拘去。一切邮信电报励行检查。同时吴佩孚、萧耀南还怕何一人的武力不够镇压，更派副官黄殿甲等多人协同何军防范，一时点兵调将。上海空气的暗淡不减当年癸丑制造局被攻时的景象。英法各国领事，更幸灾乐祸伙同军阀虐待租界旅住的工人，最可怜可

耻的抵死不悟的商人，反觉此举妨碍了他们眼前的买卖，也是痛痒不相关的。某日车站上何军竟无故捕去一人，越日又有指名严缉某某团领袖十余人之事，大罢工准备，至此遂受一大打击，迨后更因他种关系，经工团联合代表会的协议亦决定另图他策云。

第六章 北京市民空前大游行

先是京汉罢工发生后，京中各界对此很为注意。学生界及其他素甚活动之团体，因正在为自由而战之时，感觉更加亲切。于是劳动组合书记部，及民权运动大同盟、北京学生联合会、北大学生会、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社会主义青年团、北京各团体联合会……等团体假东城某校开一非正式会议。当由劳动组合书记部副主任某君陈述此次事变之经过，闻者无不感奋，嗣经长时间之辩论，结果决定组织铁路工人后援会，一面发表宣言，唤起全国各界人士注意，一面积极进行募捐，为该工人等后援。该会办事处，即设于北大学生会内，连日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当日并决定办法数条：（一）通电全国各界请求共同援助；（二）发表宣言，警告国人；（三）派代表慰问京汉工人；（四）举行大游街示威，以引起国人的注意；（五）积极筹款为京汉工人经济的援助。当场推定委员七人执行议决事件，惟示威运动，则以时机未至，暂未实

行。及京汉惨变消息传来，满城风雨，天地易色，各界人士，无不痛恨填膺，比即有学生联合会致书北庭，痛斥政府当局，教职员会议亦有同等性质的宣言，至此北京表同情于工人的空气遂如潮如涌，不可御止了。兹将该电文择载其一如次：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议代表联席会议通电：

北京大总统、国务院、各部院、各衙门、参众两院、教育会、商会、农会、工会、各法团、各报馆、各通信社、各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农会、工会、上海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时报、中华新报、各法团均鉴：本月一日，京汉路工，在郑州开工人总会，被驻扎该地军士，用武力解散。四日，京汉路工为争集会自由全体罢工，六日，交通部下令工人开工，七日，北京军警在长辛店强迫开工，枪击路工，即死者三人。受轻重伤者四十余人，此皆万目共睹之事实也。同人等见闻较切，顾虑较周，目睹政府措置无方，心痛吾民偕亡无日，诚恐星星之火，竟成燎原，不惜一言，促其觉悟。同人等以为政府当局对于此次工潮之措置，有四不当：集会结社之自由乃人类生活之基础，不但为事理之当然，抑且经约法所明定，而当局则不惜蔑理违法，

而剥夺之，其不当一。近代物质文明，皆出于工人之手，关系社会幸福，良非浅鲜，故并世界各国，大之则制成工人保护法，以资救济，小之亦公然认工人之团结，使其自助，我们纵不能行其大者，亦当省念其小者，而当局不明工人保护之义，反抑工人自助之途，其不当二。凡不得已之消极的抵抗，乃人类最小限度之自卫权。侵我自由，实逼处此，宁为义死，不为倖生，行路同情，谁不相悯。故举世各国，对于消极的罢工，莫能压制，而当局昧于人情，乃欲以武力强制开工，其不当三。工人与士农商各界同为良民；纵不认其贡献文明之功，亦何得谓其遽有滔天之罪，且两军对垒，尚不杀投械之人，何况工人，本无武器，而当局乃不惜任意击杀之，其不当四。政府当局有此四不当，同人等乃不能不有三可虑：年来兵祸匪乱，相继迭起，捐税公债日见增加，吾民之生业资财，既已损失无算，今则咄咄逼人，既吾民之自由与生存，亦有不能保持之势。士农工商俱属守业良民，休戚相关，奚啻一体，今日可以剥夺工界之自由及生存，明日即不防转向他界，言念前途，令人寒战，此可虑者一！社会上及政治上之大乱，不起于违法伤义，必起于害种悖情，史

迹昭然，无庸掩饰，当局对于工潮之措施，实有引起变乱之可能性，今日统一未成，祸机未已，若再加以当局之摩荡，窃恐政乱一发，便难收拾。压力愈重，反抗愈大，铤而走险，急何能择，此可虑者二！现今中国经济状况，已渐达于国民经济时代，吾民日用所需，本地产物难得，其余远或来自外国，近亦从自外省，而运输之功，端赖航路，假如铁路工潮，旷日持久，不能解决，影响所及，直接当为民食，间接即为金融，则纵无政乱，各界生活亦何堪设想，此可虑者三！以上数事，皆根据学理，痛切陈辞。既属实情，更非过虑。盖同人等忝居知识阶级，又为职学团体之一，应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思念所及，难安缄默。谨摭所怀，聊供参考。尚望全国各界，仗义执言。政府当局，早日悔悟。预防全国政乱，安固公私生计，民国前途，实利赖之！

北京国立专门以上学校教职员会议代表联席会议叩庚（八日）

北京空气既如此紧张，二月九日遂以北京学生联合会名义向全城学校发出下列的通知，大意说：

同学们！你们知道长辛店工人流血的事

吗？这次京汉路工人，因争集会结社之自由，被军阀横加干涉不得已而罢工，希望军阀觉悟。不幸噩耗传来，工会委员三十余人，于前晚被军警捉去下狱，并用极惨酷的肉刑拷打。今早工人集队向军警要求释放。乃保定方面竟电军警包围请愿工人，开枪猛击，工人身困重围，手无寸铁，陡闻枪声，自相践踏，当场饮弹而死的数十人，重伤数百余人，血肉横飞，惨不堪言。现在数千工人，全被军队围困，水米不入的已经二十四小时了。那前晚捉去的工会代表，已捆解保定，有全数枪毙消息。同学们！军阀如此惨无人道，剥夺自由，今日屠杀工人，明日不难屠杀学生，我们都是平民，休戚相关，万不能忍心坐视，袖手旁观。我们为拥护人权，力争自由计，对于被杀戮的工界同胞，应该切实援助，对于残暴军阀，誓必驱逐。今经学生联合会议决：请

北京各学校定于今日（九号星期五）东北城在北大第三院，西南城在女高师开各学校全体学生联合大会，讨论援助方法。

同学们！一月十九日众院流血之事，是我们身受的，但比较长辛店流血，尚不及呀！我们是何等痛恨呵！诸君对于打倒军阀，向来热心，务请

全体到会，表示热烈的援助！千万不要吝驾呵！

北京学生联合会启 二月九日

于是各校学生遂依照通告的规定分头在北大及女高师举行联合大会，同时北京的工人和市民亦纷纷赴会，自五四运动以来北京真正民众的集会这一回是很有精神的了。今将大概情形记述如下：

女高师西南各校联合大会会议情形

是日狂风怒吹，飞沙扑面，又值寒假期中，但各校同学因愤工人受祸之惨烈，政府措施之乖谬，赴会者仍极踊跃，约计不下千余人，由女高师代表宣布开会，旋经推定高师代表主席。主席略将联合会召集此次大会理由报告，即请长辛店工人家属某女士出席，述说工人家属之惨状。大意略谓：“那天政府派军队到辛店来把我们工人，打的打，杀的杀，并且团团围困着，不许工人到京城里去。就是带伤的工人，他们的家属忍不住了，设法要送他们进城来医治，军队恐怕城里的人看见伤痕而表同情，也一律禁止，安心要把他们痛死在长辛店。穷工人们的女儿啼饥号寒，是怎样的惨痛啊！军警现在急谋强迫工人上工，逼着他们缴出工会的证书，但是也不过几千

人中的极少数被迫应命罢了。外间传说京汉路完全通车的话，是政府欺骗人的，其实只勉强能开到保府每日一二次。全路是的确没有通。电线也只是京保一段能通，以下便完全隔断了。总之，我们工人，是愿意坚持着争自由，争人格，决不畏怯，只是我们的自身，我们的家属，现在正当死生关头，政府是熟视无睹的，全靠各位先生们救助我们，我们才有生路啊！”言时将工人数日来所受苦恼，由她惨痛的声音态度表现出来。闻者悲愤，皆大叱咤。主席又请长辛店逃奔来京的工人某某两君出席，先后发言。其一人系曾与赵某共充代表，到过郑州。其一则系路局工人，自罢工后，就被局中某厅长强令上工，协助由局派来的谢某生火开机，竟至挂上十三辆车，在西便门运兵出发去打工人，一连两天服务兵车，只有打骂，不得吃喝。并将军人用赶驴的粗鞭欧打工人等野蛮举动，泣诉一番。尤惨者是军队禁止运粮到长辛店，原存余粮，则不许工人及其家属购买，欲使他们熬不过便容易屈服，否则听其饿死。（按这是国际宣战时，对敌国的政策，军阀政府居然采用对待工人！）这种情形到今天已是第五日。工人其何以为生？该两工人哀动于中，语无伦次，

会场中人闻之，有泣下者，随即议决下列各事：

（一）要求政府从速明令宣布此后永不侵害工人之集会结社种种自由权；

（二）要求政府立即撤退长辛店军队；

（三）要求政府从速释放非法逮捕之京汉路各总分工会职员及工人；

（四）要求政府严惩赵继贤、冯运、黄殿辰等及在郑州、长辛店肇事之军警；

（五）要求政府从速抚恤死伤工人及其家属；

（六）要求政府从速运粮食至长辛店赈济工人，并不得禁止该地工人及其家属自由购买粮食；

（七）联合会应向各界迅速募集捐款，救济被困工人。

议决此七条后，大众犹以此次工人流血，实开古今中外未有之惨变，没有一种示威运动，不足以警惕政府唤醒市民，遂争先恐后出发，结成一排行列偕同东北各校举行游街示威运动。

北大东北各校联合会会议之情形

同日下午一时，东城北城各校在北大第三院开各校联合大会，到会者约两千余人，首由北大学生某君主席，报告开会情形。继由往长辛店慰问的

工人代表某君报告长辛店工人之惨状毕，又有长辛店某工友继续发言，谓：“我们工人这回依照约法上的集会自由，组织工会，不料郑州开会那一天，政府指使万恶的军阀，用武力干涉不准我们开会，把我们劳工神圣的匾额打坏了。我们以为他们剥夺我们的自由，后来才一致罢工抵制。不料他们越发怒了，开来了许多军队，架着机关枪，拖着刺刀，围住我们长辛店的工会，要抓我们的代表，而且还开枪轰击我们，当时就打死了我们工友四人，重伤的不知其数，现在兄弟已经把工友的血衣带来，给各位先生观看。（言次由身边取出一衣血迹模糊几如一张红纸，珠泪纷纷，全场为之惨然）唉！各位先生们，想我们苦工人，也是国民一份子，并且谁也没有我们苦，像各先生们，都有学生会，商人都有商会，为什么政府不许我们有工会呢？唉！这不是剥夺我们的自由吗？既不许我们自由，又杀死了我们许多工人，听说捉去的十几个代表，还要枪毙呢？现在我们停了工，一家数口，将来难以过活，这还不打紧。总之，我们四万万同胞的‘人格’更要紧，所以望各位先生们赶快想法起来援助，不但是救我们苦工人，实在是争大家的自由啊！”往后各

工友相继发言者很多，莫不声色惨变！闻者异常愤慨，一时讲堂拍案叱斥之声，震动屋瓦。后又由众讨论援助办法，结果议决办法八条与女高师议决的七条少有出入，并于第四条加请惩办印刷局长孟彬卿。此外又议决即日由各校分途向各界募捐以资救助工人，议决后即散会，到操场整队而出。头走大旗数面，大书“打倒军阀”，“援助工人”……字样，又有受伤人血衣多袭，高揭过市，尤使人目不忍睹！每人各执一旗，内有“推翻鸟政府，军阀万恶，还我自由，来牺牲哪！援助工人，争回人格，铲除黑暗势力，赶掉这群狼，推翻军阀政治……”不一而足，尤以腥红如血之点，遍洒其间，使人见之心酸！先由东安门大街，而王府井大街，……户部街，与女高师大会队伍相遇——于是共四千余人合成一大队伍出前门，经前门大街至珠市口，沿途秩序，极为整齐，观者如堵，传单纷飞，“打倒军阀”，“否认国会”，……之声，不绝于耳，再由煤市街经大栅栏，观者益多，途为之塞，而群众精神益奋，大呼：“罢市”，“罢税”。商人多鼓掌相迎。复绕前门大街，入前门经西交民巷，寒风凛冽之中，更有十数小学生，群来询问端的，告其

故，皆手舞足蹈，争来取旗，愿作同一运动，其天真烂漫，令人感动！已而抵总统府，众方欲入东辕门，我们的公仆，竟饬这一群主人翁以闭门羹，群众又驱而西，亦复如是，真是与国民宣战了！群众乃将所有旗帜一齐抛入，露立多时，而门闭如故，于是大呼：“打倒军阀政治”数声而回。沿途还有北大讲演员百余人分途讲演，树立工人血痕的旗帜，讲演此次游行宗旨。有一老者复来鼓励听众，曰：“余老矣！今听诸先生言，为之肝胆俱裂，惜吾力已疲，不能随诸先生后，拿出主人翁的架子，驱逐这些鬼魔。”足见此次惨变已留下不少印象于普遍群众心里了。兹将是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及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述说此事通电及各团体重要传单录载于次：

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公鉴：本日北京各团体，各业工人举行游街示威运动，到者约四千人，向北政府要求下列事项：

（一）由政府命令保障全国工人集会结社自由；

（二）撤退长辛店军队；

（三）释放工会被捕职员；

（四）抚恤被害工人及其家属；

(五) 惩办郑州、长辛店肇事军警；

(六) 工会启封并送还抢去各种物件；

(七) 由政府命令废除治安警察条例；

群情愤激，誓为自由战死！尚祈诸公一致主张，同伸义愤为祷！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国铁路

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叩佳

(一) 勿杀穷弟兄！亲爱的军警弟兄！我们做工的是为人雇用的穷人，你们各位也是被雇的穷人，穷人对穷人，应该格外亲切；我们日后也许当兵士当巡警，你们日后也许当工人，我们弟兄们都是一家的弟兄，应该彼此互相怜爱，不应该彼此互相仇杀。现在长辛店的兵士听从上官命令，枪杀了许多工人，真真可惨可痛！穷人杀穷人，弟兄杀弟兄，同胞杀同胞，真真可惨可痛。各位的上官是何等富，小老婆该有多少，各位何等穷，月饷领不着，家小怎么样？日后各位对于上官教各位杀害穷弟兄的命令，是万万不可服从的。各位若服从这种惨无人道的命令，各位自己家中也有老小，各位若处于我们穷苦工人的地位，各位自己的老小是何等悲惨！

(二) 同胞们赶快起来打倒军阀呵。长辛店

作铁路苦工的同胞们，为保持人格，拥护民权，尊重临时约法所载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被军阀杀死十余人，枪伤数十人，还有数十人被军队围困，水米不入口已经两天了。又把工会的代表捆解保定，闻有全数枪毙的消息。同胞们呀！你们来看这惨无人道的军阀奴隶，反来剥夺主人翁的自由来了，这还了得吗？我们当主人翁的还能忍得吗？同胞们呀！快快起来驱逐这残暴的军阀呵！

（三）吃的，穿的，住的都是工人做成的，工人是我们的恩人。他们被压迫，被惨杀，我们应该起来援救，“不自由，毋宁死”。工人此次为争集会结社的自由，无异乎是替我们各界平民百姓争。我们应该起来援救。中国唯一的乱源，就是军阀，现在工人和军阀搏斗了，军阀打倒，中国才可太平。我们应该起来援救。同胞们！大家鼓起热血来，“推翻军阀”！

（四）众议院学生流血，长辛店工人流血，被打杀的学生还留在医院里面，被枪击工人又殁在棺材里了。同胞们！谁无父母？谁无兄弟妻子？如果“还不赶快起来自救，”怎样当得起这些军阀和军阀的走狗们的屠杀啊？他们既然用“这样

恶辣的手段对付学生和工人，”马上就可同样的对付商人和一般平民百姓，我们平民阶级还不起来自救吗？起来！“打倒军阀！”“拥护民权！”

（五）亲爱的同胞们呀！你们岂不知道前日（即二月七号）长辛店的惨剧吗？这次京汉路的工人罢工，是为人格起见，为自由起见，尤其是为保存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上载的允许人民自由集会结社的条文起见。唉！竟被万恶的军阀，仗着武器，横加干涉，破坏约法，更于前日做出无法无天的恶毒手段了，趁着工人团聚的时候，乱放枪弹，打得工人们四处奔逃。死者有七八个，受伤者不计其数。工会门前的大流血，真要令人痛哭。亲爱的同胞们呀！你们赶早惊醒啊！要知道我们是中华民国的主人翁，反被军阀政客的虐待，任其蹂躏，任其残杀，唉！这种越权横暴的军阀政客，我们应该起来同他们死战，抱着打倒军阀，澄清政治的决心，虽牺牲生命，亦不顾惜，这才是我们真正主人翁的表现啊！同胞们快起呀！快起呀！

（六）诸位！军阀专政，祸害中国，到现在已达到极点了！约法赋予人民的一切自由，也都为他们所侵犯。日前京汉铁路工人为谋改良生活，联络感情，组织一个全路工会，这是工人知识进步的

表现，应该是人人赞成的。不料本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会的时候，竟被吴佩孚电令靳云鹗以武力解散，工人们赤手空拳，无法抵抗，而又忍不可忍，于是不得不全路罢工，而长辛店京汉工人，因不依京汉局长赵继贤上工限期，于昨早八时又遭驻扎该处之第十四旅及京畿游击队军士开枪轰击。当场击毙者七八人，重伤者四十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并擒去工人俱乐部干事十余人，解送保定，生死未卜。诸位想想！结社集会自由，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此次工人在郑州开会，竟被军阀以武力解散，而长辛店的罢工工人，又遭其惨杀，这样底蹂躏民权，惨无人道，不仅是京汉铁路工人自身的问题，凡是中华的国民，都应该奋起，作大规模的运动！

京汉铁路长辛店分工会

附 白

三月二十二日，北京各团体联合会假国立高等师范风雨操场开了一个大规模的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到者五千余人，悲歌慷慨，哄动全城，惜为篇幅所限，未能尽纪。

第七章 献媚军阀的北 政府及奸商

当军阀演此惨剧，一般人民莫不怒发冲冠之际，事实的北政府（即违法的政府），平日标榜约法，倡言和平统一，至此乃一任军阀的跋扈，不惟毫无正义的主张，反借此机会，希图献媚军阀，苟全禄位，所以就有种种压迫工人及与工人表同情的学生市民的荒谬行动。他们的办法对于京汉路工人，则采严酷的对待，发布临时取缔章程二十几条，凡工人同盟罢工，不服军队命令者，即以煽乱行为论罪，随时并得逮捕枪毙，于是路局方面，更敢大胆横行，毫无忌惮，甚至修怨寻仇，睚眦必报，白昼杀人，无人过问。此外更命令全国交通机关，断绝传递关于工人的消息。京中某报因据实登载此项消息，几遭封闭。又恐本京工人有所援应，因饬令军警（薛之珩等）从严取缔，其办法如下：

“（一）人民本有集会结社之自由，但有妨

碍政府及地方治安者，当然解散；（二）散布传单，须呈警庭盖章许可，否则没收之；（三）近来铁路工人罢工后，潜行来京鼓动风潮者，据查有三百余人，倘寄居人力车厂及各项工人处，最易施行煽惑，宜极力取缔；（四）停止工人的出版物发刊；（五）通告各学生寄宿所，不准代学生印刷传单，否则罚办；（六）由各区通知各岗警，各应注意本段职务，如有火警等事变，自有消防队等救护，不得擅离岗位；（七）如有散布鼓动风潮传单，或张悬旗帜，当立即没收实行逮捕。”

由此看来，他们所想助桀为虐讨好军阀的方法，可谓极其周到了。但是同时他们也知道，表同情于工人的实在不少，尤其有许多进步的学生，对于劳动运动很是尽力的。这班学生在他们眼中便是所谓“过激党”所谓“马克思派”，更是他们的心腹大患。他们本“擒贼擒王”的意思，所以决定对于这些青年加以重创。他们第一步的办法，就是先发表一道命令，以后军警方面就可竭力摧残有所张本了。果然二月九日黎元洪发了一道乱命，其词如下：

“近来士习嚣张，风化凌替，少数教职员及

在学生徒等，聚众干政，倡言脱离政府，解散国会。甚至飞腾异论，不审国情。借口研究学说，组织秘密团体，希图扰乱公安。种种越轨行为，危及教育前途及社会秩序至深且巨。国家兴学，重在育才，岂能任令少数党徒，肆其蛊惑。使我青年士子，荒废最好之求学时间，盲从妄动，误入歧途，近则破一时之纪纲，远则酿将来之变乱。本大总统维持教育，爱护青年（！），断难坐视，应即责成内务教育两部及京外地方长官依法严加取缔，不得稍涉宽纵。至国立各校，尤应随时纠正，以端趋向。倘仍发生上项情事，该办学人员，责有攸归，定当从严澈究，此令。”

这个命令里面所称“研究学说”，所称“组织秘密团体”，自然是指从事劳动运动的团体了。所谓“飞腾异论”，自然是指马克思派的学说了。最后所说“严加取缔不得稍涉宽纵”，便是给杀人行抢的军警一套护身符。

此命令一出，接着就有军警抄查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的事。因该会发起后，竭力为工人筹经济的援助，并且又是公开的团体，故首当其冲。九日下午三时，中一区巡警即往拘捕该会职员，幸该会职员，事先走避，未及于难。然会中一切

什物，被劫殆尽，该会亦遂因此不能进行。此时正当群猪向北政府调停工潮声浪最高的时候，然所演者竟为使工人援尽粮绝之事，黎元洪奸猾至此，也就在北京劳动群众中留下了一个不灭的印象。

后援会被封后，黎氏复召集军警授以四项办法：（一）预防工人与学生联合；（二）禁止散布未备案之印刷品；（三）各区戒严；（四）严查行旅。一面下令搜捕从事劳动运动有名之十一人，并于车站密布暗探，妨其逃逸。于是年来最活动的北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遂在此严密搜捕之下，失其公开活动的势力。他们的活动便天天在军警包围之下了。据实说来，此赤手空拳的青年，纵一时为黎氏高压，失去他们公开活动的机会，然偷生于武人鼻息下面的黎元洪，究竟不能与这班青年的前途无限的活动同其寿命，这是无论谁人，都能断定的，只有利禄薰心的黎氏不知道罢了。

黎元洪见武人确能战胜各地徒手的工人，他在北京所施的压力，也有些效力，顾盼自雄，其得意自不可名状。然犹以为未曾表示颂扬武人屠戮工人之意见，自觉还未对军阀尽十分的孝顺，

于是二十二日复发长令一道。替惨杀工人的军阀大保其镖，其大意云：

“迺者京汉铁路工人偶因集会细故，率尔罢工，竟与军警冲突，致有死伤，罢工为刑律所不容，何得遽以罢工为要挟，置身咎戾，所有此次肇事情由，著由内务交通两部会同查明，呈候核办，并著主管部妥拟工会法案，咨送国会议决，克期公布，俾资遵守。”

明明是军阀破坏约法，工人为保障共和国民应享的自由而抗争，他反说成是“细故”；明明是军阀任意惨杀工人，他反说是工人“竟与军警冲突。”照此命令，不但将军阀一场残杀的罪恶替他轻轻遮掩了过去，且将保障“约法”的工人说成了罪戾，且要制造出新的桎梏，让军阀去做更大的残杀，这样助桀为虐的心事，可算是无微不至了。最可怪者，他同日又发布一尊重约法的命令，他要国民遵守约法，不要摇动他的总统（其实就谈约法也并无此种论理，不过是他的妄想）。自己却违了约法还不够，还要颂扬违反约法的武人。所以这种行为，在理论上说他是发疯，在人格上说他是无耻。以这样无耻发疯的人，盗窃中华民国的总统，我们的国家，早就该亡了！

与北庭沆瀣一气同恶相济的便是北京的总商会。（严格说来该会所代表的自然不是多数真正的商人，不过是腐败官僚的化身）。他们为逢迎官宪起见，竟率先发表一攻击工人的很荒谬的齐电。（报载郑州、长辛店亦曾有商界列名通电反对工人，但事后调查，都是军阀捏造的）。本来全国各商会对于这次军阀的暴行，不肯仗义执言，还不免有凉血之诮，今北京商会竟犯天下的大不讳，首先为军阀张目，是其罪恶又远驾消极为恶者之上，所以此处将他们的通电载出，第一，使全国国民知道有此献媚军阀自绝于众的奸商；第二，使北京商民看了，知道他们拥戴这样的商会实在是奇耻大辱，应亟图洗涤才是，附北京总商会齐电：

“各报馆均鉴，前次京汉路因有小冲突致起风潮，本总会当以事关全局，未忍坐视，曾有劝告通电一则，其文曰：比年以来，民生困苦，百业萧条，市井惊心，闾阎蹙额，所以致此者无一不由于误会。一倡百和，莫知其非，询厥由来，莫明所自，而一经鼓动，遂相率盲从，迨祸患酿成，悔亦无及，孰知为人所利用，宁出于自动之本道乎。现年关在即，百般货物往来营运，迥异

平时，而关于市面金融之周转，百货之流通，莫不待此数日铁路之运行，以为生活之命脉。今者京汉铁路以罢工而停车，路线所趋，三省商业陡生障碍，而关于联运各省，亦皆受影响，为害岂有涯矣？从来铁路事业，一有纠葛发生，在局中者均能竭力维持，相安无事。从来未有以铁路为业之人，自阻交通害及自身之举者。此次罢工缘起、或谓由于郑州工人集会，军警阻止而起。今无论其缘因是否在此，第就开会一事而言，颇有商榷之余地。乃因一时误会，迅行停车，不但百业蒙害，而铁路自身先受大害矣。本会为工商业荟萃之机关，断不忍我正当工人，因受人欺蒙，而罹此大害。夫铁路者我工人所托命之业也，何可抛弃本业，为此出位之思。今日之事，纵不为铁路计，独不为自身计乎，更不为沿路线上商贾诸同胞计乎。今为我工人竭诚相告，郑州之事，应就当日真情另行提出研究办法，公道自在人心，无难解决。对于自身托命之铁路，亟当先行复业。以免运输停顿，害及大多数之同胞。今特本和平调剂之主旨，保全大局之忠言，务望我工人静气平心，纳此敦劝。不但京师一隅商务受其益，从此铁路不再演阻害运输之举，其裨益中国

全局者实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幸望我亲爱
之工业同胞，谅解斯言。

京师总商会齐印

④

第八章 全国一致不平鸣

二七事变发生，实予冷酷的痹麻的旧社会以极大的兴奋，不平之鸣，全国四起，今将各团体对此事许多的文电择其重要的刊布一二，读此，便知千夫所指无病而死的罪恶军阀去灭亡之期不远了！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

工人们，农人们，全国被军阀和外力压迫的同胞们！二月七日长辛店和汉口的大惨杀，你们已经耳闻目见或身历其境了，这场野蛮残酷的大惨杀，就是前此倡言‘保护劳工’的军阀吴佩孚发纵指使的！这个虚伪险诈的武力魔王，“保护劳工”的假面具戴不到几个月，现在已在全国工人之前，毕露其鲜血淋漓逞凶惨杀的真面目了！

中国共产党早已告知全国劳工阶级：惟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工的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此外一切标榜保护劳工的党派和势力，都不

过是为他们自身的利益或他们阶级的利益而施行的一种政策；但在劳工阶级的势力还未组织成熟及未建设劳工阶级的国家以前，共产党为保护劳工目前利益及完成其组织力战斗力起见，在一定限度内，并不反对那些开明一点进步一点的党派和势力采用这种假仁假义的“保护劳工”政策；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用意，虽然明知他们采用这种政策的虚伪，但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共产党是要毅然决然领导劳工阶级乘此努力成就本阶级的组织，准备并训练本阶级的战斗力；有时并须帮助这样一支较开明较进步的势力，——以劳工阶级利益为前提，打倒其他较黑暗较反动的势力，渐进而推翻一切旧势力，与新兴的敌对阶级争斗而达到劳工阶级革命专政的目的。在这个原则之下，所以中国共产党前此无须公然戳穿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只望京汉各铁路工人极力进行工会的组织，一步一步成就劳工阶级的势力与使命。

可是京汉路总工会要告成立了，这个戴着“保护劳工”假面具的军阀——吴佩孚便害怕起来了！怕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中国现在除了他们军阀的军队势力外，还没有比他们更集中更强大的组

织力存在；京汉路总工会的出现，就是保障中国人民利益真正势力的出现，这当然要触犯了军阀的畏忌心。所以这个冒称“保护劳工”的军阀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坏约法赋与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便不惜血肉横飞惨杀赤手空拳以争自由的劳动者。

全国争自由的人民呀！这次汉口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工人的意义，乃是军阀惨杀争自由人民的先锋军的意义；这个惨杀凶手吴佩孚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乃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不自由毋宁死”，现在我们三十九个烈士已经惨死了，军阀们从此更将肆无忌惮的向我们不自由的人民进攻了！全国不自由的人民呀！你们应一律准备和争自由的先锋队——工人阶级一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呀！

劳动组合书记部敬告国民

争自由 反抗军阀

争民权 反抗惨杀

中国大小军阀们，为了互争地盘，年年兵连祸结，因此冤枉打死的兵士平民，简直计算不清。全国的金钱都吸收在军阀们荷包里去了，他们还命令一班不觉悟的兵士天天拿枪替他们向国民要钱，他们又还天天跑向外国借款卖国，以供

给他们挥霍，买军械，养土匪兵，打仗，杀老百姓，非弄到国家财政破产以至亡国而后已。

国家的财政被军阀们搜刮了，国家的自主与尊严被军阀们损坏极了，商界因为他们的战乱生意买卖不能做了，学界因为他们不发给教育费，教职员都纷纷辞职，学生不能求学了，现在他们又来残杀工人了。

京汉铁路工人大惨杀案，想国民都已知道。工人们天天替社会做劳苦的工，他们为改良生活起见，要求组织工人的团体，无论在国法在人情，都不能不认为是正当的要求。工人所要求的，学界商界都有先例，学界能有教育会、学生会，商界能有商会，何以工人不能有工会呢？京汉铁路各站工人代表，於二月一日，在郑州开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洛阳军阀用兵力禁止他们开会，並派兵包围工人代表的寓所，监视行动。吴佩孚口说赞成民主共和，口口声声说他的兵只做保卫国家保卫人民之用，並且曾发表保护劳工的主张。就这回的事实看来，是保护劳工，保卫人民吗？是民主共和的气象吗？军阀们骗人的话本来是不可信的，现在吴佩孚的食言，又加上一层确实的证明了。吴佩孚天天在那里“做北洋正统武力统

一”的迷梦，他对于民众的醒觉与联合非常惧怕。他知道民众果然醒觉而且联合起来，便不容中国再有第二袁世凯，第二段祺瑞出现了。

吴大军阀既然派兵制止开会，没有武装的工人，为力争宪法上集会结社之自由权利计，只有出於罢工之一途；吴大军阀在郑州的蛮行还未了结，曹大军阀又在长辛店施行更大的惨杀。

不但工会被封，工会职员十一人被捕，而被杀伤的工人老百姓多至数十名，中国的军阀只会残杀同胞呵！

长辛店工人之流血，把工人阶级争自由、争民权的神圣决心更明白表示出来了。各界同胞如不愿再受军阀的压迫，都应当即时起来援助以热血争自由民权的工人。工人们能以热血争自己的自由，他们一定也能以热血争全国人民之自由，从事反抗军阀政治、反抗外国侵略之战争，他们是我们的先锋呵！

商界、工界、学界同胞，都应当起来向政府提出抗议，都应当组织援助罢工工人和被杀者的机关。我们知道各业工人一定要起来罢工援助，不到工人争得完全自由的保障，是不肯罢休的。我们希望全国学生青年，鼓起“五四”以上的热

诚，援助工人。

京汉罢工，乃是工人为自由，为工人人格的争斗，也就是向军阀，专制魔王，残杀者一切黑暗势力的争斗，这才是为全国人民夺自由、争民权的急先锋。各界同胞应以援助此急先锋为自己的责任

打倒军阀！

工会万岁！

自由的中华民国万岁！

为京汉流血事宣言

现在世界上稍有文化的国家，对于人民在宪法上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是没有违法禁止的了，工人组织工会和商人组织商会，学界组织学会都有同等的权利了。就是无论如何规模大的罢工，若是没有暴动，政府只有设法调和，也没有用武力强迫上工的道理，更没有当做土匪来枪杀的道理；因为近代工人是自由被雇而来，若不愿做工，当然可以自由解雇而去，决不象古代卖身的奴隶没有逃走自由。不必说欧美各国，就在中国，请看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对于工人集会结社罢工，从来不曾干涉过，而对于压迫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的治安警察条例和压迫工人的罢工刑律，都曾下令取消了，独有北洋派统治的北京政

府及北洋军队驻防的地方，对于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始终用武力压制，他们的心中眼中，简直不许有法律和民权存在，北洋军阀真是人民的公敌呵！

此次京汉路工人在郑州开全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准备了许多典礼，招请了许多来宾，是公开的和平的丝毫不违犯法律的集会，吴佩孚居然大派军警禁止解散、并捣毁会所软禁代表，监视出入，这是何等横暴不法的举动。

开会之前，曹锟的走狗京汉局长赵继贤，吴佩孚的爪牙京汉南段处长冯沅都明许工人赴会，未曾加以阻止，临时吴佩孚面见工人代表，也不曾绝对不许开会，并优待代表，到开会之时，吴佩孚却唆使黄殿辰等以武力迫胁侮辱工人，无所不至，这是何等狡诈阴险的行为。

坦率无城府的工人，受不了这种官僚的阴谋诡计迫胁侮辱，相率罢工以要求集会结社之自由，这是何等光明正大！而且这次罢工，为工会的生死存亡，为全体工友的自由，罢工是极应该的，也是极有价值的。不料兽性的北洋军阀们相约于二月七日，对于京汉全路工人大加杀戮，北自长辛店，南至汉口，延京汉路杀了长二千余里的

一条血线。杀死的人不许收尸，打伤的人不许就医，深夜逮捕的人不许着衣履，割下工人血淋淋的头，挂在火车上沿途威吓别的工人，放火焚烧工人家属的住屋，禁止商店卖米菜给工人，纵令兵士强奸工人的妻女，似此惨无人道，简直是军阀以上的罪恶，生番的行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尚有这样野蛮残忍的现象，映在外人眼中，不但是军阀们的耻辱，乃是中国全民族的耻辱。

工会的顾问律师施洋，前因吴佩孚惨杀湖北人，曾在上海演说攻击吴佩孚，这次吴佩孚也电令萧耀南，以煽动罢工的罪名将施洋杀了，这种假公济私的阴狠手段，简直视民命比草芥还不如。

吴佩孚本是一个翻云覆雨的小人，而且惯戴假面，欺弄国民。他口口声声“保护劳工”，一转眼便以武力禁止京汉工人开会，约同曹锟、萧耀南同时大杀工人，并请政府封闭全国工会，原来就是这样保护吗？他口口声声骂张作霖与安福部，我国并未曾见张作霖与安福部有过这样大惨杀的罪恶。他口口声声要统一，孟子说过“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种大惨杀的凶犯，若是统一了中国，中国人民谁保得住不做他的刀头鬼。他有心捧他的老师做总统，却不应该拿贫苦工人的生命

来向国民示威。

军阀官僚们口口声声说工人罢工破坏路政，其实国家的路政被军阀官僚们破坏到极点了，京汉北段简直是曹家的私产，京汉南段及陇海路简直是吴佩孚的账房，不但铁路收入不归国家，连养路费都被他们搜刮净尽，无款修理，再过几年便要成废路，他们恐怕工人有了势力干涉此事，这也是他们惨杀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

军阀官僚们口口声声说工人受了过激派的煽动，这个就算是事实，过激派煽动工人组织工会，煽动工人要求人民在宪法上集会结社的权利，是不是于工人有利益的事，是不是该犯枪毙的罪？军阀官僚又口口声声说工人受了学生的利用，但是只有军阀官僚杀过工人，学生并没有杀过工人。

萧耀南纵兵杀人、强奸、抢钱、放火，简直是土匪，反捏称所杀的工人是土匪不是工人；他们用枪弹横杀徒手的工人，反捏称工人施放手枪，我们正痛惜当时工人没有手枪！

可怜全国工人、农民拿出血汗钱养许多军队，这班军队不能抵御外侮，捍卫国家，不能讨灭土匪，保护人民，只为军阀们用来伤害人民，而且惨杀做社会上重要工作的铁路工人，这班军阀真

是人民的公敌呵。吴佩孚自夸他的军队专为保国卫民而用，现在只会用做惨杀工人，身拥大兵不能为国杀敌，而对于手无寸铁的工人却杀个落花流水，真是罪该万死！

军阀官僚们用武力屈服了工人，必然还放心不下，现在正用些甜言密语或小恩小惠来欺骗工人，来笼络工人做他们忠心的死奴隶；其实这种方法是无用的，什么人的话工人都肯听，惟有军阀官僚的话工人是永远不相信的。因军阀官僚的所行所为工人向来是知道的，况且现在又蹂躏了我们的工会，杀害了江岸委员林祥谦，枪毙了许多工友。亲爱的工友们所流的热血，非到军阀消灭是不会干的，亲爱的工友们的尸骨天天在地下呼唤我们复仇，亲爱的工友们血淋淋的人头天天悬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永远不忘的；亲爱的工友们生前做工的地方，一草一木都令我们触目伤心。“有仇不报枉为人”，我们相信所有未死的工友们，除极少数毫无心肝的败类外，没有肯吃仇人果子的，我们相信所有全国中未死的工友们，必能团结的较从前更加坚固，大家准备着一齐向万恶的军阀们作战！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宣言 十二年三月七日

海参威工团总会通电

中国共产党转京汉铁路工人：海参威工团总会敬致其热忱于中国勇于奋斗的铁路工人，并表同情于被杀同志之家族，特郑重宣告中国军阀之罪恶，——彼等竟任意屠杀我工人，——屠杀中华民族利益之真正保障者！

上海学生总会通电

汉口江岸京汉铁路总工会并转工界同胞均鉴：诸君因与万恶武人力争集会结社之自由权，致被残杀死者三百余人之多，此频年未有之浩劫也。消息传来，各界同愤。吾侪学生，迭受不良政治之影响，挺身奋斗，备遭毒殴，已非一次，闻兹噩耗，欲哭无泪。各地代表，将陆续到沪，对于混乱正局，必讨论一根本解决之办法，一俟团结坚固，当与诸君携手合作。回忆黄花岗之役，罹祸者七十余人耳，义气磅礴，满清遂倒。今之多行不义者，凭借不逮满清，而工界同胞牺牲，则较黄花岗诸烈士为尤烈，其自毙之日，必不远矣。尚望诸君保存原有之精神，在此短期中，迫于暴力，暂行忍辱开车，亦属无可如何。特此奉慰，诸维亮察。

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嘯

北京梨宋卿、张敬与两先生鉴：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权，乃约法所规定，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最近京汉路总工会，因开会忽被取缔，迫而罢工，旋遭屠戮，沿途死者逾三百人，伤心惨目，孰过于斯！直接杀工人者军警也，间接杀工人者吴佩孚也；公等既自命居政府之地位，应负管辖吴佩孚及军警之责任，乃事前不能加以制止，事后不能加以惩办，抚衷自问，果何颜以对国人？勿谓推刀之惨公等不见也！众矢所集，千夫所指，非公等而谁？强盗劫人，罪归头目。若只窃地位，不负责任，天下无此便宜之事：其猛省勿狡赖！

又致汉口工人电云：人民集社自由权之被蹂躏也久矣！诸君为此而奋斗，遂蒙惨祸，死者达三百人，凡有血气，莫不发指。吴佩孚早视京汉路为其私产，提款扣车，横行无忌，复嗾使其部属残杀工界同胞，号称政府当局者，竟等聋瞶，宁非咄咄怪事！诸君在压力之下，单独牺牲，势难坚持，尚望团结固有精神，共图最后胜利，必归群众。谨摅积愤，借表同情。现状如何？并盼见示。

上海学生联合会议

北京各团体联合会通电

全国各省区、各公团、各报馆转各界公鉴：比者京汉、津浦等路工人，被迫罢工，致遭捕戮，伤亡囚系，有识同悲，凡民有丧，无容默尔，敢摭管见，告我邦人：交通号称国脉，路工实缩枢机，作息有常，工资有限，量功食报，所受已微，家有菘仆，尚或优礼，矧兹路工，勤又倍焉，纵使稍事祈求，理宜从容应付，至乎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劳工神圣，世所公认。苟其不违刑宪，容当履其需求；即令事逾恒规，告言乏术，国法所寄，责有专司，无劳越彼秋曹，陈兹师旅。夫以数千之卒，围数百之民，以成列之师，当乌合之众，以斧钺之威，临赤拳之势，以云止乱，则足资震慑，以云罗捕，则足供俘囚，安用横张挾伐，肆其杀戮。假令邻邦不睦，侵我边圉，赫然斯怒，何以加焉。方今共产之说，风靡世界，水湿火燥，无感不仇。比年邦家不造，祸变频仍，编户之氓，久深濡溺，健儿挺身闾里，数百为群，越货杀人，浸为流寇，独此路工，夙夜匪懈，不辞劳瘁，黽勉从公，国之善民，邦之良士，既已劳其筋骨，复欲饿其体肤，民不乐生，挺险斯在，国难当前，谁执其咎？窃有惧焉：远征暴秦，近征强俄，民不可侮，乱不

可极，载舟覆舟，所宜深惧，敢谋老成，奠我邦基。

北京各团体联合会

全国各界联合会通电

各省区、各侨埠、蒙古、青海、西藏各团体、各报馆、并转各界均鉴：武人为祸，于兹数年，由毁法而弄法，由干政而乱政，桀骜骄横，莫可言状，吾侪人民之自由权，蹂躏无遗。最近北京学生，备遭毒殴，京汉路工人，又遭惨杀。而嗾使卫警殴学生者即曹锟颐指之吴景濂，嗾使军警杀工人者即吴佩孚直辖之部属。查学生受伤者三百余人，受重伤入医院者五十余人，伤脑及内脏者二十余人，而学生共弃之彭允彝，则不特经为参众两院加以同意，而且经黎元洪迭次慰留。血肉淋漓，彼辈若不见也，呻吟枕席，彼辈盖不闻也。至于工人开会，为靳云鹗压制驱散，而罢工拘禁刺伤，不计其数，仅以死者言之，江岸站三十余人，信阳站四十余人，长辛店站十余人，民命轻于蝼蚁，积屍充于轨旁，噩耗传播，凡有血气，孰不为之寒心酸鼻。惟欲挽兹浩劫，非徒消极之悲悯所能济事，必须积极之奋斗始克有成。务希国人一致推翻曹吴傀儡之机关，屏逐曹吴豢养之政客，打破曹吴卵翼之势力，徐图建

设，然后可以安居乐业；若抱隔岸观火之心理，以为于己无关，则恶焰日炽，罹巨殃者不惟学生工人已也。临电发竖，统惟垂察。

全国各界联合会（十日）

郑州京汉路总工会并转工界同胞均鉴：顷闻吴佩孚嗾使靳云鹗禁止贵会开会，不胜愤慨。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载在约法，武人动辄挟其兵力，以蹂躏人民自由，已非一朝一夕。方冀国人共为后援，遏此凶横，乃消息传来，吴氏更嗾使萧耀南强迫开车，枪杀工人三十余名，草菅人命，群情发指。查吴氏暴戾成性，前年决堤殃民，身葬鱼腹者不计其数，国人弱于制裁，彼益视兵力为万能，勒提京汉路之收入，占据京汉路之车辆，以致外人屡起责言，交通时形阻梗。至于曹锟冢中枯骨耳，攘夺权利，则与吴氏同床异梦，压制工人，则与吴氏不谋而合。此种丑类不除，岂特为民治之障碍，抑且为共管之导线。现在学商两界，均各具决心，与武人宣战，务希工界同胞认明主犯，继续奋斗，同心戮力，澄清之期，当不远也。

全国各界联合会

汉口武汉各界联合会鉴：前闻施君伯高被捕，

即多方设法营救，乃吴佩孚嗾使萧耀南捏词加害，同人心长力短，徒呼负负。施君前任本会第一届评议部长，热忱毅力，夙所共佩，得兹噩耗，愤慨填膺！专此奉悼。并希转唁施君家属为荷。

全国各界联合会漾

各地各界联合会鉴：此次吴佩孚嗾使其部属，对于京汉路工大肆淫威，死者近三百人，施君伯高，以律师资格，充工会法律顾问，亦罹惨劫。按本会于民国八年成立，是时施君奔走呼号，卓著勤劳。旋任第一届评议部长，多所擘画，及返武汉，兼戮力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奋斗精神，久而弥强，卒以援助工人就义，闻耗之余，不胜悲愤。诸君笃念公谊私交，谅必同深悼感，吾侪后死，应如何以瞑施君之目，此不可不从速图维也。

全国各界联合会漾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宣言

万急。全国各工团、教育会、商会、农会、学生联合会、北京晨报、京报、上海民国日报、时事新报、汉口真报转各报馆并转各界同胞钧鉴：国政纷扰，军阀横行，政治出于私斗，小民变为鱼肉，哀我工界，创痛尤深，既受国际帝国主义之侵袭，复蒙国内军阀阶级之荼毒，宛转待

崑，莫知所届。差幸比年以来，同人自身之觉悟，及热心社会人士之提携，各路工友，先后奋发，万众一心，组织团体，以与彼辈周旋。方期军阀悔祸，奸人敛迹，我辈最低度之自由，得以幸存，全国铁路总工会转瞬观成，詎本月一日，竟有郑州京汉总工会被压迫之事。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工人亦人民也，而且占全民中最大多数之人民也，其应享受此种自由，实乃天经地义。军阀怙势仗威，胆敢出此蹂躏民权之举，国法何在？人道何在？今京汉、道清两路工友相率罢工，京奉、津浦亦将继起，将来局势，靡知所届！窃念军阀拥兵纵乱，毁法残民，身受其残酷荼毒者，不仅劳苦之工人，其他各界，皆有同然，军阀存在一日，即人民被摧残一日。尚望全体同胞，同申义愤，崛起援应，摧灭强敌，还我自由，在此一举。唯我同胞实利图之。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通电

万急。全国各工团、各报馆均鉴：京汉铁路工友因该路局长赵继贤等，运动军阀，以暴力侵犯其集会结社自由权，乃罢工抵抗，原属至当，谁知赵贼竟于昨晚率同曹锟军队，拘捕长辛店工会重要分子十一人，押送保定，今午且因强迫工人

上工，而枪毙工友及居民十数人，受伤者无算，工会亦被封闭，存款尽为劫去。辛店工友今遭军阀如此摧残，我工界同胞，应即起搏斗，不打倒军阀，工人则不能生存呵。

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叩阳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援助电

京汉铁路总工会并转道清、京汉两路全体工友均鉴：中国现在是军阀政治，所以人民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种种的自由权利，都被他们剥夺无余，这是何等痛心的事，何等可恨的事！贵会开正式成立大会，横被军阀派兵压迫，以致开会不成，激起罢工，同人等闻讯之下，一方面深愤军阀之横暴无道，一方面佩服诸位奋斗精神。乃召集紧急会议，一致议决实力援助，除通电全国要求各界援助，并派代表前来慰问外，拟迅邀在京有力团体组织罢工后援会，募捐援应，本大同盟以争夺民权为职志，早为全国所共知，所以只要是关于民权事件，决心起而奋斗，何况最大多数的劳苦同胞的民权，更为在所必争，深愿与诸位休戚一体以抵强暴而还自由，望奋斗到底，毋稍妥协。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叩鱼

北京民权运动大同盟通电

各报馆转各工团及全国同胞公鉴：争集会结社自由权而罢工之长辛店工友，竟遭军阀曹锟等横暴摧残，捕押工会代表十一人赴保定，枪杀工友及居民十余名，伤者无数，并占据工会，抢劫金钱，似此野蛮行动，凡有血气，谁能不痛恨。吾同胞须知军阀今日可施于辛店工友者，来日亦可施诸他处工友及全国平民，军阀不能与民权并存，于此益见，望全国同胞共起，以救为争自由而遭惨杀之辛店工友，推倒蹂躏民权之军阀，不胜盼祷待命之至。

民权运动大同盟叩阳

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工通电

（衔略）京汉铁路为总工会开成立大会，被武力强迫解散而同盟罢工，复遭万恶不赦之军阀曹锟、吴佩孚、萧耀南、张福来等，以大队兵士强迫工人上工，致杀死工人三百余人，者伤无数，同时枪毙工界首领施洋、吴汝明、林祥谦并封闭京汉路各工会及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该数工会成立有年，成绩昭著，总工会成立大会自属合法行为，乃工人应有之权利，曹吴等居然用武力解散，已属破

坏约法，蹂躏人权，如斯不足，复唆使军队，横加惨杀，强迫上工，似此拥兵作威，草菅人命，诚万世之罪人，人类之公敌也。我等同为工界中人，与京汉路工友有骨肉相联之关系，对此万恶军阀之无理摧残，怒发所指，万众皆然，应此广大群众之要求：“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乃告成立，自此当率潇湘数万劳动群众，以与违法惨杀京汉路工友之军阀周旋，誓必复此万世之仇仇，肃清此人类之公敌。爰特通电前来，望即同申共愤，鸣鼓而攻；不然，军阀为恶，日益嚣张，恐我四万万同胞同为焦类矣。临电神驰，不胜盼祷！

湖南工团援助京汉铁路委员会叩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援助京汉路工友第二次
通电

全国各报馆、各工团、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们鉴：自万恶军阀吴佩孚、萧耀南、曹錕等势武淫威，解散京汉路各工会，同时指挥长辛店、郑州、江岸各站兵警惨杀工人三百余人并枪毙工界首领吴汝明、施洋、腰斩京汉工会会长林祥谦，封闭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之事横来，凡在同胞睹此违叛约法——集会结社自由——的民贼，莫不怒发直竖，恨不立食其肉而寝其皮，本联合会为此，除指挥全

湘各工团援助京汉路工友，打倒军阀各项进行：拨发第一次通电，唤起各界同情：发起组织“湖南全省工团援助京汉路委员会”予以种种实力救济，直电痛斥吴佩孚、萧耀南二贼魁外，再为此第二次通电，务望全国各团体尊重约法，伸张民权，打倒军阀，肃清中国计，众志成城，精神贯彻，必须达到民权集会结社自由，恢复被封各工会，惩办肇祸军警，重恤京汉路伤亡各工友为快！临电不胜盼切！

北大学生援助电

京汉铁路工会并转全路工友均鉴：概自军阀得势以来，拥兵纵乱，海内骚然、罄国库之收入，不足以养兵，遍中国之版图，几无一宁宇，公私破产，百业凋零，国人身受痛苦，已达极点。乃彼等犹复怙恶不悛，暴戾益横，垄断内阁，收买国会，逼走敝校校长蔡元培，及高师、女高师、医专、工专、美专各校校长，以遂破坏教育之野心，至今未决。不意又向我亲爱之劳动同胞进攻，胆敢压迫开会，闻之痛心，思之发指。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军阀毁法残民，詎非罪大恶极，望诸君为自由奋斗到底，敝校敬谨以从。

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叩鱼

潮州工界联合会通电

孙大总统钧鉴：人民有集会之权利，乃约法所许，此次京汉路工人，依据约法，组织工会，乃工人分内所当有之事，不意北方军阀首领吴佩孚、萧耀南竟目工人为土匪，始则禁止开会，继则派兵弹压，终则残杀劳工，此等违背约法，蹂躏民权，摧残劳工，惨无人道之举动，诚为今日中国军阀之特色，此而可忍，国将何国？我公手造共和，国人共仰，历次不忍军阀横行。慨然拥护约法，保障民权，有始有终，尤为可敬，万望我公本始终如一之志，与军阀奋斗到底，本会愿率潮州工界同胞以从，毋使我国劳工运动一线生机，惨遭横暴之摧残也。劳工前途幸甚！民国前途幸甚！

各地工会及学生联合会鉴：此次军阀吴佩孚、萧耀南嗾使如虎似狼之军警摧残京汉路工会，屠杀劳工同胞，凡属稍有血性，闻之莫不发指。查工人集会，乃约法所许，彼辈身为民国军人，竟目无法纪若此，我侪国民恐将来不知死所矣。万望贵工会、贵学生联合会速起援应京汉路工人，誓死与军阀奋斗，本会愿竭努力以从其后，毋使劳工运动前途一线生机，横受武力之摧残也。劳工

幸甚！中国幸甚！

京汉路工人同胞鉴：听说军阀压迫你们，禁止你们开会，并杀戮你们兄弟；军阀横行，惨无人理，殊为可恨。你们为自由奋斗，为人格牺牲，我们甚为钦佩。望坚持到底，誓死抵抗，我们愿随全国各界之后，以为你们后盾，勿使军阀势焰再张呵！

潮州工界联合会暨四支会二十八工团同叩
上海各工团援助京汉工人通电

湖北全省工界联合会转京汉铁路总工会列位工友均鉴：军阀惨杀工人，封闭工会，妄捕无辜，上海各工团，异常悲愤，誓为列位工友经济实力之后盾，望奋斗前进，一息尚存，勿为屈伏。

中国工会上海总部、中国劳工同盟会、中国海员工业联合会总工会上海部、中华电气工界联合会、上海工商友谊会、粤侨工界联合会、广东旅沪金口首饰工会、湖南劳工会上海办事处、上海印刷工会、驻沪参战华工会、南洋烟草职工同志会、中华劳工联合会、上海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船务栈业公会、上海机器工会、中华印刷工界联合会、机器缝纫工会、沪江绸缎染业工会、均安水手公会、栈业公义会、上海水果地货友谊

会、华洋轮船工会、上海森盈总社、中国机器总会上海支部、上海履书工会、上海女子工书进德会、上海职工俱乐部、上海机器缝纫联合会、日华纱厂、上海钱业友谊会、上海同志友谊会、浦东印刷烟草工人俱乐部、上海均安水手工会、国民女子工艺学校、安徽旅沪劳工总会暨工友九十六万八千余人同叩佳

全国工人工团自救会通电

参众两院钧鉴：此次郑州工人集会，吴佩孚、萧耀南等，无故干涉，更惨杀工人数十，军阀之淫威已极，人权之保障何存？劳工神圣，世有定评，民人立宪，亦有法律专章。今武人蛮横至此，全国工界，人人自危，诸公代表人民，应请据法力争，以伸国法，而维人道。

全国工人工团自救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二七”大惨杀宣言：

全国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这次吴佩孚、萧耀南、曹锟、靳云鹗等凶暴野蛮的军阀屠杀京汉路争自由的工人的空前大惨剧，想你们都已耳闻目见或身受了。那狡诈险恶的吴佩孚的“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也由他自己揭穿了。军阀与人民对抗的阵势也更加鲜明

了。打倒军阀的要求和奋斗也一天紧迫一天了。

这一次的大惨杀，不仅是军阀惨杀罢工的工人，实在是军阀惨杀争自由的人民。在这反动的军阀政治之下，全国人民都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系于枷锁镣铐之内，横受军阀的压迫和摧残，绝无自由可享。所以，目下自由是我们全国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必需品，军阀是我们全国被压迫人民的共同大仇人。军阀存在一日，人民的自由就被剥夺一日。自由与军阀不两立，也即是人民与军阀不两立。凡我全体被压迫的人民，若不甘永远屈服于万恶的军阀压迫之下做军阀的奴隶，就应该一齐奋起，为我们的共同必需品——自由，去打倒我们的共同大仇人——军阀！

军阀之所以能残存至于今日，一半固由于我们人民没有革命的觉悟和组织，一半却由于国际帝国主义的或明或暗地扶植。例如日本帮助袁世凯、段祺瑞、张作霖，英美帮助吴佩孚、曹錕、陈炯明都是很显著的证据。国际帝国主义深怕中国人民觉悟进步的势力发展将阻碍他们在中国肆无忌惮凶暴露骨的榨取，故极力用种种法子（金钱或枪械）扶植我国反动的军阀来压迫我国的人民，务使我国永为他们的消费市场和原料产地，以遂其

操纵我国经济政治实权的资本欲大野心。最近且明目张胆惨杀我们唐山、汉口等处为争生存而罢工的劳苦同胞，催迫萧耀南杀死我们的为劳苦群众利益而奋斗的共产党员施洋同志，其横暴狠毒压迫我劳苦人民，绝不下于我国万恶凶暴的军阀。所以我们一面须打倒本国军阀，同时还须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早已对国人宣言：要救现在纷乱已极受军阀和外力两重压迫的中国，只有团结全国被压迫的人民，协同全世界被压迫的民族和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之一法。现在实际的形势更加证明我们这种主张是目下全国被压迫的人民的唯一的出路了。吴佩孚、萧耀南、曹錕辈的惨杀京汉路争自由的先锋军，北京军阀政府和傀儡国会的毒打请愿学生和示威市民，帝国主义的惨杀唐山、汉口、上海各地为争生存而罢工的劳苦工人，等等悲惨横暴的事实，都不能各个单独解决，必须要有一个整个的、统一的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才能解决。

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祖师马克思曾经告诉我们一句金言：“团结即权力”。自从这

句金言出世以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都闻风响应，互相团结成了国际的结合以与国际资本家相斗争，最近且使全世界被压迫民族都觉悟了加入了这个战线，造成全世界最伟大、最强固的革命的势力。我们深切地知道：只有权力才能战胜权力，组织的权力是最伟大的权利。军阀们帝国主义有组织，我们无组织，故我们敌不过军阀和帝国主义。我们要战胜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必须遵守马克思这句金言，把先自己组织起来——再把一切被压迫的民众都组织在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共同的革命目标之下，一齐拚命地向军阀和帝国主义进攻。如此，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得着！

一切被压迫的民众，最勇敢、最觉悟、最有革命精神、最有战斗势力的分子，就是屡次为争生存、争自由而反抗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工人同胞。这次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全国被压迫人民所共同需要的自由而遭吴萧等凶暴军阀的大屠杀、大压迫，实际就是全国公敌军阀对于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最勇敢的先锋军的大屠杀、大压迫，也即是对于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大示威、大压迫。我们最勇敢的先锋军组织一日不能强固，我们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进攻也就一日不能得势。我

们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利害是与我们的先锋队——工人同胞的利害一致的。所以我们全体被压迫人民对于此次京汉路工人“二七”大惨剧，绝对不能如隔岸观火一般，须一律感同切肤，我们为争得我们所共同需要的自由，打倒我们共同的仇敌——军阀和帝国主义，须首先援助京汉路及各处被封工会的恢复并促进其组织的巩固。这是一切被压迫民众的共同的急切任务。

工人们，农人们，学生们及一切被压迫的人们！我们受军阀和帝国主义两重压迫已经足够了，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了！我们三十九个为争自由而惨死的同志已在血阵中招呼我们冲上去了！我们须一致团结起来，奋力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争，回我们的自由，以继诸先烈未竟的伟业呵！

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无产阶级团结万岁！！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宣言

全国同胞们，各业工友们！京汉铁路全体工友因军阀压迫解散他们的最高机关总工会而罢工

了，他们为争自由，争人格，争切身的利益，一致开上前线了。我们在他们的罢工宣言上听着了他们悲壮激昂的呼声了。

工友们，同胞呀，大家应该明白知道京汉工友这次的行动，不仅是他们一部分的事，实是我们全体工人的事，不仅是工人一方面的的事，实是我们全国被压迫同胞的事。

京汉路的工会是我们全国最先进最有力的工会，倘若他们的最高机关不能开成立会，甚至被解散不能存在，那我们后起的，力量薄弱的工会，还能成立，还能存在吗？压迫我们的人——军阀及其爪牙，既解散了最先进最有力的京汉总工会，他们还不来解散我们后起的，力量薄弱的工会吗？前次唐山开滦五矿三万多工友罢工，因军阀杨以德的武装警察队和美国兵士的压迫而失败，万恶的军阀们有了胆气了，他们以为我们工人是容易欺侮的；工人是没有力量反抗的。所以这一次他又敢来欺侮我们京汉的工友，解散京汉铁路总工会，倘若这次又被他们压迫下去了，让他们得了胜利，那他们的气焰还了得吗，那我们全国各工会能不被他们铲除干净吗，工友们！全国无产阶级呀！这是我们全体工人的生死关头，

我们务必要全体一致起来，誓死力争呀！

全国被压迫的同胞们！我们都是同样的受军阀的压迫，约法上所赋与我们人民的自由，都是被军阀和他们的走狗剥削完了，我们人民是丝毫的不能享受，我们受了这样的压迫和痛苦，我们还能忍受吗？万恶的军阀们，豢养无数的军队，耗费了我们人民无数的膏血金钱，不但不保护我们人民，反要连年不断的为私利而大战，牺牲了我们人民无限量的生命和财产，破坏了全国的秩序安宁，还要尽量的剥削我们人民在约法上所应得的自由。同胞们！军阀的罪恶，真是说不尽呵，我们不打倒军阀，我们是没有生路的。现在希望我们劳苦的同胞，一致向我们共同的仇人，军阀及其爪牙反抗呀，援助我们京汉路的劳苦同胞，既是为我们全国同胞争生存争自由，也是打倒我们共同的仇人，解除我们共同的压迫，求得我们共同的幸福呵。

全国同胞们，工友们，我们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全体议决用实力援助京汉路的工友，到紧急时，我们全体（湖北全省各工团）决定取一致行动，宣告总同盟罢工，必要达到完全目的才罢。

工友们，全国被压迫的同胞呀！生死关头，
时机紧迫，大家一致起来拚命的向军阀决斗呀！

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二月五号

全国海员总工会通电

参众两院、交通部均鉴：京汉路局长主使枪毙
路工，摧残工会，冤惨弥天，请即查办，以维工
业，而重人道。

中华全国海员总会叩真

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

上海、汉口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农会、
工会、学生联合会、各法团、各学校、各报馆转全国
同胞均鉴：年来军阀横行，民不聊生！自国会恢复，
为虎作伥，益肆凶残。京汉路工人因争集会自由，
横被军人摧残，不得已而罢工。乃长辛店军警横
捕工人代表二十余人，滥用肉刑拷打，并拟一并枪
毙。该地工人环请释放，而保定方面密电大队军
警包围，开枪击杀，工人手无寸铁，身困重围，死
者十人，重伤百余人，其余四千人，概被困围，
饥寒痛苦，惨不堪言。夫集会结社，载在约法，工
人亦属国民，何竟遭此惨酷，将来推广效尤，人
民将无噍类。除由敝会极力募捐，切实援助外，

谨代五千流血工友，哀告于全国父老之前：务请本打倒军阀之热忱，共张挾伐，予工界同胞以实际上之援助，以维自由。临电愤慨，伫候救援。

北京学生联合会印

北京学生联合会致京汉路工人函

长辛店铁路工人并转郑州总会暨工界全体同胞公鉴：顷于报端得悉工界同胞横遭压迫，为争自由之故，不得已而罢工，实深感愤！我国政治不良，军阀肆虐，凡士、农、工、商各界同胞，莫不备受压迫。铁路上服务之同胞，昼夜勤劳，饱暖难得。此次为要求改善待遇，及争自由之故，而开会集议，乃为法理人情所许；乃军阀横加干涉，而政府一味袒护，实不啻将工界同胞之自由剥夺净尽，是可忍，孰不可忍！尚望工界同胞坚持到底，非至工资增加，工作减少，以及一切不良之待遇改善，一切束缚自由之障碍解除不止。京内同人，愿为后盾，设法接济。再者，国会殴打请愿驱彭学生，血肉横飞，惨不忍言。受贿卖票，毫无顾忌。政府破坏司法，蹂躏人权。彭允彝以一无耻政客，尸位教育，污辱学界。京中同人，已决定推翻国会，拥护司法，力争教育之行政，及经费完全独立；以澄清教育，保障人

权，政治清明，我工界同胞亦与利焉，务望工界同胞，共起合作，则国受其福矣。耑此，敬颂工安！

北京学生联合会启

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第一次通电

全国各公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二月一日京汉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会，横被军阀蹂躏，激成全路罢工之举，经过情形，当荷洞鉴。查结社会集会之自由，明明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今竟突遭军阀武力之破坏，根本大法从此堕弃，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年来军阀跋扈，政治昏暗，日甚一日，人民法律上之自由，无时无地不遭蹂躏；徒以团体不坚，不能为强有力之反抗。今以京汉工友之团体坚实，组织精密，犹且不免，何况其他。吾人须知此次军阀之压迫京汉工人，实所以试验国民反抗之力量；而此次京汉工人之牺牲奋斗，实即为中华民族争自由而力战。人爱自由，孰不如我，凡我国人，其各奋起，即速加入战线，以与彼军阀决最后之雌雄，临电不胜愤慨之至。

北京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阳

铁路工人罢工后援会第二次通电

全国各公团、各报馆、各学校均鉴：今晨九时，长辛店京汉铁路工人，因不依京汉局长赵继贤限期复工，突被驻扎该处之第十四旅，及京畿游击队军士，开枪轰击，当场击毙者四人，垂危者三人，重伤者四十余人，轻伤者不计其数，并擒去俱乐部干事数十人递送保定，生死未卜。似此公然与吾民宣战，尚不奋起讨伐，等待何时？噩耗传来，京中人士莫不发指眦裂，不日即有相当对待，望国人一致奋起。临电不胜慨愤之至。

京路工人罢工后援会叩阳

陇海路工会援电

北京国务院、交通部、保定曹、洛阳吴、河南张督理、中国各报馆及劳动界各团体均鉴：京汉工人受军警压迫，以至全路罢工，系属逼于万不得已的举动。窃工人组织总工会，系工人应享权利，乃该无知者以吉报凶，耸动当道，而当道深知工人痛苦，不予干涉，该无知者自行暴动，欲置工人于死地，其良心丧尽，不言可知。况工人既无越轨举动，何能受此蹂躏。工人行为正当，应许工人要求。乞举持正谊，速为解决；若或再事迁延，则全国工团，必取一致行动。临电盼切。

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致上海律师公会函

律师公会诸公公鉴：敬启者，此次京汉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时，横遭军警干涉，工人愤而罢工，实为拥护约法上之自由而起。诸公为法律之保障，谅为同感。乃者汉口律师施洋君，竟因表同情于路工，被萧耀南非法逮捕，日昨电信传来，业已枪毙。敝会为劳动团体所组织，凡遇表同情于工人者，即认为良友。此次施君为拥护法律而遭军阀毒手，援助路工，即为被害之罪名，敝会同人哀悼之余，痛恨军阀之摧残我劳动阶级，可谓无微不至。然观其藐视为法律保障之律师诸公者，亦云太甚矣。故特函达，望即联络上海及全国贵同业，一致反抗，共除此辈害民祸国之蠹贼，工人虽力微，亦愿随诸公之后也。

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上海部叩

武汉学生联合会通电

北京黎元洪先生、张绍曾先生、各省省议会、教育会、商会、工会、学生联合会、各法团、各学校、各报馆均鉴：京汉铁路总工会，于本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各省公团派往庆贺之代表，不下六百，而局长赵继贤、冯运电告吴佩孚，竟派军警将该会捣抢一空，工人无可如何，只得一面将总

会暂移汉口，一面停工要求五条件，静候解决，并无暴动，而停工未四日，鄂督萧耀南竟诬工人为匪徒，而横加枪杀。诬副会长林祥谦怀手枪而枭首示众，以律师施洋曾为车夫工会作仲裁而枪毙之，以真报馆稍主持正义而封闭之，非惟湖北全省各公团，胥被钉闭，即往郑州之代表，亦暗令通辑，通计沿路各站，被惨杀之工人，实有三四百人之谱，想集会自由，载在约法，工人虽不幸被挤为无产阶级，要亦中华民国之国民。况劳工为富之父，创造世界，实于工人是赖，而集会犹不许，天下岂有是理耶！且工人罢工，各国常闻，要亦出于不得已，当局宜体恤之不遑，而洛吴鄂萧，竟冒不韪，下此毒手。据鄂萧布告，枪决工人，根据惩治盗匪法也。嗟乎！稍拂军阀意旨，即盗也，匪也，学生律师新闻记者，皆视为盗匪而杀戮之也，株连波及，吾人宁有生存之余地？似此草菅人命，蹂躏民权，真是暗无天日。噩耗传出，普天同愤。敝会目击其事，能不心伤。本宜早将此事，揭示全国，无奈处于积威之下，邮电被查，开会被禁，而办事职员，又多因寒假返梓，先天下而闻知，后天下而通电，顶天立地，抱恨何如，兹由武汉各校留校代表共同议决，为工人向当局

要求下列事项：（一）由政府明令保障全国工人集会结社自由，（二）惩办赵继贤、冯运及郑州肇事军警长官；（三）工会启封并送还赔偿抢毁之各种物件，（四）厚恤被害工人家属及恢复真报馆；（五）由政府明令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诸公见义勇为，谁不如我，敬祈大声疾呼，一致声讨，予工人以精神及物质之援助，而向军阀进攻，则军阀绝迹，工人出头，亦未始非吾各界本身之幸事。谨代泣呈，不胜盼祷！

武汉学生联合会叩寝

旅沪湖北自治协会通电

各报馆转全国国民公鉴：集会自由，载在约法，炳若日星。铁路工人开会，有何罪名，而遭惨杀，迁怨于律师，尤属蔑视人权。况梟首示众，民国无此刑，罪及妻孥，古来无此法，而吴佩孚、萧耀南辈，悍然行之，真暗无天日也。我主权所属之全体国民，苟长此隐忍，一任挟持蛮力者横行无忌，哀此子黎，宁有噍类！敝会同入以为全体国民应有两种表示，（一）设法救济被害工人之家族，安慰死者；（二）一致与无法无天之吴佩孚、萧耀南等决斗，保障生者。以上二端，一在表人类之同情，一在救国法之沦亡，迫

于自卫，毫无党派作用，邦人生子，幸垂察焉。

旅沪湖北自治协会叩

水口山矿工通电

全国工友们！京汉工友被惨杀的消息，你们当然得到了，你们当然是很伤心而愤激的，但他们此次受了这样大的牺牲，全靠旁的一切工友群起替他们复仇雪恨。现在拟定下列两种办法，请立即施行。

一、通电全国各界同胞，声明军阀罪恶，请其一致反对；

二、赶急联络全国各工团，举行全国工人总罢工；

三、接济京汉工友经济，帮助恢复其团结。

亲爱的工友们，京汉路工友的失败，万恶的军阀已实行将我们的亲爱的工友杀掉了，这个大仇若不即刻报复，渐渐的会被他们杀戮无余了，我们赶快团结起来呵！

湖南水口山全体工友启

二月二十三日

湖南工界对京汉路事宣言

朋友们！去年一月十七日，我们的领袖黄爱、庞人铨被资本家贿赂军阀所惨杀，我们在

悲痛哀悼之余，曾诚恳的告诉全国工友们，这件事的经过，并请大家注意中国资本家已有新的觉悟，知道与万恶军阀勾结，共同摧残劳动阶级了。在现代军阀割据各省，攘夺政权，横行无忌的中国，我们知道这种牺牲大流血的惨剧，断不止仅仅演这一回的。

一年以来，我们的团体，以处在黑暗势力淫威之下，不能恢复固有的活动力，对于惨杀黄、庞，未得取积极手段，以慰死者而警彼党，使我们悲愤不已，并深引为自愧！但在他一方面，全国的工友们，已知道有团结共同抵抗的必要，翕然兴起。一九二二年之所以成为“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但是这种刺激的结果，观察各方面的情形，方以为这种境况，足使彼党警惕，对劳动界暂不敢妄加摧残，我们已得有相当机会。使无产阶级能受充分训练，预备掌执政权。不料噩耗传来，二月七日、八日，四十余京汉罢工工友，竟丧失生命于彼党淫威之下。一月十七日长沙的惨剧，复大演特演于长辛店、汉口！黄、庞牺牲后仅一年，军阀摧残劳动者的事实，已非一次，我们实不敢担保彼党的淫威不再施于我们。我们相信这种同样或更较剧烈的惨剧，不久即将继续发生于其他地

点。以是我们防制的计划，自不能不更较完密；我们前进的步骤，自不能不更加紧急；我们的团结力，自不能不更较坚强。彼党巩固其自身地位的奸谋，已明白表示其渐见险毒了，他们正在广布爪牙，收买议员、新闻记者及堕落的青年学生与学者，供他们的驱使。举凡侮辱摧残无产阶级的恶劣手段，莫不尽其所能，待遇我们之工友，不摧残净尽不甘心。首先为恶惨杀黄、庞的赵恒惕，保他的走狗彭允彝加入北京内阁，这勾结军阀政府为已援的军阀政府也想倚之以实现其所谓“统一政策”，因是而多方谋巩固“张绍曾军阀内阁”。学潮由此发生，工潮亦因是而起，结果因工人学生的力量太形单薄。横受摧残，我们不能不认为这是一个大失败，大耻辱！去年努力宣传黄、庞精神的人，现尚在监狱里面，汉口南昌提议黄、庞追悼会的通信社报纸，概被敌党封闭，今年汉口真报，尽力援助劳动者，天津明报出黄、庞纪念特刊，都先后被追停刊；律师施洋因表同情于劳动运动，性命不保；还有许多这种同等的事实。朋友们！我们就这样的屈服了吗？当一月十七日惨剧发生以后，全中国的人民，除劳动界以外，都觉得不很关痛痒，且还许多站在彼党爪牙地位的

新闻记者与知识阶级的人们，丧心病狂，对我们妄加讥诮，这是使我们多么伤心的事呵！我们虽曾得一些劳动界以外的人们的援助，然终嫌太少，因为这个问题，现在中国不是仅仅我们劳动界所能独立解决的。一方我们自以为联络的能力太形薄弱，一方我们不能不痛惜同处被压迫阶级的人们，没有觉悟到此。这次京汉路大惨剧，或者使人们有较大的觉悟罢，“认清敌人”，这是庞人铨在劳工周刊上的金言，他一方面又告诉我们要“认清伴侣”，赵恒惕、陈炯明受直系军阀的指挥，而惨杀黄、庞及粤汉路工友，萧耀南为直系军人，而摧残粤汉路工人！惨杀京汉路工友，杨以德奉曹锟、吴佩孚的命令，以武力压迫唐山矿工。朋友们！再不要上他们的当了，同在被压迫阶级的人们，都是我们的伴侣。朋友们起来！同他们携手呵！

湖南劳工会叩

京奉路山海关工会援电

北京晨报工人周刊、上海申报转全国商学军政各界及各工团同胞鉴：近来军阀鱼肉国民，官僚挑拨内争，国已不国！我等手无寸铁之工人，受政治上与经济上之横压，为国民中之最劳苦穷困者也。今商学二界均奋勇为国运动，为全体人民谋

福，我等工人极为感佩，并愿为后援。兹京汉全路三万余工友为开会不成，与受压迫过甚，已于四号全体罢工，谅各界昨已耳闻目见。我等工界对于此举，自当以实力援助，一致向黑暗势力奋斗，誓必达到目的，虽死亦所不辞！尚望各界即时与以强有力之援助，庶几使光明之势力日增，反动之黑暗势力日减。万一工界不能战胜于黑暗势力，亦即国民不能战胜于黑暗势力！盖京汉路工友此次之举动，纯属反抗压迫，争我同胞人格，还我同胞自由，凡属亲爱之同胞，请即奋起，一致行动！临电急迫。

山海关工会叩

津浦铁路浦镇分工会援电

十万火急！全国各报馆均鉴：本月一日京汉铁路全路工友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各路工友派代表者四百余人。不料届时遭该路局长赵继贤运动军阀，阻止开会，侮我工界，莫此为甚！深盼政府，俯顺舆情，速革赵继贤以平众怒，而申公理。不然！吾辈全国工人，誓死不辞。直接与该赵继贤决一雌雄。临电不胜愤慨之至！

劳工运动会通电

北京参议院、众议院议员诸公均鉴：集会结

社，为约法予民之自由权利。保护劳工，乃现代政府之重要任务。此国人所共知，而诸公宜特别注意者也。此次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并无违法举动，不料该路局长赵继贤等，竟敢秉承军阀意旨，率大队军警，压迫解散，致激成罢工风潮。蹂躏人权，贻误大局，凡有气血，莫不发指。诸公身为代表，职在护法，际此时局，亟应速起督促政府，制裁军阀，惩办肇事局长及军警。为工人争回自由，为约法保其尊严，庶足以安大局，而平公愤。尚仍禁舍寒蝉，甚至苟且阿附，任当局之专横而不理，置工人之呼吁而不闻，是则诸公自绝于吾民。而我全国同胞，将共起争斗，以实行其取消议员，扑灭军阀，杀尽贪官污吏，改组良善政府之手段矣。特电警告，其速图之。

中国劳工运动部阳

安徽劳工会宣言

今世界工界同胞公鉴：我国昔自袁世凯毁法叛国，颁布治安警察法以来，频年纷争，祸乱相寻，军阀肆虐，民不聊生，国纲不振，法纪荡然，剥夺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权，无所不用其极，高压民气，钳制舆论，残杀志士，惨戮无辜，种

殃民之举，数见不鲜。此次京汉铁路诸工友拟在郑州设立该路总工会，二月一日开会成立，届期横遭警察干涉，激动绝大工潮，杀人盈野，谁为厉阶？汉口江岸之血，伏尸枕藉，武昌军治之囚，党狱大兴。夫我工人，犯何法律，为萧耀南身任划拆，手握军卫，不能平和劝道防患于未然，反敢纵兵围捕，出其忍心违理残酷之手段，枪杀我工人，捕逮我同胞，梟首我会长，封闭我会所，江汉咽流，日月无光，呜呼！谁无父母？谁无家室？彼何人斯？残民以逞，噩耗传来，悲愤填膺，呜呼！死者已矣！来日方长！全国工友何止数十百万，而学商各界，具有同情者，何止数千百万！一朝投袂风起，和彼恶军阀，恶势力，奋斗较量一下，诚恐德意志、俄罗斯之前车，将演于二十世纪之东亚中国。公理战胜强权之日，当在不远矣。传云：“杀人者，人杀之”。世界军阀，中国军阀，盍不猛醒？谨此宣言。

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会通电

全国兵、农、工、商、学、政、报各界均鉴：启者工人等顺时势之潮流，营团体之生活，揆诸情理，极为正大。乃者京汉铁路总工会择期成立，各团代表赴会致庆，不图横暴军阀，以及官僚政客，漫肆

淫威，密布军警，如临大敌，封闭会所，行同囚犯，各团代表之送匾也，军队则断其行路，各代表之讲演也军警则阻其发言，甚至密令酒楼不为工会治餐，旅馆不让代表居住，此种压迫工人污辱工会之行为，诚令人闻之心痛，睹之泪下。工人等同属国民份子理当受国家约法之保护，我国既挂民国之虚名，岂容有此暗无天日之举动，同人等奴隶余生，尚知大义，此恨不消，后患必重，为此通电全国各界同胞，悯工人遭数千年之压迫，助之解放。以明军阀摧残工会蹂躏人权之真相，力主公道，并望各处工友本本阶级斗争之精神，作反抗强权之表示，同人等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惧，临电迫切，不胜愤慨。

又京汉全路已经罢工，所提条件亦不为苛刻尚三日无圆满之解决，本会即一致行动，此附电，盼表同情。

郭继烈为夫鸣冤书

民国不幸，军阀肆虐。亡夫施洋，向在武汉营律师业，每遇社会公益事务，有时虽仗义执言，然实未曾逾越法轨。民国十一年双十节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即与亡夫结定契约，聘为顾问。凡关于法律上一切事务，咨询所及，

亡夫即有参与之责。数月以来，如花厂工潮、香烟厂工潮发生以后，曾经官厅及各当事者，或聘亡夫为仲裁人，或请亡夫为调查者，亡夫自竭尽其力，以谋融洽，委曲求全，成绩昭著。乃此次京汉路工潮发生，鄂督萧耀南，竟敢藐视法纪，指令军警诱捕亡夫于军法处，旋于去岁旧历十二月三十日上午六点钟，捏称亡夫鼓动工潮，阻碍交通，执行枪毙，查京汉路全体工人定期于今年二月一号（阳历），在郑州开成立大会，事前曾经登载各报，郑重声明。临时又经京汉路车站之当局者，专备花车，迎接工人之与会者及各来宾。汉口备车两辆，迎载赴会者一百余人。姑无论亡夫以顾问资格，当然有与会之必要。即工人开会，亦属约法所许，而开会之宗旨与时期及地点，事前既经公然宣布，非秘密会议，已昭然可查。苟认为非法，则奚必放纵，况京汉路局办事员，系政府所委，备车迎送，表示嘉奖。上车百余人，旗鼓喧天。有责军警，目非尽瞽，耳非尽聋，事前不禁，则亡夫临时与会也，又有何罪。夫集会结社，乃约法所许。查民国商人既有商会，农人亦有农会，教育界亦有教育会，今独不许工会成立，野蛮横行，莫此为甚。亡夫身为律师，拥护

约法，是其职责。既属顾问，责无旁贷，主持正义，安得谓之鼓动。矧罢工乃出于工人自决，要求条件，更不外争求约法所许之权利。且全路罢工，不动作于开会之前，独勃发于军警干涉开会之时，是其罢工明为被军阀所激，而反诬亡夫以鼓动之罪，蓄意残害，显而易见。再退一步言，即使此次工潮发生，与亡夫有若何关系。现在平时无碍行军，亡夫是否有应得之罪，亦应由法庭审讯处办。擅假军律，草菅民命。一人受害，固不足惜，窃恐此后恶例一开，为律师者，自身且不能保，安望其能保障民权。抑强扶弱，正义之本。威权或可以欺乡愚，而绝不容施之于律师。前萧耀南惨杀工人通电各省诬被杀者为匪徒，既曰匪徒，则工人无罪，则亡夫以律师资格为工团之顾问，行为适法，罪从何生。今氏为亡夫鸣冤计，为律师界争人格计，爰将亡夫被害情形，翔实奔诉。素仰贵会拥护约法，不畏御强，对于亡夫被害之惨状，既知底蕴，当不敢坐视摧残，使彼军阀暴厉恣睢，以今之杀亡夫者，浸假而杀全国之律师。谨此泣诉，哀请公决，并叩台安。

施郭继烈叩

郭继烈哀告同胞书

同胞诸君：

亡夫施洋，因京汉路工人罢工，惨被鄂督非法枪毙。为社会而死，死固得其所！处黑暗时代，原不必叫冤。亡夫不死于天灾，不死于地变，不死于疫病，不死于私仇，乃竟于轰轰烈烈光明正大而死，则死亦何憾！且亡夫不死于五四运动，不死于王占元通辑，不死于湘鄂战后，而独死于最近工潮，其寿命固为侥幸延长！亡夫生时，恒以屡次幸免于难，引以为恨。今幸得与许多觉悟之工友，同溅热血，妾从愚懦，忝为烈士妻，自应继志奋斗，以了亡夫未了之愿，尽亡夫未尽之责，似不必悲痛涕泣，作怯懦态，呼苦呼救，徒令死者不得瞑目，生者沮丧厥志，又何必作此哀启为乎？岂亦如寻常儿女子倚赖成性，恃夫以为活者，失却温饱，而故作此哀启欤？则贱妾以未亡人之身分，苟活斯世，方将惶愧待死之不暇，奚肯怀此卑劣精神，玷亡夫之令名，辱亡夫之英灵乎！

虽然死者已矣！不能再为社会尽力，苟同胞诸君，均能前仆后继，则亡夫虽死犹不死也！

同胞诸君，试思亡夫身为律师，吴（佩孚）

萧（耀南）并未发见若何罪证，居然擅行逮捕，擅拘囚放陆军监狱。并不经法庭审理，擅自枪决。破坏约法，蹂躏人权！是此并非亡夫之死，实约法之死，实共和之死！亡夫死不足惜。约法死，共和死，凡属国民，无论同情与否，谁不应顿足而嚎啕励志而勇进乎？

同胞诸君，试更思当亡夫被捕之后，萧耀南愤愤詈骂，谓不死亡夫，工潮不能息。而亡夫临刑之时，身中两枪 尚大呼劳工万岁而死。萧耀南之詈骂，代表军阀制造革命之心理也；亡夫之呼号，代表人民实际革命之心理也！是此并非亡夫之死，实革命先锋死，劳工前卫死，凡属国民，无论同情亡夫与否，更谁不应兴师而讨逆，倒戈而除暴乎？

今国民对于此事，固已不鲜为根本解决之好时机者。而大多数当不免在酣睡沉迷中！贱妾螳臂当车，精卫填海。深恐难继大志，爰有哀启之作。

同胞诸君，国家已在革命之喷火山头矣！扪心自问，究应为如何之行为，又将走如何之径乎？愿三复思之！

施郭继烈哀启

全国学生总会对于京汉工潮的提议

中国人民因为在军阀与帝国主义两重高压之下，故约法上所赋予人民一切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身体种种之自由权，皆已剥夺无余。名义上我们虽为民主国家的自由民，实际上我们比封建时代和殖民地的奴隶还不如。这种例真是纷如牛毛，不论在北京、上海以及各省都可以举得出来，而且举不胜举。我们中国人民真痛苦呵！我们学生忝在知识阶级，有见及此，为全体同胞获得自由权利计，在各地都曾率领群众大声疾呼：“还我自由”！如北京废止治安警察条例运动，便是显明例中之一个。

此次京汉铁路工友大罢工，是因军阀禁止他们成立总工会而起。其详情已登载各报，此地不再细述。他们此次伟大壮烈之举动，在表面上观察，虽为争他们自己的总工会而战，在实际上观察，实无异于中国全体人民争集会结社一切自由而战，这是何等光荣的事呵！

凡是中国人民应该向此数千劳苦同胞表无限之同情与敬意。现在他们已是在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錕、萧耀南压迫之下失败了，北自长辛店南至汉口，被残戮者百余人，打伤者不计其数，杀死的人

不许收尸，打伤的人不许就医，深夜逮捕的人不许着衣履，割下工人血淋淋的头，挂在火车上沿途威吓别的工人，放火焚烧工人的住屋，禁止商店卖米菜给工人，纵令兵士强奸工人的妻女，似此惨无人道，简直比生番的行为还不如。这便是北洋万恶军阀在京汉路上做出来给我们全体中国人民看的。

中国政治不上轨道，以致实业不振，教育破产，商务萧条，人民困苦，政治所以不上轨道的原因，便是军阀横行之所赐。现在人人都知道欲完成中国为一个自由的独立的共和国，便非由全国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做一番政治革命不可。劳动者占人民中之最大多数，而且握有社会生活之最大权力，欲民主政治革命成功，万万离不掉他们，考之各国往事，可以证明。故我们对于工人尤应结成休戚一体亲密的关系。此次京汉路工人的奋斗与牺牲，便可证明工人革命性的富有与发达，和我们其他被压迫的人民一样。兹提出对于援助京汉工人办法如下：

（一）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会举行“京汉工人及律师施洋追悼大会”；

（二）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会募捐，抚恤京汉死伤工人；

(三) 由总会通电国内外，宣布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錕、萧耀南残杀工人之罪恶。并宣言要求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身体绝对自由权，废止治安警察条例及罢工刑律。

(四) 由总会通告各地学生当多设工人补习学校，以提高工人知识，并促其有阶级觉悟；

(五) 通告各地学生会应当为京汉工潮事出一特刊。

提出者武汉学生联合会代表刘愚真、张绍康、何恐。

某议员请查办案

为提案查办事：此次京汉铁路工人被逼罢工，复被吴佩孚、萧耀南等，先后嗾使军队，袭欧杀捕各情，全国报纸，日不绝书。迭由本院同人，提案质问，政府亦概置之不理。初恐工人必有得罪之处。吴萧处置，未必尽不当也。及据各方面调查此事之实在情形，乃悉京汉铁路工人，早已设有分工会十六处于沿线各站，曾经路局允准。嗣为统筹会务起见，遂议组织一京汉铁路总工会，定于本年二月一日，在郑州开成立大会。事先曾将开会宗旨、时期及地点，登载各报。并经该路局长赵继贤等许可，同时特准实行者二事。

(一)一月二十八日之星期例假，准其改在二月一日，俾便工人赴会；(二)开会日自北段赴会者，该局长准予发给免票数十张，自南段赴会者，准许挂头二等车各一辆，以便运送工人代表、及来宾人等。既届会期，各处赴会者，方在踊跃欢欣，共庆盛举。不料吴佩孚突派大队军警，强占会场，禁止开会。捣毁牌匾什物，痛殴工人。复令客栈不准留住来宾，饭馆亦不得售卖食物。勒令与会者立即出境。继又骗捕工会职员王宗培等五人，手镣脚绊，酷刑毒打。其他与会众人之被伤害者，不可胜数。因此激生二月四日全路罢工之风潮，以为要求恢复总工会之表示。并将总工会会址迁于江岸，各重要职员亦会集于此。吴佩孚、萧耀南等，不自省悟，复派军队，包围会址，击毙重要职员及工人五十余名，受伤者三百余人，畏死逃避，迄今流离失所者，亦数百人。工会副会长林祥谦，当被诬为匪徒。枭首示众。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律师施洋，亦被捕杀，且复纵令军警，四出抄掠工人家宅。此京汉路工潮经过之大概情形也。夫人民有集会结社之自由，原系约法所赋予。工人亦人民一份子，工人之有工会，亦犹农、商、学界之有农商会及教育会也。今工人依

法集会，毫无越轨行动。而萧、吴竟纵使军警，横加摧残。是蹂躏人权，破坏约法，其应查办之理由一也。且十六处分工会，挂牌集会，早经成立。则由分而合之总工会，不特非约法之所禁，抑亦该路成例之所许也。况开会之前，业经呈报允准，忽于临时尽食前言，妄逞残暴。是乃有意诱陷，故予人罪。其应查办之理由二也。罢工之举，原为吴、萧所激成。在工人方面，不过遽受意外压迫，呼吁无灵，特出此最后手段。以求约法上所许可之集会自由得以实现而已，原非轨外行为何能妄加刑辟？今竟诬为匪徒，围攻捕杀至数百人之多，而流离失所，及家宅之被其抄掠者尤众。吴、萧此种举动，正与刑律所定之杀人罪及强盗罪相合。此应查办之理由三也。尤其骇人听闻者，莫如捕杀律师施洋一事。夫工人集会，既为约法之所许。律师职在拥护法律，保障人权，施洋身为律师，受工会之聘，充法律顾问，乃其分所应为。半年以来，武汉各种工人，与雇主之交涉，施洋莫不尽力调处俾得和平解决，成绩俱在，不可诬也。今工人突受军队之摧残，无法自卫，迫而罢工。对于当局之横蛮，既非法律所能与争；对于工人之愤激，又岂施洋所能制止？而吴、萧竟于图杀工人

之余，复捕施洋，诬以煽惑，径行枪毙。施洋而可杀，则凡与工会工人有往来关系者，无不可杀矣。守法之律师而可杀，则凡受人之聘而执行律师职务者，因当事人之遭非法蹂躏，亦可连带被蹂躏矣。吴、萧等此种破坏司法，冤杀无辜之行为，已构成刑事罪犯，其应查办之理由四也。综此四端而言，则吴佩孚、萧耀南，以现任军事长官而滥用职权；违法殃民，事实昭著，道路侧目，非速请政府免其现职，严行查办，不足以尊约法而平公愤。况比年来，吴佩孚、萧耀南等，拥兵自卫，武断国政，遍布爪牙，割据地盘。竭各省亿万之膏血，养无数虐民之虎狼，禁绝自治，以阻遏民意；挑拨内乱，以逞其私图。民怨沸腾，而不之顾；外患危迫，而不之恤。种种罪恶，罄竹难书。若复听其横行，国家前途，何堪设想，本席身为国民代表，有护法救国之责，当此裁兵统一呼声最高之时，而有军阀专横毁法残民之举。心所谓危，不避强御。谨依法提出查办案。是否有当？即希公决。

此外国外各团体尚有不绝的呼声，择其重要者录下：

远东中国部工会电

中国共产党执行委员会、劳动组合书记总部、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暨全国劳动诸团体均鉴：京汉铁路诸工人同志迫于经济的艰窘，不得已和资本家的组织——政府以最后的手段——罢工，作无器械的战斗。不料资本家及外国帝国主义者的忠仆吴佩孚，纵使她蛮横无识的兵士杀戮诸罢工同志，及诸同志的家属，伤亡达三百以上，侨居苏维埃远东诸中国工人，听闻之后，不胜痛悼愤慨。爰于二月十八日召集中韩两国工人会议于赤塔：一则悼念诸伤亡之同志，一则共筹援助之策。当由大会通过；全体远东中韩工人，都愿纳一日工资为诸罢工工友之援助。为数虽微，亦不过表我们之衷曲而已。待稍蒐集时，当即寄回中国。

即俄国诸工人组织和无数百万工人同志，听闻资本家的忠仆戕杀工人的消息，亦发出同阶级的同情心，无不愤慨填膺，痛恨切齿者也。

诸位可敬爱的同志！在中国阶级间极表显明的斗争，真是自诸君始！诸君的流血，决非为自己一、二人事，亦非仅为中国民族，乃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诸君实是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亦万代

流芳人类史上的明星。世界上不可思量的尊贵，就是革命的血！现在我们的仇敌流了我们的血，终久是要将仇人的血加几倍来偿还我们的。这是资本家自己缩短自己的灭亡期限。

诸位可敬爱的同志！资本家所谓“平等”，“自由”，所谓“共和政治”，这都是资产阶级的私产。人类大多数的平民无产阶级者，什么时候也是想不着的，也是不能乞求得着的，即或有时向无产者甜言密语，那就是糟蹋无产阶级的时侯。即如中国无产者替资本家的忠仆吴佩孚去了无量的血汗，千万的首级，换到他一个军阀的首级，到现在也就是第一名杀戮工人的好手。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工人要得着自由，完全是要用工人的力量。阶级不同，利益就不同，任何时不要受旁人的欺骗。

无产阶级最可信懒的领导者，就是共产党。他们在工人的前线上，指导工人的一切，任何时侯，我们不要脱离了它。

诸同志！努力奋斗！全中国工人同志！都协力合作。我们也当竭自己的力为诸君臂援。祝诸君的胜利！

全世界社会革命万岁！

全世界组织工人的政府万岁!!!

远东中国部工会启 二月二十四日

日鲜无产者同盟宣言

全中国工人同志诸君：世界的工人阶级，因为资产阶级贪求无厌的榨取，和惨无人道的压迫的原故，现在已起来团结他们世界无产阶级的同志坚坚固固地布置他们共同的阵线，开始和资产阶级作战了。

中国的民众，向来是特别受了许多内乱外侵的牺牲，和忍受了最高度的贫困、冻饿、掠夺和杀戮；这是什么原故哩？就是因为外有列强竟用资本主义来侵略中国的富源，和掠夺中国工人的劳动力，内有军阀政盗，与他们——列强——遥相呼应，吮吸中国劳农民众膏血的结果。

诸君！中国劳农民众的前卫战士诸君！你们已经有了几次最有价值的经验：如香港海员罢工，唐山矿工大罢工，正太铁道大罢工……等，我们邻邦中国工人诸君！我们日本和朝鲜的无产阶级，对于你们能够以最勇敢地精神，实行阶级斗争的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是诚诚恳恳表示了无限的赞美和敬意的。

最近京汉、津浦、粤汉、道清四铁路的工人诸

君，因为忍不住资本家残酷的榨取，一致团结起来反抗的原故，就被时常和国内外资本家朋比为奸，而以压迫劳动者和掠夺他们所种得的果实为职业的政府和军阀们用了大批军队——武装的暴徒——来蹂躏铁路工人诸君的正当要求和运动，以及破坏全工人的声援和组织，并且惨戮了我们许多的同志工人诸君！我们得到这个凶报之后，就用日鲜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名义，来表示我们对于诸君恶战苦斗勇敢持久的满腔同情；并且同时为贯彻世界无产阶级协同连带的精神，誓对于那些想从流血之中，高压诸君的盗贼行为的军阀和资本家，提出强硬的抗议！

我们以日鲜无产者同盟的名义，首先议决如下的紧急手段：（一）对于用暴力压迫京汉诸铁路工人诸君的中国政府和军阀提出抗议书于东京中国使馆，使其转达中国政府；（二）联络日鲜各劳动团体，援助铁道工人诸君的要求和递送书函于铁路经营当事者，使其承诺诸君的要求；（三）和中国工人组合及其他学生团体联络，并讨论其他紧急必要手段。

自从纺织业罢工，京汉铁路罢工……之后，这个非人道而无恶不作的灾祸正凶，结果完全暴露

出来了！并且因为此次全铁路工人诸君的奋起，更足证明那恶魔——中国民众的吸血鬼——就是国外的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封建制度的双头魔这一回事了。

日本的军阀官僚和资本家不仅是抢掠朝鲜的大罪人，并且也是侵略中国最凶罪犯的一份子啊！

全中国革命工人同志诸君！解放中国四亿民众的这一件事，不仅是你们应有的责任，并且实在也是我们日鲜革命阶级共同的义务啊！我们因为要扑灭我们共同经济的惨状，和政治的危害，就不能不以全劳农民众团结的威权，推倒那些为国内外资本家做营垒的政府和封建的军阀，使自己掌握一切的权力，并为全生产机关主人翁了。

诸君！光明已射到我们胜利的道途上来了！劳农俄罗斯共和国的创起，和世界共产党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光明啊！

战！战！！战！！！！

推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推倒中国和日本的军阀！！！！

东亚共产主义革命万岁！！！！

南洋华侨五团体通电

北京工人周刊社转北京国会各省议会、各工团、各学生会、各教育会均鉴：顷接祖国来电惊悉军阀吴佩孚、曹锟、萧耀南惨杀路工四十余人，封闭工会数十所。闻听之下，无任愤恨！溯自欧洲产业革命以来，劳资两阶级已成对垒之势，利害上既根本相反，争议处当必时有所闻，为政府者莫不居第三者地位而思设法调剂之，从来未闻一方袒护资本家一方仇视工人而敢肆意屠戮者，有之乃自萧吴曹等贼始，是此不独仅为中国工人之敌，而亦世界工人之敌也。且世界近几十年来，受各种经济帝国主义者之压迫，酿成不安之现象，而无耻武人政客！又甘为虎作伥，是而可忍，吾民将来尚有焦类耶？同人等虽身居海外，然皆来自祖国，固与我工界兄弟生长斯土，歌哭斯土，庐墓斯土，时至今日，实不忍作隔岸观火，坐令我兄弟庐墓涂炭于万恶军阀之下而不救。用特电告全国各界，速起奋斗，务必驱除此惨杀我工友之元凶而后已。吾侨虽不能亲来与此獠斗，然亦誓必尽力为国人援助成功也。临电怆恻，伏乞衿鉴。

南洋华侨总联合会

英属华侨学生联合会

雪兰锡矿工会

南洋树胶联合会

南洋华侨女权运动同盟会

(二月二十五日)

第九章 国会方面的调解

当罢工初起时一群猪仔议员，固然大多数是漠不关心的，因为他们勾心斗角都是在卖票卖人格上面，北京的八大胡同和戏馆便是他们理想的极乐园。但是群猪中间也有少数个人曾经说过人话的，现在不问他们说话的动机如何？这个纪载中也不免将他们前后的情形表章出来。

京汉罢工发生之次日，众议员王恒等曾向北政府提出下面的质问：

“为郑州警察激成京汉全路罢工一事，蹂躏约法，妨害交通，促进社会革命，政府有无确定之善后方案，请明白答覆事。据近三日来新闻所载，京汉铁路工人全体罢工，溯其原因，乃因郑州警察所长黄殿辰，滥用职权，干涉工人开会，甚至占据会场，捣毁牌匾。查人民集会结社自由，载在约法，自非妨害公安警察只有保护之义务，决无任意干涉之权利。究竟二月一日京汉路工人开会，警察有无妄肆干涉之行动？如果有此行动，政府应如何处置

此等蹂躪约法，滥用职权之警察官吏？以保障约法上人权之尊严，此应请政府答复者一也。中国交通事业，幼稚异常，而国有铁路，特为尤甚。现在京汉铁路，隐然化为一人一系之私产，上之国帑，不能得丝毫之收入，下之劳动工人，不能享应有之工资，中而商人旅客，不能得交通之便宜，究竟政府此后对于国家产业上之收益，与军事上商业上以及普通人民之交通，与劳动界应得的合理之工资，有无通盘筹画斟酌尽善之交通政策？此应请答覆者二也。劳动问题，为西方政治上一般棘手之问题。溯厥原因，乃由于百年以前政治当局，方针误用，一面在经济上提倡资本制度，促进贫富之不均，一面在法律上视劳动家别为一种人格，酝酿百年，而天道好还，俄罗斯遂涌现一种别一人格之国家，使第三阶级以上之阶级，尽倒转而化奴隶。我国政治经济两面，于世界皆为后进，历史上既无积重难返之嫌，而约法上复规定人民一律平等，与其集会结社之自由，现在政党可立政团，商民可立商会，农民可立农会，而工人开会，独被干涉，是否现政府犹袭西方百年前之劳动政策以促未来之社会革命？此应请答覆者三也。本席以为晚近致治，只要号称为一个政府，

以上之三个问题，非有具体的计划不可，否则其人即不配当政治之局。今政府成立未久，对于此失态，（指警察激成罢工言）尚不能认此为现政府绝对应负之责任。惟政府此后对于现在已发生之问题，如何补救，对于未来之一切整理，有无积极政策，应请提出具体方案，以昭示国民，否则只有请政府负责自决而已”。

长辛店惨剧发生后，议员某君也同样有三个质问，兹录其一如下：

“为政府此次对于京汉罢工事件，警置违法，提出质问事：查人民集会结社之自由，明明载在约法，无论何人，不得侵犯。此次京汉铁路工人组织大会，事非违法，何以该地军警横加摧残？而政府不加查办，以致激成罢工风潮，此应质问者一。风潮既经扩大，政府即应有所觉悟，平心处置，何以荒谬糊涂，竟派军队前往威吓？此应质问者二。尤足骇人听闻者，昨日上午驻在长辛店军队竟敢枪击工人，死者四人，垂毙者三人，重伤者无算。按工人亦是人民，上工与否，原系双方对等条件。岂能因条件不洽即行残杀。假使政府与人民易地以外，其将如何？此应质问者三。又闻当时惨剧发生之后，该军队逮捕工人俱乐部干事

二十余人，解送保定，查长辛店系京兆宛平县辖境，何以此案乃送保定？又不知保定更有何人可以处理此事？此种中外古今闻所未闻之荒谬办法，是果政府能与其谋？此应质问者四。悉依院法第四十案提出，限三日内答覆。”

这两个伶仃的质问书，不消说自然是没有结果的，就是限日答覆的话，也是一句空话，这都是北政府历来的习惯法如此，也不足为异。等到京汉全路受武力屠杀消息传出后，天怨人怒，全国沸然！议员罗家衡等遂有向黎元洪建议调处的事，其条件如下：（一）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二）释放被捕工人；（三）所有已经成立工会经政府查明情形，允许暂行存在，俟劳工法公布后，依法改组。以上三项交由吴景濂提交黎元洪。但是黎元洪说得很巧妙，他说：

“政府对于工潮，仍一任驻在各路之军事当局自行处置。不肯居高压之名。外间谣传某处又将工人及学生数名处死之说。政府仍视为某某四军事首领之所自动决定者，不负命令其严办之责任，亦不欲蒙高压手段之恶名。”（语见京报）

第一次的调处，就是这样结果！

同时参众院议员亦有调和运动，今转载当日报载情形於次：

众院议员特为此事，曾于上星期六（九日）致吴景濂一函，请于星期日开紧急会议，及吴与张伯烈秘密磋商，恐讨论此事时难免不与政府所定办法相左，遂将此议打销，改于十一日（星期一）下午二时，参众两院议员百余人，为工潮问题，在众议院小议场讨论。推定褚辅成君为临时主席，白逾桓、胡祖舜二君为临时书记，主席报告开会理由：略谓工潮问题发生后。本院吴议长曾向政府提出三项调和办法，尚无正式答覆。现范围愈形扩大，前途异常危险，为维持大局尊重人权起见，故特邀请同人商议办法。当经江浩、骆继汉、张树森、马骧、黄攻素、胡祖舜、高仲和罗家衡、王葆真、王用宾、吕复、汪彭年诸君，各陈意见。讨论结果，决定一面由到会众议院议员公提建议案。（全文附后）一面对政府要求办法如下：（一）政府应根据约法承认工会；（二）释放此次工潮之被捕者；（三）抚恤此次工潮之伤亡者；（四）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旋即缮具公函，由褚辅成、白逾桓、彭养光、张树森、黄攻素、胡鄂公六君，携

到帽儿胡同张宅，候至一时之久，方得面见张绍曾。首由褚君发言：谓此次工潮之发生，纯因京汉路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并无非法举动，而该路局长及郑州警察长等，遽以军警强迫解散，工人呼吁无灵，被迫罢工，当局不谋和平办法，遽用武力对付，杀伤逮捕各数十人，酿成偌大惨剧，国会同人佥以当局处置失当，故特拟定调和办法四项，请总理尊重公意，予以正当答覆。张云：“政府正在拟订工会专章，俟交国会议定公布后，方能依法承认工会，其被捕诸人，除工人外，颇多故意煽惑捣乱者，能否释放，须听各方长官依法处理。”争持良久，张始云：“本人仅可以私函请其从宽而已。至撤退弹压军警一节，亦须由地方官酌量办理，政府未便遽断。”白张彭黄胡五君，相继发言，张固持己见，仍不得要领。乃退与众商定，由众议院同人，速提建议案，于星期二开紧急会议，再向政府严重交涉云。

（附）解决工潮办法建议案

此次工潮发生，交通阻塞，举国骚然。小之影响国家之收入，大之引起社会之纷扰。在政府一方面，宜如何持平处理，消弭无形，不料为时

已夹旬，而风潮反益扩大。使非速筹妥善之方，恐貽治丝益禁之患。本员等分属人民代表，兹以职责攸关，特拟办法四项于下：

（一）临时约法第六条第四项，人民本有集会结社之自由，现在所有工会，政府自应依法允许存在；

（二）释放关于此次工潮之被捕者；

（三）关于此次工潮之死伤者，政府应从优抚恤之；

（四）撤退临时增调弹压军警，同时恢复各路工作。

以上四项，似属平情近理，亦足维持路政。故特条具意见。依约法第十九条第八项及议院法第八章之规定，建议政府，是否有当，尚祈公决。

我们就这些经过中完全证明北京政府已不成其为政府。故武人杀人，黎元洪、张绍曾丝毫不敢过问，而且帮凶求荣。在他们个人未常不自诩态度的巧妙，但是这样还要侈言统一，以为争禄位工具，实见其不知人间有羞耻而已。至于议员所提解决工潮办法建议案，在次日大猪圈中一般人预料是会无结果的。果然当该建议案提出时一群猪仔茫然罔觉，并且还有很妙的论说：“这不干我

们的事，如果这等问题也提出讨论，国会便要携入工潮漩涡去了，国会本身不就有了危险吗？还是莫受外人利用好，咱们散会罢！”言毕，一哄而散。于是第二次的调和运动也就如此结果了。其实这些话倒是他们由衷的话呢！

说到此处我们真不得不说中国的议会制度实在已经破产了。还有些妄人希望他们制宪，要他们代表民意，简直是自堕畜道，连猪仔都不如了。

第十章 结 论

在过去九章中算是将这次京汉工人为自由流血的情形大体叙述过了。读者对这些情形所感受的印象怎样，编者自然不敢断定，但编者的意思，很觉得亲爱的工人们所溅的热血，实暗示我们理解了许多事件，现在随便指出几点，约陈如次：

这次的罢工，是争自由的政治性质的罢工。年来国内纷扰，军阀横行，感受痛苦的自然不单是工人，但论到实行与军阀抗争却一人也没有，纵有少数人的呐喊，亦是无济於事。这次京汉工人奋起与黑暗势力战，他们所求的是全国人民的自由，不纯属本阶级的利益，这等精神是不可不佩服的，就拿先进诸国的劳动者比，也是无逊色。他们既负有这样神圣的义务，事虽暂止於二月七日，但以后的进行是无穷的。凡是中国被军阀压迫的人们，人人应有敌忾同仇的心事，应该不分彼此合力去图打倒中国的军阀和助军阀为恶的人，然后真正的自由才能争到。至於进行的方

法，不在请愿，不在恳求，更不必责备北庭的糊涂当局，因为我们经常拿北庭的行为认为是他们自杀的举动。我们只有协同劳动者组织根本摇动军阀托命的基础。

至於说到这回二七的悲惨的结果，在一般常人看来，自然认为是失败的，且不论以武装的兵士对徒手的工人，在理论上说，工人固无所谓失败，即就军阀驱使人民出资豢养的兵队，屠杀无辜的人民，试问这个失败的责任谁负的更多？换一句话说，工人的失败是不是即全体人民的责任？何况工人所争的自由更有大部分是为着普遍的民众哩！

反过来说，据我们沈静的观察，到觉得所谓“失败”中实含有许多很可珍重的知识和经验，这不是故作矫情的话，实在有显明的事实可以拿来证明，例如“不自由，毋宁死”，“不与军阀妥协”，“反对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工人应该组织政党”等等口号，不都是劳动运动中的老生常谈么？但自二月一日以后，我们对于这些口念千遍极其烂熟的话，都在实际战争中亲切了解他的神圣的意义。我们见军队禁止郑州的开会，许多青年工人铁锁郎当在保定监

狱，受惨无天日的非刑拷讯，愈觉得自由是人生生活的必需品，过长辛店，江岸见工人所洒的热血殷然在地，被驱逐的工人流亡在道，受尽风霜饥寒的苦楚，愈觉得应与军阀争持，丝毫也不能妥协。我们在危急存亡的时候，见着东交民巷外交公使纷纷会议，唆使北庭痛惩工人，愈觉得洋资本主义的居心狠毒。我们当武力高压的时候，工会中活动顿时失掉了主动的机关，愈觉得工人徒有工会还不够，工人须有政党的必要了。凡此种经验和知识均是我们牺牲后的珍品，我们相信於无产阶级革命前途的贡献是很大的。

更有一点待说明的，即是此次“二七事变”，证明了中国无产阶级确能担当中国革命——当至於世界革命的事业。在数千年斯文鼎盛文明古国的中国里面，劳动者素来是在社会上不占重要位置的（就一般人主观的说），军阀官僚和其他堕落顽固的分子不用说了。此外如知识阶级、商人们都充满了鄙夷劳动者的成见，这次事变却表示出来中国劳动者的伟大的能干和魄力。今略举京沪各报盛传的几段新闻来证实。当辛店、江岸被惨杀时，全体赤手空拳的工人，奋勇直前，无一畏退，虽在枪林弹雨的中间，他们还是服从工会首

领的指导，丝毫也不苟且，“听总工会命令”的口号，北至北京，南至江岸均一致的遵守，这是漫无纪律的群众容易办到的吗？工会顾问施洋被害时，临行军法吏问他身后关于家庭的遗命，他说无产阶级便是他的家庭，身中三弹犹引吭三呼“劳工万岁”！辛店十二人，保定二人，正定、郑州、新乡六七人，在保定军法处严讯，要他们悔过具结，即可开释，但他们中竟无一人肯屈服的，遂至备受酷刑。他们临死也不愿开口向军阀告饶！又如正定执行委员长康君被捕，下令枪毙，彼乃要求稍延数分钟，俾得略申数语，时围绕观看的盈千万人，他乃从容叙述工人争自由的意见，滔滔不绝，慷慨演说，历一小时半，听者泪下如狂。声动天地，卒使某军官慑服，不敢加害。（现亦囚在保定）——凡此种种，不过就偶然忆及，信手拈来，即此已足使人感奋，顽廉懦立了。我们平常在社会上，并不是没有听到些不平的议论，也有人主张革命，也有人主张牺牲，也有人主张用鲜红的血去洗尽社会罪恶的迹，只是谈的多，干的少，听到的多，看见的少。（甚至於全无！）如此，你谈我论，薰习成风，就成了一种变象的清谈了。这样的风气一成，几多庄严

神圣的好名词，尽变作无聊无赖的机锋，互相标榜的幌子，怯懦无耻的人生，便在这些幌子底下游来游去，这是人类多可悲哀的事呵！所以二月七日的事，一方面证明无产阶级有担当今后革命事业的伟大资质，破除资产阶级的傲慢和成见；他方面更给予旧社会中怯懦无耻的人们一个深刻的暗示，仿佛告诉人们说：“革命是要求壮烈的牺牲，无论谈怎样高妙的调子都不过滑稽罢了。”

以上所说，只指示这次的运动，给予我们所知道的是什么罢了，至就军阀自杀的方面说来，却也有几点可以注意的。

第一，就资产阶级的法律习惯说，劳动者与资本家间乃劳资雇佣的关系，本有解除契约的自由。所以罢工工人无论如何是不能按军法来枪杀他们的。乃此次京汉工人所受的待遇，被看作土匪，梟首示众；被看作敌人，包围袭击，枪杀五十余人，俘虏二十余人，非刑拷讯，垂毙者十数人，封锁他们的粮食，搜抢他们的财产，躏蹂他们的妇女，杀害他们的亲属，凡人世穷凶极恶的野蛮行动，一一加到工人身上。惨杀之后又复用铁练系缚工人，强迫作工，稍一怠慢，立予格杀。（江岸曾有一司机工人某被迫开车北行，行

至广水，疲惫不胜，立遭斩首）——凡此种举动，工人受害及引起如何的反动自不待言，但同时也证明了军阀官僚实行对他们自己所托命的资产阶级国家法律习惯造反，这便给了全国人民一个暗示，他们的法律已无灵了，他们的根基自己破坏了，无数万的群众也就要顺势给他们一个无情的打击了。

第二，在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诸人杀人如草，放下屠刀之后，他们的意气自然是很得意的，以为劳动者都投降了，其实他们这种推测对于他们部下的兵士也许是可以适用的，因为一班兵士的信仰都在武力，并无阶级的观念，战胜者是应该受降的。至于劳动者呢，他们却与那班乌合的群众有分别的了，人人心中是以他们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做中心的，军阀是永远和无产阶级的利益冲突的，他们是永远不会投降军阀的。从稍远一点观看，我们知道欧美各国劳动者所受的摧残是千百倍于中国劳动者的，但是他们屡败屡战，实在不容易寻出几个甘心降服的人，直到现在他们的行动还是一天一天的猛烈。更就最近的事观察，例如京汉工人自此次上工以后，军阀也曾派了甚么宣慰员假意向工人温存，每站都有人

演说，宣布军阀的德意，但是这些使徒们演说的结果，不是没有工人来听，便是招工人们的嘲讽讨顿没趣走了。又当罢工期内赵继贤不是曾用狡计骗致许多外处工人到京汉代替工作吗？但这些工人到京汉一看情形，没有一个不愤骂的，大部份都逃回去，其无法逃走的，反于原有工人合作。更有一种风气，在罢工以后，也是极流行的。就是工人自被迫上工后，行车的秩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不是误了钟点，就是坏了机器：厂中出货无形中递减下来，从前三天可完的活计，现在就要四天了，这种怠工的蔓延，一面表示工人们不容屈服，一面表示军阀的穷于应付，在这样对峙之下，最后的胜利究属何方面，我们是很容易推断的了。

第三，还有最堪注意的一项，便是他们自由处置京汉路的荒谬行为。原来京汉路不是国家的产业吗？虽说几年以来实际上铁路的收入都归他们抢去，但是名分上的管理权还在交通部；虽说交通部久已变成他们的外账房，但是该部名分上总还是隶属于北京政府。不料此次京汉事件发生，曹吴两人连这点小名分都抛却了，他们竟不要交通部北京政府行使管理的职权，直接了当的出头来处

理这件事：吴佩孚则直接命令萧耀南屠戮工人，曹锟则直接命令沿路军警逮捕工人解送保定。这些悖理的行为，黎元洪不敢过问，张绍曾不敢过问，国会群猪仔也不敢过问，这可以看出现在政府的组织已证明完全破产了，从此以后京汉路完全是曹吴的家产了，北政府是不能过问的了。此例既开，试想以后各路能不处处如此？那么军阀们便大开了一条为恶的大路，将来的路工将尽要变作军阀们的奴隶，路局的员司将更公然的尽变为军阀的家臣了。更进一步推论起来，将来受影响的岂止铁路一端，恐怕凡属公共事业有利可图的，均会照样的被军阀劫夺。军阀年来直接截税加租，明抢暗劫，已弄得大多数人民流血尽命，陷于流离颠沛的困境，如果他们再加上这种新的狠毒的手段，霸占全国所有能生利的铁路、矿产、工厂等，现存国家的组织固已破坏无余，而大多数的人民也真要死无葬身之地了！这时候人民为求自救起见，便不能再事隐忍，革命的高潮非冲倒军阀的城壁，洗荡军阀的罪恶是不会止的。

死 伤 表

关于为自由而死伤的工友们现就调查所及，
先行刊出，余候续布。工人死伤调查表

姓 名	林祥谦	曾玉良	陈年伯	徐言发	李开元
年 龄	三十七	三十七	四十一	三十四	二十一
籍 贯	福建	江苏	湖北	湖北	广东
何 厂	闽县	扬州	孝感	黄陂	同
工 作	器匠	床匠	木班工匠	砂匠	同
死 伤 情 形	岸车站 斩首于江	流为血者 首为最先 于工会门 手枪击毙	乱枪毙于 工会门首	同	地上 回家倒死 腰腹忍痛 枪弹横穿
家 属 情 形	共四人 父妻子女	三人 妻女弟共	共五人 妻子女三	一妻二女 共四人	父母二人
备 考	江岸计委 岸事现任 工会第二 会第一正 届委员长	江岸际现 工会事任 会第二纠 会第一察 届副团长 代表首	江岸际现 工会事任 会第二纠 会第一察 届副团长 代表首		

吴海发	柳成有	王先瑞	陈端炳	林开广	吴彩贞	邵承鹰	朱仁彬
三十		二十八	三十二	四十二	二十七	三十	三十九
孝感 湖北	同	福建 闽县	同	同	同	同	同
匠 平车厂工	同	匠 机器厂工	炉匠 机器厂锅	车匠 车头厂验	磨匠 机器厂打	车匠 车头厂验	砂领班 机器厂翻
首 枪毙于工会门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中弹死于医院
人 母子女三							

姓名	梅才咏	晏佑来	张福狗	梅启发	姜和顺	王起鹏	刘文银
年龄	三十	四十	三十	三十二	二十八	三十	
贯籍	湖北	湖北黄陂	同	同	湖北鄂城	湖北	湖北孝感
何厂工作	砂匠 机器厂翻	铁匠 工务处打	人 头生火工 车务厂车	同	棚工人 车厂炭	器匠 车厂机	机匠 车厂司
死伤情形	会门首 乱枪击毙于工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家属情形	一妻一妾		二共五人 父母妻子		女共五人 父母妻子	二共五人 妻子二女	
备考							

陈芝槐	丁道启	龚德咏	胡兴顺	刘长发	杨庆寿	陈道忠	叶志松
三十				四十四		三十五	
同	湖北黄陂	湖北	湖北孝感	湖北			江苏上海
棚工人 车厂炭	人 工务厂工	同	班 工务处领	匠 车厂工	夫 一号摇车 工务处第	火工人 车厂生	漆匠 平车厂油
同	同	同	同	同	中弹死于医院	同	同
三人 母妻子共	母一人	子一	人 女二共六 母妻子二	二共六人 妻子三女		二共五人 妻子二女	

姓名	叶青山	秦	林元成	钱惠和	胡如树	刘幻亭	刘寿真
年龄	三十二		二十八	三十四	二十四	十九	五十二
籍贯	湖北鄂城		福建闽县	江苏上海	安徽	湖北	湖北
何厂工作	油夫 车头厂加	匠 车头厂工	闲居 生火夫 原为信阳	炉匠 车头厂锅	床匠 机器厂车	砂匠 工务厂翻	匠 机器厂铜
死伤情形	中弹死于医院	同	岸道街 刺刀杀毙于江	枪毙工会门首	同	院 十余日死于医 右腿枪伤后二	后二十余日 院割去死于伤 左膀弹伤在医
家属情形	三人 母妻子共		弟 林祥谦之	妻一人			
备考						会计干事	

葛树贵	杨诗田	辛克名	刘宝善	赵长润
三十	十八	二十二	二十五	二十一
河间	德州	辛店		
机器匠	铜匠	木匠	木匠	印刷
毙于街 乱枪击	同	同	于医院 枪伤死	同上
女人 母子共 三		母一妻一		
纠察部五十人队长 长辛店工会	各科总干事 长辛店工会	十人干事 长辛店工会	十人干事 长辛店工会	同上

声明：江岸非工人死者三人，二小贩，一拾粪夫，皆中弹死，名未详。又此表尚不完全，俟调查有得，再行补入。

第三共产国际拥护 中国铁路工人宣言

中国铁路工人同志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得悉你们为反抗军阀——英美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忠仆而血战，致用无限的敬意祝贺你们从此以后不要从你们手中放松赤色工人的标帜，用你们困苦的最后罢工手段，加入世界无产阶级共同反抗世界的压迫者。

暂时你们虽仅少数工人做了反抗军阀的示威，但接踵而起快来加入你们的队伍反抗军阀的同志，何止千万人！

你们最近罢工的口号“工人自由集会和结社”，你们当努力的坚持到底，确实说，你们的行动，是已经走到世界无产阶级的组织了，你们曾经开始了的斗争，实在是恰当的，你们在外国帝国主义者和他的忠仆——本国的军阀压迫之下唯一的急务，是要打击中国无产阶级的，增加自己

团体的斗争力以达中国人民的解放。

你们的仇敌——军阀在汉口和北方，屠杀了你们的同志，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困苦的和你们向现有的军阀共同作战了。你们从此以后同中国共产党当更亲密，并且由斗争的经验。可以了解必须与这党享共同的祸福。中国共产党不仅保护铁路工人的利益，乃是为全中国的无产阶级而奋斗的。

你们快同中国共产党一致，快同国际共产党中国支部结合，徐图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第三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后 序

君 宇

工人们需要一个政党

这一回京汉罢工的失败，有两个大原由：

一是军阀武力的摧残。

一是工友的组织还未完善。

手无寸铁而组织幼弱的工人们，加以如虎似狼的兵力压迫，那自然是抵敌不得，所以京汉罢工就失败了。不过，我们确信：假使京汉工友的组织更较完固，势力虽终不足抵敌持枪带刀的军队，也不至受摧残到如是地步。

现在情形是很明白的：我们需要的自由是没争到，屠杀我们的军阀是更横暴了，我们的组织——工会——是被摧残了。这是证明我们更不自由了。我们要为了自由而奋争，应当比过去还勇敢努力。我们要努力恢复我们的工会，恢复和扩张我们的势力，以期打倒摧残我们的军阀，争到我们未获得的自由。

我们绝不灰心！我们从事的是个很长远的战

争，这回失败不过是我们开场的暂而且小的挫折罢，我们决然要继续这个战争，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组织我们是第一重要了！我们需要再组织成工会，就是努力使被封工会恢复，产生出很完固有力的团体。但我们只有完固有利的工会，还是不够奋斗的；从这回京汉罢工被摧残，使我们看明了。当京汉和武汉罢工被摧残，工会被封之后，工人中的重心和交通便消失了，行动上骤感了非常的困难；这证明工人要於工会之外另有组织，才够奋斗。工会之外，还要的组织是什么呢？就是政党。我们早和工友们谈过的：我们所从事的是个战争，为了这个战争的胜利，工友们一致的很完固的组织成自己的军队——就是工会，是非常的必要；不过只有兵士群众的组织，必不足应付战争，要和通常军事组织一样，於兵队之上还有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和统率全工人阶级利益的争斗。参谋部就是一个政党。

这个政党是怎样个政党呢？是帝制派或复辟派吗？不是的！——这些是替一人一姓谋皇位的奴才，绝不是工人的政党。是交通系进步系或安福系吗？也不是的！——他们都是官僚们升官发

财和捧军阀的结合，不是替工人阶级谋利益的。此外，什么民主派呢，什么无政府“党”呢，什么基尔特社会主义派呢，虽然他们于工人初步利益在相当范围之内也表示赞助，但他们也都不是始终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派别。现在一切政治团体，惟一能为了工人阶级全部利益奋斗的，只有一个共产党。我们工人需要于组织工会之外，还组织政党，我们要的政党就是共产党了。

全国奋斗的工友们当然会记得，这几年来共产党是怎样和我们一块儿奋斗呢！他起首引导我们组织工会，又助我们争到工钱的增加，使我们大家认识“团结就是工人的势力”，他的目的在不断的领我们向解放之路，所以他决不畏难与懈怠，又引导我们来争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自由了。这几年他和我们肩并肩亲密的奋斗，至少已使我们认识，他是始终为我们阶级利益亲切奋斗的了。这回他的党员与工友们奋争自由，至于被屠杀而都不稍畏缩，是何等勇敢的为阶级利益奋斗呢！而不久在北京开二七被难诸工友追悼会，当时并未曾受何等武力的压迫，不但招牌社会主义者们没有人来，就是革命的三民主义代表（国民党议员）也没到了一个，他们对死者甚至连这么点同

情心都没有！这件很小的事情，不但证明共产党是为了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且是惟一的为了工人阶级利益奋斗的政党呀！

这里也许有人接口要问：共产党不就是“过激派”吗？不就是在俄国“杀人不眨眼”的那一党人吗？——可怕，可怕！你是听了好些关于俄国革命的话吗，你是被那些消息震吓过吗？但我要问你，你可知你听过的消息是从什么来源传来的吗？我可立即指出那些谣言和咒詈都是华洋资本家和白党泡制，经他们宣传机关传播来的。他们报告过列宁的死；不知有若干次了，然而列宁却未曾死，他们的造谣可证明了。资本家为何要造俄国的谣言呢？就是因为俄国是工人革命，国家由工人管理了；如果各国工人都要学起俄国的榜样来，全世界资产阶级马上就得要倒；所以美日法等强盗国家，便一致努力，一致造苏俄的谣言，捏造他好多坏话，来蒙蔽全世界的工人们，使他们消失对俄国革命的同情，所以我们这几年关于俄国的听闻，大半是被他们欺骗了。那一个革命能免掉了杀人？俄国共产党人是杀过人的，但杀的是阻挠革命进行和反对工人利益的那一类人。

“过激派”的确是可怕的，且要使人吓得抖擞

的；但这话是要对全世界资本家说，因为“过激派”的革命是在推翻资本主义。资本家永远是工人的仇敌，我们没有理由来怕“过激派”；资产阶级恨“过激派”，怕“过激派”，替“过激派”造谣，反倒证明“过激派”就是在我们工人这边，他所反对的就是我们工人的仇人，他们所争斗的就是工人的利益。这或者倒是我们不当怕“过激派”，反要去和他亲密的一大理由！

我们的现在的责任很明白了，我们要努力去恢复我们的营垒（工会），同时也要努力组织好我们的参谋部，凡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驱，都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内。

“确认於工会之外，还须有党的组织，这是我们这次失败之下，一个很有益的教训。假使工友们努力迅速向这个需要进行，努力去扩张共产党的势力，我们损失的马上就会恢复。”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九二三，三，二四，

附 录

回忆“二七”大罢工

罗章龙

《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是一九二三年在北洋军阀反动统治下撰写与印行的。由于当时政治环境险恶，言论出版毫无自由，所以书中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有关诸情况，记载较为简略。为了使读者便于了解当时中共党领导革命工会运动全面关系起见，现将我所写的《回忆“二七”大罢工》一文附列书后，以供参证。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要工作是规划工人运动，发动工人斗争，成立了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从一九二一年下半年起，中共北方区委开始组织八条铁路的罢工（陇海、津浦、粤汉、京绥、京奉、道清、京汉、正太），一般都取得了胜利，对全国均有影响；以后又组织了历时最长

的开滦大罢工。一九二二年十二月，计划在长辛店先筹备京汉铁路总工会，其它各路也分别筹组总工会。由于郑州地处适中，所以决定在郑州公开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

一九二三年一月，中共北方区委有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总结了北方铁路、矿山罢工的经验与教训，并决定今后的斗争方向。由于过去罢工多偏重于经济斗争，以后要求各路组织政治斗争，即在斗争中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争取组织工会的自由权利等。把政治斗争口号放在首位。原则既定，便开始策划具体方案以期贯彻，并向中央汇报，希望在适当时机，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一致行动。

“二七”大罢工详细经过载《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这里，我只就个人亲历事实，简略说明如下：

“二七”罢工的组织领导。

在一九二三年一月的那次区委会上，守常（即李大钊——编者）同志提出：“现在北大放寒假了，我应湖北教职员联合会的邀请，在寒假期间到武昌讲学。我准备到武汉大学去讲学，北方区委工作由文虎负责。”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出

版的《新学生》第十四期上刊载了李守常的《纪念“二七”并追悼列宁》一文，其中曾称：“去年‘二七’前几天，兄弟适因事情到汉口……在船上又知道流血事件”。在一九二三年一月，李写给北大周启明的信中，也说及武昌高师教授胡小石约请他到武汉讲学的事。学校放寒假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们考虑守常同志平时很忙，现在利用假期外出讲学，也可以换换环境休息一下。守常同志往常在寒暑假也要回到昌黎老家或附近的五峰山住一段时间的。因此，大家一方面同意他换换环境，另一方面也希望他快去快回，因为有的工作人手不够。他鼓励大家说：“不要紧的，你们会搞得好的，我在不在都一样。”他临行时，我去送他，握别时我问：“这次郑州开会，洛阳西宫（吴佩孚驻地——编者）想无意外？”守常沉思片刻后，说：“吴子玉（即吴佩孚——编者）近来正在忙着装点门面，笼络人心，想不致做出什么毁坏自己声誉的事吧！如果有什么事，你去找白坚武谈谈。”他离开北京到上海后，住在一品香饭店，曾给我来信，报告旅途情况，未及其他。

当时，我们大家也都未料到会由于京汉路总工会成立而发生突然事变，所以按原定计划，我

们到郑州开会去了。

京汉路总工会的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当时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的大报都刊登大幅广告，通知邀请各团体来郑州参加成立大会。同时将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时间、地点通知京汉路局局长赵继贤。赵继贤是个惯搞阴谋、诡计多端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并且假惺惺地允许工会代表可以免费乘坐火车去郑州开会，专为代表拨出头、二等车厢，还公告将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例假移到二月一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并赠送锦旗，以此表示他支持工会成立。而暗地里他却密电吴佩孚，加紧反革命部署。

一月二十五日，我同史文彬等到了郑州。在这前后，全国各铁路总工会代表已齐集郑州参加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其中有：京奉路王麟书、梁鹏万；津浦路姚佐唐、李宝臣、王荷波；正太路孙云鹏、张兴义；京绥路王学闻、张汉清；陇海路游天洋、王符圣、程圣贤；胶济路李青山、伦克忠；道清路魏宝鉴；粤汉路李书箴；沪杭甬路沈干城；沪宁路孙津川等。此外尚有北京、上海、武汉、广东等省市工会代表五百余人。

我到郑州后，聆悉各方面报告，知道近日敌人

对京汉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非常恐慌，情势变化很快。据洛阳工会党团负责人报告：最近截获保定、北京致洛阳吴佩孚密电数起，其中曹锟与交通系赵继贤等对京汉路总工会开会认为有重大政治阴谋。电文称：“近来书记部工会声势日增，过激气焰嚣张，各路罢工影响铁路秩序极巨”，“最近全路总工会代表借口开会，群集郑州，据报有潜谋不轨情事，市面人心惶惶，一夕数惊。郑州当南北要冲，设有疏虞，后患何堪设想。应该当机立断，严令制止。并查拿该部（指书记部）首要分子归案究办，以遏乱萌”云云。同时又得悉交通系主脑曾偕京汉、京绥等路局长亲自到洛阳西宫向吴佩孚面陈北方铁路危机，请吴防止赤化，并且以危词激吴，说什么：“赤党一声呼啸，全路为之震惊，此等声势，真要强过几师雄兵。”吴佩孚大为震惊。我们又从各站来信得知：曹锟屡电吴佩孚增兵京汉沿线各站。当时沿线驻防军警约二万人以上，其分布为保定一旅（第十四混成旅、旅长时全盛），长辛店二营（驻宛平县，由张国庆率领），琉璃河一营，石家庄、安阳、许昌、信阳等地各一、二营不等，汉口镇守使一旅，足见曹、吴已有与工会兵戎相见的准备。

得悉各方面情况后，我立即召集了京汉路总工会党团会议，讨论应付曹、吴问题。党团成员包括北京、郑州、武汉三处党员，京总（即京汉路总工会，以下均简称京总）党团会议负责人有：罗章龙（党团书记）、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大汉、项德隆、吴雨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以上皆党团成员）等。这些人分住在郑州金台、福昌、五洲各旅店。另在钱塘里某号设党团办事处。

一月二十七日，据报：吴佩孚派副官某来郑州活动，并率便衣军警到工会代表寓所窥探虚实。第二天，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来工会谈话，自称奉上级命令禁止工人在郑州召开大会。接着，总工会筹备处又接到吴佩孚电请工会派代表到洛阳谈话。看来形势已剑拔弩张，冲突之势已在所难免。于是，我们一方面公开社会舆论，在报纸上揭露敌人破坏阴谋，并指出工会坚强决心，严阵以待（如在北京《晨报》、《工人周刊》等报纸刊布消息）；另一方面经党团会议讨论决定派史文彬等五位代表，于三十日乘专车去洛阳见吴佩孚。吴佩孚非常狡猾，他在谈话中，对代表说：“你们工人的事，我没有不赞成的……不

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怎么能开会呢？你们不开会不行吗？……你们说开会没有什么，我也知道，不过……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也没有办法了。……”。吴所称军事区域，并非真实原因，因为当时郑州并非戒严区域。实际上，吴已接到曹锟密令，和听到交通系危言耸听的话。如说“书记部狼子野心，目前集中郑州、开封一带的代表近千人，均系来自南方的革命党人……”，所以吴遂决定采此下策。

三十一日晚，赴洛阳代表回到郑州，在党团会议上报告与吴佩孚谈判经过，知道吴佩孚态度狂妄，情势十分紧迫，李求实建议我致函白坚武，晓以利害，要白向吴进言转圜。我说：“事到如今，已不是口舌所能争的了。”大家也都这样认为，赞成以实力与吴周旋。讨论结果，决定必要时以举行京汉铁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权，不达目的誓不中止。当晚并决定总工会按原定计划举行成立大会。

二月一日早晨，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临时宣布戒严，军警出动戒备，如临大敌，禁止工人代表进入会场。但代表队伍及群众仍冲入会场（会场设在普乐园戏院），在军警的包围之中，宣布

开会。首由主席史文彬宣布组织总工会宗旨，并痛斥此次强权无理压迫工会的行径，遂即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正式成立，群众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群情激奋，奏乐欢呼，声震屋宇。既而黄殿辰到来，百般恐吓，显然非欲造成血案不可。但是看到工人势盛，未敢动武。延至下午四时，代表始冲出重围，宣布散会。

这天下午，军警强迫工会工作人员离境，代表驻地亦被军警监视，总工会在万年春饭馆所定的饭菜，亦不准出售，代表一时完全丧失自由，饮食不得，各团体所赠银盾匾额礼物等亦被毁弃在路旁，总工会会址也被军警霸占，不许工人进出，文件悉被捣毁。

当晚，京总党团召集各处代表举行全体会议，谴责吴佩孚摧残工会。成立会遭到如此严重摧残，代表们忍无可忍，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决定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当即通过一项决议，其大要云：

“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谨决于本月四号午刻宣布京汉铁路全路总同盟罢工。”

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

会，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由中共北方区委及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人罗章龙、中共京汉铁路总工会支部负责人史文彬、中共北方区委书记王仲一（王震异）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罢工委员会还建立了包括罢工组织、宣传鼓动、纠察、交通、秘书等机构。

为了扩大声势，吁请全国支援，经京总党团向上海中央负责人报告后，二月三日京总罢工委员会向全路工人发出紧急通告，并提出要求条件五条（详见《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第二章）。五日我又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名义于北京发出通电，檄告全国各工会团体共同奋斗，电文如下：

“全国各工团均鉴：此次京汉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大会，横遭军警压迫，已于本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路罢工以示抵制，此中经过想贵会现已闻悉。本部素知军阀怙恶，与我工界势不两立，此次郑州事变，不过初发其端。因此对于京汉工友宣言为争自由而战之旨，极表同情。盖军阀今日可施之于京汉铁路者，他日即可施之于他处。如吾人今日饮泣吞声，不复与较，非为全国工会，将悉受摧残，吾劳动界恐永无宁日，循至莽莽神州，尽变为军阀官僚游民出没之场，而神圣劳动永沉

地狱不能自拔矣。我劳动界年来发扬蹈励，颇多明达好义之士，睹此惨状，讵能容忍？尚望本阶级斗争之精神，切实援助，是为至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冬”。

这样，京汉铁路大罢工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引起了全国各地的注视。从三日开始准备罢工起至五、六日这段时间内，北段（郑州以北到北京）南段（汉口大智门到郑州）统由工会派专人严格管制。沿站水泵、道轨、电报、电话、火车头、压道车等，统归罢工委员会调度指挥，并预防破坏罢工行为。于是自四日十二时后，全路各项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一律遵令罢工，参加罢工的按路局册共计三万人，其实则远远超过此数。

京汉全路罢工总指挥部驻守北段，通过全路电讯系统，调动机车、指挥全路统一行动。三日晚我同罢工委员会主任委员五人，纠察队员十五人乘坐专车由汉口北开，沿途巡视罢工情况。在信阳、广水、郑州、新乡、安阳、石家庄、保定等站召集当地工会委员、纠察队长等负责人举行会议，要求他们加强团结，遵守罢工纪律，争取最后胜利。沿途所见，罢工秩序井然。

由于双方斗争激烈，南北情况复杂，虽然当时大罢工的中心设在北段长辛店，但我们对外宣称是把总工会移至南方，以借此迷惑敌人。而军阀与交通系却很狡猾，他们知道京汉铁路工会主要力量是放在北段，认为只有破坏长辛店基地，才能根本解决罢工问题。所以敌人后来先从长辛店下手，于二月七日早上六点，曹锟的直属军队率先发难，在长辛店把罢工主要领导人都逮捕了。然后推向南方，郑州、信阳、江岸十几个车站工人先后遭到屠杀。

从二月四日起，我和仲一、孟雄、君宇、梅羹等经常驻守前门车站，与长辛店、郑州及汉口各站联络。六日深夜，长辛店消息紧急。印刷厂小赵（赵长润）同志专程来京报告连日敌我斗争情况，传达史文彬等捎来口信，说有要事，让我速往长辛店商量。

七日拂晓，天气奇寒，滴水成冰。我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小刘急乘交通专车赴长辛店。下车后，遥见芦沟桥附近军队活动不停，心知情况有异。沿途急行，到达工会时，只见屋内外挤满了人，还有家属妇幼，人声鼎沸。原来是拂晓时，当地驻军阀闯入工人住宅区，挨家搜索，将史

文彬、吴雨铭、陈励茂、武把、洪尹福等十一位工会领袖捕去，所以群众愤怒非常，但一时不知所措。

工会干部杨诗田（党员）前来迎接我们，告诉我史文彬等十一人现正关押在火神庙军营。进到院内后，群众中有人高喊：“书记部老罗来了”，当时大家都处于忙乱中，极想书记部能出出主意，形势非常紧迫。我向大家说，军队无理捕去我们工会委员十多人，咱们大伙应该一齐起来，去旅部把他们要回来。大家同意并应声道：“好！咱们就去把老史他们要回来！”于是我和工会秘书立即动手写旗帜标语，“要求释放被捕工友”，“还我们的工友，还我们自由”等大幅标语。葛树贵吹哨集合纠察队，整理群众队伍，高举标语旗帜，工人大队齐向火神庙进发，一路高呼口号，市民围观，夹道助威，声势极为浩大！

我和葛树贵领队前进，杨诗田压队，工人群众队伍约三、四千人，由工会会址快速涌向火神庙，立即将警署包围。此时庙内有驻军和警察近两个营。先时，我们派代表韩连金持文告向前打话，说明来意，随后又派孙呈武、刘斌进内交涉。军队见群众队伍不断蜂涌前来，立即后退，举枪

作射击状。不久，敌十四旅四团三营又驰至，双方开始冲突。军队即向工人队伍开枪，工人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杨顺起率领工人高喊：“敌人向我们开枪，我们去夺枪”，于是双方搏斗，卷入激战状态，一时枪声如沸，弹雨纷飞，当时我和葛树贵站在一起，敌人开枪后，均受伤倒地。这次工人惨遭屠杀，后经判明，抬往医院、重伤不治、当即牺牲的有葛树贵、杨诗田、辛克名、刘宝善、赵长润等五人，其余负伤人员二十九人。除死伤外，又被捕去王永福、刘炳波等二十余人。许多工人同志伤治愈后，继续坚持参加罢工斗争。

我负伤流血倒地后，经由纠察队员救护，突出重围，即传令纠察队员迅速将受伤工友救出，护送回家治疗，并通知罢委会诸人离开长辛店到北京集合，准备继续指挥罢工。

回到北京后，阮子贞、杨宝昆等已分别派人到西便门及丰台迎候，随即召集紧急会议。当场决定将长辛店组织暂移前门工作，函派宝昆兄弟到丰台成立机关，从事被难工友及其家属救济工作，一方面又加派人到郑州、石家庄、南口、唐山、天津就近指挥当地铁路同盟罢工。

七日下午，江岸工会遭到屠杀，第三日（九

日)接到京汉各路各站报告,知道江岸发生重大屠杀事件,工人死伤众多,保定、信阳、郑州各站同时发生格斗伤亡情事。据南路报告称,“二月七日(农历十二月二十二日,过小年前夕)早晨火神庙浴血后,是日下午,汉口江岸车站亦发生肖跃南军队屠杀铁路工人的事,当场牺牲有三十二人,伤两百余人,被捕三十五人。当时江岸分会林祥谦被捕,壮烈牺牲,施洋亦被捕。汉口方面军队行凶者为肖跃南(湖北省长兼督军)、张木阶(参谋长)。与林祥谦同时牺牲的还有曾玉良(扬州人,三十二岁)、纠察队员刘文银(司机)、刘寿真(铜匠)、林材泳(翻砂工)、林元成(林祥谦之弟、信阳升火工)、徐延发(钳工、湖北黄安人)等。信阳工会委员、司机胡传道,因拒绝复工,反对军阀镇压,竟惨遭敌人砍去左臂。郑州亦将工会负责人捕去关押,诱逼工人复工。保定分会执行委员长何立泉、白月耀亦被曹锟捕去,罚以站笼的酷刑。沿途各站无一幸免。

“二七”全路死难烈士约四十余人,他们是葛树贵、辛克名、刘宝善、杨诗田、林元成、施洋、林祥谦、徐言发、陈芝槐、陈道忠、王起鹏、叶志松、曾玉良、钱惠和、陈年伯、刘长发、朱仁

斌、秦均、梅启发、关采贞、王先瑞、李开元、龚德咏、陈端柄、刘文银、叶青山、梅才咏、刘耀亭、姜和顺、杨庆寿、郑成、李玉、柳成有、胡兴顺、邵成鹰、张福狗、刘寿真、林开广、武把、高斌、丁道启、晏佑来、吴海发、高顺田、胡如树、赵长润等。

罢工遭到曹吴军阀残酷镇压。京汉南北各站在十二小时内全路斗争中牺牲四十余人(见上)，入狱百人，负伤者五百余人，失业兼流亡估计将达一千户，家属牵连被祸者不计其数。因此当时所发生的对外对内各项问题，头绪纷繁，集涌而至，同时得悉京汉铁路沿线军队集结益多，敌人势将继续运用武力扑灭工会，如坚持、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于是经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反复讨论，会上虽有人主张绝不复工，坚决与敌人斗争到底，但是区委考虑到，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会招致更大的损失，遂决定忍痛复工。

复工通电发出后，区委会议继续讨论善后方略，会议决定：一、京汉铁路总工会迁往天津办公，由各路加选委员以加强工会组织。汉口江岸京汉总工会办事处立即撤销，原有罢工委员会委

员一律齐集天津开会。二、各铁路同盟罢工一律停止。三、组织“二七”善后委员会，立即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办理抚恤伤亡，慰问在狱诸工友，登记失业，安置烈士墓葬及家属生活等事务。四、在北京及其他城市，工矿区举行追悼“二七”烈士大会，编印“二七”斗争的小册子等。会后即派人到京汉铁路沿线各站，京汉铁路以外各线路传达上述决议。北方区委在二月底三月初派人分途到京汉路各站抚慰工人及被难家属，并在北京、长辛店、丰台、天津等处分别设立失业工人及流亡家属住宿站，从事救济抚恤工作。各工会负责人推选代表组织救济抚恤委员会。工人群众对此项工作一般表示满意。

北方区委扩大会议后，党与工会各级组织正在开始根据决定部署各项工作，准备付诸实现的时候，交通系和北京军警机关正暗中勾结，向中共北方区委与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强烈进攻。交通系赵继贤主谋定计，迭向曹锟、吴佩孚、王怀庆等多次提出过激党“黑名单”，企图借曹吴之手将书记部人员一网打尽，当时王怀庆（北京卫戍司令）在北京通衢大街张贴布告，内云：“主张共产、宣传赤化，不分首从，一律处死”。自

此，北京军警手持“黑名单”大肆捉拿中共与书记部人员，灯市口工会招待所被查封，捕去负责人；草厂胡同二号曾被搜查一次，捕去同志一人；北大印刷所《京汉工人流血记》浇铸纸版亦被查获；查封《工人周刊》，捕去工人。此外在天津，《工人周刊》发行人被捕；郑州、丰台等处工会组织亦被查封，逮捕工人、学生达四十余人。一时造成北方空前恐怖状况，真是缙骑密布，陷井纵横，大有寸步难行之势。

在北方军警大规模搜捕期间，北方区委决定仍按原计划在京召开京汉路“二七”死难烈士追悼大会（随后在上海亦举行“二七”烈士追悼大会）。北京追悼会由南城高师学生会名义负责筹备。一九二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在琉璃厂高师风雨操场召开追悼“二七”被难诸烈士大会，由书记部代表王铮，京汉路工会会长辛店参加火神庙斗争工人刘监堂、施洋夫人等来做报告，到会者五千余人。大会还通过严惩凶手决议案。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机关、工会代表登坛演讲的有三十余人，悲歌慷慨，震动幽燕。会毕举行火炬游行示威，队伍直达民贼盘踞的总统府，高呼惩办祸首，为死难烈士复仇，实现民主自由等口号，并

提出七条要求：立即撤退长辛店驻军、释放被捕工人、惩办凶手、启封工会等。群情激奋，誓为争集会、结社、罢工自由的后盾。

“二七”追悼会还收到来自国内外的花圈、挽联、诗文、悼词等约五百余件，会场临时编印《二七悲愤录》，传诵一时。如海员总工会致大会电云：“二七烈士们！你们是中国工人革命的先行者！你们所作是象征人类崇高的道德，无限的智信，热烈的情操与最大的勇敢。中国人民的真正自由平等，只有追随你们的足迹奋斗才能实现！”

从此以后，全国各城市工矿地区年年此日多举行纪念，“二七”成为中国工人哀思奋进的日子。当年有一首流行的“二七”纪念歌词云：“二月七日，正是那年今日，怆神时，芦沟桥畔血，丹水池边雪，保定狱中链，辛店站前旗，万众同仇感，四海知！‘二七’烈士永垂革命史册”。

北方书记部素来纪律严明，在历次斗争中，同志不得擅离职守或撤出战斗岗位，因此全体工作者在复工后，迅速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

“二七”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于一九二三年五月又重新复刊。半年以后各路工会渐次恢

复，一年后，成立了全国铁路总工会。

当时监禁在保定监狱的所谓“二七案犯”三、四十名，军法处审讯数次，均无确实口供。军法处法官追问罢工谁指使，党羽为谁？工会幕后人物为谁？工会与书记部关系？在狱工人坚不吐实，只申辩工会为拥护自由民主，为约法而罢工，不知其它。军法官云：“你们工人都是老粗，懂得什么约法？显见受共产党利用，受北大学生利用，陷罹法网，你们只要供出书记部主持人姓名、住址，政府把他们抓起来，就可以释放你们出去。”工人们故作不知，纷起抗辩，据理力争。法官只得说：“主犯未获，不能结案，你们就不能出去，今后当继续通缉主谋的人犯归案究办”。这些同志坚贞不屈，直到直系军阀倒台后，才由党营救出狱，历时两年多。

直到一九二三年六月召开党的“三大”时，我一直留在北京负责北方区委工作，处理“二七”善后事宜，召集“二七”纪念会等。在这段期间编印了《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

一九二三年五月及一九二四年的《向导》上有专文介绍此书。“二七”后被迫停刊的《工人周刊》在五月一日复刊时登了该书自序并作了介

绍（第63期）。

综计自《京汉铁路工人流血记》出版后，当时，中外出版机构以“二七”大罢工史实为题目出版的书籍、画册等约几十种，其中内容正确的固然不少，但亦有少数材料和党的文献、历史事实不符合，如马超俊写了一本书，说“二七”罢工是国民党领导的，有很多国民党员参加等；又如《二七工仇》小册子系杨德甫、陈天等人投靠奉系军阀后，假借湖北工团联合会及京汉铁路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名义所编印，其内容多虚妄不实，以讹传讹，并以此诋毁我党的领导。

“二七”后，党内外议论纷纷，国际为此有一正式电报给中共中央转北方区委，表达了共产国际对“二七”的观点。（电报全文见本书“第三共产国际拥护——中国铁路工人宣言”）共产国际认为“二七”是近代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应很好地总结经验教训。后来，党中央在“三大”上作了总结，这封电报是党中央在“三大”做“二七”总结的重要依据。

共产国际、职工国际还几次派专人了解“二七”斗争情况，一方面请工人代表到国际去作报告。共产国际也译过一本有关“二七”的书，一



2 027 3058 0

九二八年我去参加党的“六大”时，他们送给我一本留念。

党的“三大”对“二七”罢工作了全面的总结，会议中有争辩，我将来在适当的时候再谈。

封面
目录
正文